

留東外史初集



吳稚暉先生鑒定 游海原先生編纂

中華民國再造史

定價七角

袁氏謀叛稱帝護國軍起而討之各省景從循至袁死民國復活其間得失成敗事實繁隨情形複雜荷無統系翔實之記載殊不足以成信史游君海原廣加蒐討精心論斷編纂成書復由張君冥飛參訂校正經吳稚暉先生鑒定書係紀事本末體裁簡明駁辯立論謹嚴凡所褒貶都無成見期為民國再造之信史昭示來許與坊間之東鱗西爪斷碎潛雜者迥不相侔請章太炎先生題簽尤為精采

何海鳴先生著 求幸福齋隨筆

定價七角

書為何海鳴先生最近手筆舉凡六合之大一粟之微無不闡以精思發為妙文有句皆驚無詞不峭眼光四射道人所不能

道言人所不敢言俗子腐儒見之咋舌佳人才子見之醉心可以供英雄之歌歎可以助逸士之下酒匪特說鬼誌怪弗可同語即談兵論政之文應有盡有蓋著者磊落之胸襟雄邁之豪情抗爽之抱負胥於書中見之茲承先生畀以行世且將舊作嚴加潤刪復增新稿五萬字都十餘萬言先生事業文章彪炳當世凡仰止景行者允宜人手一編焉

畫

海

定價二角

名畫家但杜宇先生所繪舉凡飛潛動植英雄仕女無不栩栩如生畫法新穎一空依傍匪特為學生練習之模範抑亦嗜好美術者鄴架文凡必備之書

民權出版部發行

著 超 蝶花劫

定價五角

蝶花劫哀情小說也著之者何人筆超也籌超葛為著是書海虞吁公實餉之癸丑秋曾披露於民權報惜未告終止而倉卒之間結構又欠良今精而削之完全脫稿矣內容都十八章凡七萬二千餘言言情則流露皆真用筆亦巨細不苟借哀情之題目寓警世之苦心至詞料之豐富尤其餘事佐以汪君綺雲之水彩畫令閱者愛不忍釋誠遺情之極品也

著 雙熱 孽冤鏡

定價五角

孽冤鏡懺情之巨作也著之者為吳君雙熱其結構之精密與行文之灑落識者類能道之慨自世風日靡情戰日劇恆河沙數之青年細嚼紅樓西廂滋者味恆沉溺而莫由自拔得是書以警覺之如乘普渡之慈航可作當頭之棒喝

嬉笑怒罵 破涕錄

定價三角

是書原為李警衆先生所編收羅宏博亦莊亦諧古之齊諧志今之笑林廣記等書咸不足方其精覈復請沈肝若先生校讎未後又增輯續錄一卷言皆有物語無不妙用雅馴之筆墨盡詼諧之能事洋洋乎成爲鉅觀

茉 莉 花

定價四角

書中述拿破崙一世之專橫干涉民庶婚媾被迫者爲一民黨健者之未婚妻其夫聞訊赴援備歷艱險經茉莉花女王之援助始完趙璧而成好事女王心乎民黨健者又不忍奪人之愛乃從容自刎以殉書都三萬餘言事跡離奇譯筆雅雋定價僅取紙本

桃 源 夢

上卷一元二角

書爲前清老幕友燕齊倦遊客所著中述青島始末凡前清遺老種種舉動細述靡遺可作官僚外史看可作道臣現形記看事皆真實不蹈空衍之習洵數年來破天荒之說部也全書計廿餘萬言洋裝精印兩厚冊

民 權 出 版 部 發 行

MA
I 242.47
65

東 外 史

留東外史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說源流不肖生曉舌 | 勾蕩婦無賴子銷魂 |
| 第二章 | 逢舊友浪子說嫖經 | 轉新居虔虔婆敲竹槓 |
| 第三章 | 騙中騙虔婆失計 | 訛傳訛學生跳樓 |
| 第四章 | 打醋罈倭奴上當 | 寫情札膀子成功 |
| 第五章 | 肆醜詆妙舌生花 | 携重資貪狼過海 |
| 第六章 | 多情種撥雨撩雲 | 老骨朵退財嘔氣 |
| 第七章 | 兩首新詩禍生不測 | 一場快論功敗垂成 |
| 第八章 | 野鴛鴦無端受辱 | 大馬鹿到處揮金 |
| 第九章 | 莽巡查欺人逢辣子 | 小淫賣無意遇瘟生 |
| 第十章 | 用筆談虛心驚竹槓 | 施手段借事作人情 |
| 第十一章 | 弄糊糝飯田町潑醋 | 捉麻雀警察署談嫖 |
| 第十二章 | 失良緣傷心丁便毒 | 發豪興買醉舞天魔 |

目 錄



3 2285 7055 6

- 第十三章 伏魔家風情驚老搗 銷金帳露水結同心
第十四章 出大言軍人遭斥責 遊淺草嫖客發奇談
第十五章 碎石飛刀呈絕技 差神役鬼調佳人
第十六章 開賭場奸謀傳弟子 遭毒打援手望同鄉
第十七章 握雨携雲都驚變卦 尋根覓蒂祇怪多情
第十八章 乘人之危張全捉鱉 執迷不悟羅福抱橋
第十九章 擲果潘安登場逞艷 驚筵焦遂使酒揮毫
第二十章 新橋彈秘書官破膽 神田火羅猷子穿衣

陳序

人爲動物之一。非至官體滅絕。則求所以遂其性者。自與官體同其久暫。卽與獸性無甚差異。若夫善惡爲後起之義。且有俱進之勢。與性之自然本質。雖極陶鑄能事。其究仍等於厥初。而擾擾者。或謂爲有爲。或謂爲多事。要皆牽率於官體自然之性。不得加。以是非。吾嘗臨流而釣。終日不獲一魚。吾殊以爲苦。魚則以爲樂也。苦樂順其性之自然。而不得謂魚是而吾非。亦不得謂魚非而吾是也。自存是非之見。故著書者多落言詮。吾第舉空閒時間。有形無形者。靜觀自得。筆之於書。遂吾官體之性而已矣。固無暇與論是非。更何容爲存懲勸。吾觀世之攤紙弄筆。動以立言自命者。之不可以已也。常以爲昧人物之性。亦幾幾囿於是非之域矣。今讀不肖生所著留東外史。事不必實。情則皆真。其爲借酒杯。澆塊壘。率其伉爽無滯之性。以遂其自然。抑或猶不免於是非之見。吾可不問。第以其書有遂於吾性也。故樂而爲之序。南康陳榮廣白虛序於中華新報。

劉序

序

二

不肖生性孤峭於人少所可居多激越之詞韻琴習聞其人或謂其狂惑去年冬客有以其所著留東外史見示者韻琴讀之竟客請曰君於此書何如韻琴太息良久未答客復請曰得毋不滿耶韻琴曰非然也不敢率對當復請於客其人年幾何也客曰廿有四矣韻琴曰吾謂說部之作必文人墨士窮年占畢無力註經無福修史乃藉題抒寫以發其輪囷離奇之概非有類於古之裨官宗所職守者也故其言恆虛無荒遠間有寄託亦莫徵其所歸旨足供人玩笑而已近年來歐風漸東爲說部新陳過渡時代作者益衆莫不象由心造牛鬼蛇神連篇累幅紀風紀事蓋無與焉備新聞雜誌一格而已不肖生奈何於此時著留東外史哉吾初謂其人已老或慮幽憤所積長逝鬱鬱劫而爲此故以其年爲請僅廿有四耶且吾聞之惟善人能受盡言生茲末世而好言人過況惟短是求集非成軼其自爲謀不亦諄乎謂之狂惑宜也雖然其文足傳矣

丙辰五月興化劉韻琴撰

張序

昔者吾聞之。倮蟲二百六十屬。而人爲之長。吾覩然面目以人稱焉。則凡與我同其耳目口鼻知覺運動者。宜無不以人稱者哉。雖然。吾則以人稱矣。而日與周旋應對者。又無一而非以人稱者也。則人之所以爲人。其充塞於現世界之中。熙熙攘攘。栖栖惶惶。誠無以異於蟲之蠕蠕蠢動也。我於是乃作奇想。以爲人之多也。乃如是。則彼三百五十九屬之倮蟲爲何物者。徵諸古而不得其名。證諸今而不見其像。則姑以羽蟲毛蟲之例推之。則禽之中有鳳而亦有梟焉。獸之中有麟而亦有獍焉。是則覩然面目之中。有人也者。必有非人也者。尤必有似人而非人也者。特其變化無方。窮於擬議。不能一一加以名稱。而於是三百五十九屬之倮蟲。乃不能一一有專門名詞。俾接觸焉而立。卽可以別白。而於是三百五十九屬之倮蟲。乃混於人中。而世界從此多事矣。今世界已甚苦號稱爲人者之多。而三百五十九屬無名之倮蟲。又從而混之。而人之所以類別於所屬之倮蟲者。乃微乎其微矣。嗚呼。噫嘻。於今世界中而爲人焉。甚矣其難也。於今世界中而爲無名之倮蟲。亦甚矣其無謂也。名爲人。而與所屬之無名之倮蟲混。不

亦難乎。與人混。乃至不若梟鳥破獲。猶得以專一之名稱。遺臭萬年而不可止。不亦甚無謂乎。然而人也者。則已生而與無名之保蟲混。則無可如何也。然而無名之保蟲也者。則正自恃其無名。而無所不爲焉。而世界乃愈多事矣。而況乎號稱爲人者之中。而又有賢不肖之分。而無不與無名之保蟲混者。宜乎今世界乃若蠅蟻沸羹而不可甯靜矣。不肖生者。號稱爲人者之中。之不肖分子也。其爲人。非吾之所能詳。特其人以不肖名焉。則其不肖可揣測而得也。然其人猶肯以不肖自名焉。則尙有自知之明。則其不肖之程度。則猶未造乎其極也。故吾雖不能詳知不肖生之爲人。然而不肖生之爲人中之不肖分子。則可斷言之矣。今世界之人。其不至於不肖者。乃無幾何。不肖生以其不肖。而與大多數不肖者。相周旋應對。鋪糟暖醞。同流合污。在不肖生宜無入而不自得矣。而奈何而有留東外史之作也。吾甚怪之。意者小人恥獨爲小人。故以其躬行心得者。借小說以引誘世界上之人。以同歸於不肖之一塗乎。吾嘗以詢之。不肖生笑而不答。吾乃不得不就其所作之留東外史。以研究不肖生所以作此小說之指趣。而後乃知不肖生者。雖甚不肖。而猶不失其爲人。而所寫之諸人之不肖事跡。乃非人類

之所應有。其或者無名之僕蟲之所爲乎。而後乃恍然於無名之僕蟲。其中大有羽蟲中之鼻毛蟲中之獍在也。嗚呼。噫嘻。留東者何事也。非所謂海外壯游者耶。留東者何人也。非所謂優秀分子耶。以優秀分子而事壯游。而惟以飲食男女爲事。則宜乎不肖生之不堪注目。而不免有後言矣。夫不肖生則亦聲色貨利中人也。飲食男女之事。特聲色貨利中之一部分而已。不肖生又何敢有後言者。無如不肖生以不肖著稱。自命爲聲色貨利中人。而惟以飲食男女爲事。則猶爲表裏如一。若彼留東諸公。則皆自命爲新中國未來之主人翁者。而亦惟知有飲食男女之事。乃至聲色貨利而猶未及完全知覺。則其連流若亡。爲可恥。其見小識隘。爲可憐也。嗚呼。噫嘻。外人之在吾中國也。雖負販之儔。亦留心吾國之風土人情。山川道理。不謂中國之優秀分子之在外國者。所行所爲。乃不出於飲食男女之外也。國恃人而存。中國之號稱爲人者。乃若此。中國不亡。亦太違反於人情天理矣。放目四觀。獸蹄鳥跡。交錯於中國。顧安所得人而與之語也。哀哉。長沙張冥飛。

史 外 東 留

序



六

留東外史

不肖生 著
跛子批點

第一章 說源流不肖生曉舌

勾蕩婦無賴子銷魂

民國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後三時。塵霧半室。此時此景。就是不肖生兀坐東京旅館。起草留東外史的紀念。這留東外史是部什麼書。書中所說何事。不肖生著了這書有何好處。說來話長。諸君不必性急。待不肖生慢慢講來。原來我國的人。現在日本的。雖有一萬多。然除了公使館各職員。及各省經理員外。大約可分爲四種。第一種是公費或自費。在這裏實心求學的。第二種是將着資本在這裏經商的。第三種是使着國家公費。在這裏也不經商也不求學。專一講嫖經讀食譜的。第四種是二次革命失敗亡命來的。第一種與第二種每日有一定的功課職業。不能自由行動。第三種既安心虛費着國家公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不因不有的種種風流趣話演了出來。第四種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諸君須知此次的亡命客與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別。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窮苦萬狀。仗着熱心毅力。拚的頸血頭臚。以糾合同志。喚起國民。今日的亡命客則反其事了。凡來在這裏的多半有捲來的款項。人數較前清時又多了幾倍。人數既多。就賢愚雜出。每日裏豐衣足食。而初次來日本的不解日語。又強欲出頭領略各種新鮮滋味。或分購起訴。或吃醋揮拳。醜事層見報端。惡聲時來耳裏。此

雖由於少數書羣之馬。而為首領的有督率之責。亦在答不容辭。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來此地。自願於四種之中。都安插不下。既非亡命。又不經商。用着祖先遺物。說不讀書。也曾進學堂。也曾舉過業。說是實心求學。一月到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來祖遺將罄。遊興亦闕。已漸漸有倦鳥思還故林之意。祇是非鴉非鳳的。在日本住了幾年。歸得家去。一點兒成績都沒有。怎生對得住故鄉父老呢。想了幾日。就想出答這部書。作敷衍塞責的法子來。第一種第二種。與不肖生無筆墨緣。不敢惹他。第三種第四種。沒奈何。要借重他。作登場傀儡。違事多不記憶。不敢亂寫。從民國元年起。至不肖生離東京之日。止。古人重隱惡而揚善。此書却純善而崇惡。人有罵我者。則不肖生三字。生固是我的美名。死亦是我的佳證。由他罵罷。倘看此書的。不以人廢言。則不肖生就有三層請願。一願後來的莫舉書中的人。為書中人分過。二願書中人莫再做書中事。為後來人作榜樣。三若後來的竟學了書中人。書中人復做了書中事。就祇願再有不肖生者。寧犧牲個人道德。續留東外史。以與惡德黨宣戰。諸君勉之。且看此書開幕。話說湖南湘潭縣。有個姓周名撰字卜先的書生。四歲失了怙恃。依着叔父度日。他叔父原做木行生意。稍有積聚。中年無子。遂將周撰作自己的兒子教養。十六歲上替他娶了一房妻室。這周撰雖是在三家村裏長大。却出落得身長玉立。顧盼多姿。笑貌既逸。狐媚性情。更比狼貪。從村塾先生念了幾年書。文理也還清順。乙巳年湖南學校大興。周撰就考入了陸軍小學。當時清廷注重陸軍。周撰實欲借此作終南捷徑。奈他賦體不甚壯實。每到了操場上。作起跑步來。就禁不住嬌音喘喘。香汗淫淫。住了半年。覺得不堪。其苦。那年湖南省送學生出洋。周撰就想謀一官費。然苦無門徑。恰好他同學楊某。也因想得官費。求同縣大僚某。發了

封書向湖北制台關說。那大僚作書的時候，原囑楊某親到湖北呈遞。不料楊某的母親病了，不能前往。周撰知道此事，遂乘機謊言，適有要事，須往湖北。楊某不知是計，就託信與他帶去。周撰得了信，到私處拆開看了，就弄神通添了自己名字，進去。逕往湖北投信之後，果然效力。養生得了一名留東官費。在日本混了幾年。中國革命事起，留學生什九回國。周撰也跟了回去。在岳州鎮守府充了一名副官。那時岳州南正街茶巷子內，有一個同昇客棧。這客棧的主人姓翁，原籍浙江。夫婦二人，帶着親生女定兒，不知因何事到岳州。開此客棧。已有八九年光景。那定兒年紀雖在二十以外，然尚沒有婆家，頗有幾分姿色。遠近有大喬的名目。（岳州有小喬墓故名）一日，周撰到棧內會朋友，無意中與定兒見了一面。兩下裏都暗自吃驚。周撰打聽得是棧主女兒，沒有婆家，想必可以利動。遂每日借着會朋友與棧主通了幾次懇懇。那革命的時候，在軍界的人，誰人不怕誰人，不想巴結。可見亂世周撰容儀秀美，舉動闊綽，又是東洋留學生。棧主豈有不極力拉攏之理。往來既熟，就時時與定兒眉眼傳情。真是事有湊巧。一日，周撰到了棧內，恰好棧主夫婦均不在家，祇有定兒一人坐在窗下。周撰心中喜不自勝，忙跨進房去。定兒見是周撰，止不住紅雙頰，心中沖沖的跳動，慢慢立起身來，說了聲請坐，就低着頭一聲不響。此時正是十一月天氣，周撰看定兒穿了件竹青撒花湖縐，羔皮襖，罩了件天青素緞坎肩，繫條桃灰摹本褲，着了雙絨條條白緞地青花的鞋，高高的挽了髮結，淡淡的施了胭脂。周撰見了這種嬌羞模樣，心癢難撓，也不肯就坐，涎着臉兒，挨了攏去，扯着定兒的手，溫存說道：定姑娘，發慈悲，救我一命罷。定兒將手輕輕的捧了一下，道：周先生，你待怎麼，快放尊重些。外面有人聽見，成什麼樣兒。周撰乘他一捧，脫出手來，抱過定兒之頸，乘

勢接了個吻道：「我方從外面來，一個人都沒有，定姑娘依了我罷。」定兒道：「先生家自有妻室，何必枉壞了人家身子？快離開些我爹娘，就要回了。」說着想推開周撰，周撰到了此時，那裏肯放他走？連忙辨道：「我家中雖有妻室，然我叔父無子，已將我承祧，本說還要替我娶房妻小，並且我家中妻子現已害着癆病，想已不能長久。將來接了你回去，定將你作結髮妻看待。如說了半句欺心話，敢發個誓說時，真個接着發了個晴天大誓。定兒聽了，想了一想，也就心允意允了。事情才畢，翁老兒夫婦恰走了回來，見了二人情景，知道自己女兒又被人家欺負了，周撰懷着鬼胎，不便久坐，辭了出來，說不盡心中快活。翁老妻子見周撰去了，喚過定兒問道：「方才周先生說了些甚麼？」定兒將周撰的話一五一十的說了。翁老妻子聽了道：「少年人的話，祇怕靠不住，你如信得他，過須要他趕緊請兩個岳州正經紳士作媒。光明正大的娶了過去才好。這偷偷摸摸的，終不成個結局。」定兒答應了。次日周撰到了棧內，定兒就悄悄的和他說了。周撰忙點頭道：「好，歸到鎮守府內，與同事的商量。同事中也有說好的，也有說定兒是岳州有名的養漢精，不宜娶他的。周撰胸有成竹，也不管人家議論，即着人請了岳州的一位拔貢老爺黎月生，一位茂才公周寶卿來，將事情對他二人說了。求二人作伐。這二人最喜成人之美，欣然應允。翁家夫婦見有這樣兩個月老知道事，非兒戲，祇一說即登時妥貼也。照例的納采，問名，擇吉。十二月初十日迎娶。周撰就在城內佃了一所房子，初三日就搬入新房子住了。也置辦了點零星木器，使用了幾個下人。將房子收拾得內外一新，居然成了個娶親的模樣。轉瞬到了初十，周撰同事的來道賀的也不少，倒很費了幾桌酒席打發他們。定兒自過門之後，真是一對新人，兩般舊物，男貪女愛，歡樂難名。周撰自初十日起，祇每日裏名花

獨賞那有心情去鎮守府理事。如此過了十來日。這風聲傳到鎮守使耳裏去了。起初還作不知。後來見他全不進府。祇得將他的缺開了。索性成全了他兩人的歡愛。周撰得了這個消息。不覺慌急起來。忙託了同事的柳夢菴。與鎮守使關說。這柳夢菴平日很得鎮守使的歡心。這事他又曾贊成。周撰以為一說必有效驗。第二日柳夢菴走了來。說道：「這鎮守府衙門。不久就要取消。鎮守使不出月底。便當上省。你這缺就復了。也不過多得十幾日薪水。周撰聽了無法。祇索罷休。於是又過了十多日。鎮守府果然取消了。同事的上省的上省。歸家的家歸。祇賸他一人在岳州過了年。所發下的薪水。祇用了兩個多月。已看看告罄。天氣又漸漸暖了起來。他去年歸國的時候。已是十月。故沒有做得秋季衣服。此時見人家都換了夾衣。自己還拖着棉袍。雖不怕熱。也有些怕醜。又籌不出款來置辦。祇得與定兒商量。要定兒設法。定兒想了一計。要周撰將棉袍的絮去了。改做了一件夾衫。周撰依了定兒的計。又過了半月。終覺手中拮据。想不出個長久的計畫。一日那柳夢菴因公事到了岳州。知道周撰尙貪戀着定兒。就走到周撰家內。祇見周撰披着雙鞋。衣冠不整的迎了出來。看他容顏。已是眼。眶。陷。落。黃。瘦。不堪。那裏還有從前那般丰采。彼此寒暄了幾句。周撰即敘述近來窘迫的情形。求柳夢菴代他設法。柳夢菴笑道：「祇要你肯離開岳州。法是不難設的。現正咨送學生出洋。老留學生尤易爲力。你從前本是官費。祇求前鎮守使替你說聲就得了。仍往日本去留學。豈不好嗎？周撰也心想。再不趁此脫身。把甚麼支持得來。等柳夢菴去後。即入內與定兒說。知檢了幾件衣服當了。作上省的船費。定兒雖是難分難捨。然知道周撰手頭空虛。斷不能長久住下。沒奈何。祇得割捨。次日周撰果然上省。那時謀公費的甚是容易。所以周撰不上幾日。就辦妥了。領了路費。

執照仍回到岳州。定兒接了。自是歡喜萬分。二人朝歡暮樂。又過了半月。周撰遂和定兒計議。退了房子。將定兒寄養在同昇棧內。與翁家夫婦約定一二年後回來搬取。翁家夫婦雖不願意。也沒得話。說這日周撰寫了船票。與定兒別了。就向東京進發。船上遇了幾個新送的留學生。他們知道周撰是老居日本的。就說起有許多事要倚仗他的意思。周撰是個極隨和的人。最知情識察。即一口承應。到東一切交涉。都在周某身上。那些初出門的人。有了這樣的一個識途老馬。那得不諸事倚賴。不幾日到了上海。落了棧房。周撰即出去打聽到橫濱的船隻。恰好當日開了。祇得大家等候。第二日。周撰即買了副麻雀牌。逗着他們消遣。他們問道。我們在此又不能久住。專買副麻雀牌。門不到幾日。豈不可惜。難道到日本還可鬥嗎。周撰笑道。有何不可。我不是特買了帶到日本去買來做甚麼。若專在上海鬥租一副。豈不便宜多着。他們又問道。聽說日本法律。禁賭很嚴。倘被警察查出了。待怎麼。周撰道。放心。決不會查出來的。日本禁賭雖嚴。然須拿着了賽賭的財物。與骰子作證據。方能議罰。我們若先交了錢。派作籌碼。如警察來了。祇急將骰子藏過。仍作不知。有警察來了。似的。門牌如故。警察拿着證據。必悄悄的去了。萬一骰子收藏不及。被警察拿着了。也不要緊。我們祇粧作全不懂。日本話的來的。警察問不出頭腦。必將我們帶到警察署去。我們到了警察署。切不可寫出真姓名來。他就登報。也不過寫支那人如此這般的罷了。他既葫蘆提的寫支那人。則現在日本上萬的中國人。誰知道就是你我。中國人私德之不修。是為此等醜聞所誤。那新留學生聽了。都佩服服周撰的見識。不差。幾個人在上海盤桓了幾日。買了春日丸的船票。到東京來。不日抵了橫濱。周撰帶着新來的上岸。坐火車到新橋。喚了幾乘東洋車坐了。兼拖着行李。逕投早稻田風光館來。這風光館係中

國人住的老旅館。周撰揀了樓上二間八疊席子的房間住了。（日本房間大小以房中所鋪席子多少計算每席長五尺寬二尺五寸）新來的各人都定了房子。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章 逢舊友浪子說嫖經 轉新居虔婆敲竹槓

話說周撰到東京。會了幾天朋友。一日到了他同鄉鄭紹收處。這鄭紹收。從乙巳年卽到了日本。他父親曾在張伯熙家教書。所以得了一名前清的官費。初來的時候。進了成城學校。嗣後以該校功課不合意。遂退了學出來。至今尙沒有一定的學校。與周撰是幾年前的老友。今日見他來了。不勝歡喜。閒談了幾句。周撰卽問道。別來遇合如何。有滿意的沒有。鄭紹收笑道。說什麼滿意的。祇求可以將就下去的也沒有。倒是你這周郎有福。居然被你把姨姊都弄上了。周撰笑道。那不過哄着他們頑罷了。我那裏有什麼真心要娶他。鄭紹收點頭道。這些事原是頑意兒。認不得真的。周撰復問道。夏麓專現在搬往那兒去了。他近來怎麼樣。鄭紹收拍手笑道。你不問我倒忘記了。他於今注重國貨。已不買東洋貨了。住的地方。隔這裏不遠。就在光明館。周撰道。光明館不是在三崎町嗎。鄭紹收道是。周撰道。什麼國貨。是那個。還好嗎。鄭紹收道。豈但好。風騷極了。這個人說起來。大約你也應該曉得。就是金某的夫人。姓黃的。於今金某回國去了。祇賸了這位夫人在此。不知怎麼就與夏瞎子勾搭上了。周撰詫異道。他就是他嗎。便宜那夏瞎子了。不知那黃夫人在那兒住。鄭紹收笑道。你也想染指嗎。那就頗不容易呢。他與夏瞎子同住。周撰也笑道。不過問問罷了。這樣的便是染指。想也沒有什麼味。鄭紹收道。近處却有個好雌兒。不知你手段如何。倘弄上了。倒是段好姻緣。周撰忙問道。是不是國貨。鄭紹收搖頭道。是日貨。難道你也排

日貨嗎。周撰笑了一笑。鄭紹敏接着說道。年紀才十六七歲。雖是小戶人家女兒。却有八分風致。祇可惜是件非賣品。周撰問道。見面不難麼。鄭紹敏道。會面倒不難。祇不能說話罷了。周撰道。祇要能見面。事情就有五六分好辦。日本女子。有種特性。祇怕不能時常看見。凡得時常看見的。祇要自己不十分醜陋。就沒有弄不到手的。此留學於東洋也除了他丈夫朝夕守着。你方才說的那女兒。既不是大家子。年紀才十六七。可知沒有丈夫。這就狠容易。你祇說他姓甚麼。叫什麼名字。怎的才能見面。鄭紹敏道。你不要誇口太早了。我到了日本這許多年。倒不知道日本女子有種什麼特性。你的面孔雖生得好。我不信日本就沒有不喜歡你的女子。周撰搖頭道。不是這般說法。對於日本女子。不能全仗面孔。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給人下不去。祇要知道他這種特性。格就沒有不好吊的女子了。古語說得好。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即如江佐廷去年住在四谷的時候。隔壁住了個陸軍少佐。那少佐的夫人。着實有幾分姿色。江佐廷見了。就去吊膀子。那少佐夫人起初那裏肯理他呢。禁不得江佐廷誠心誠意的調了兩個多月的眼色。尙兀自不懈。弄得那夫人實在過意不去。祇得畧假以詞色。江佐廷就乘着少佐不在家的時候。趕着那夫人說了許多仰慕顏色的話。並說道。倘夫人竟不應允。我這單思病就害死了。也沒處喊冤。祇是夫人怎忍心平白的將我一個書生害死哩。那夫人聽了。也無可奈何。祇得說道。你既這般愛我。教我也不忍十分辜負你。但我有丈夫的人。萬一敗露。兩下均不得了。今日趁着他到橫濱去了。以後萬不可再來。周撰說到此處。望着鄭紹敏道。你說江佐廷那種面孔。還算好嗎。一個有夫之婦。也居然被他睡了一次。你且快說那女子的姓名住址來。見了面。我自自有辦法。鄭紹敏道。既是這樣。我就看你的手段。那女子姓櫻井。名松子。

就住在這裏猿樂町七番地。他每天到渡邊女學校上課，必走這門前經過。我已打聽清楚，家中並無別人。祇有個娘。搬到這裏還不上三個月。周撰道：「你知道是親娘不是？如果是養娘，就容易了。」鄭紹收道：「那却不知道。」周撰道：「他每天什麼時候上課？什麼時候下課？」鄭紹收道：「他上課有一定的時間，每日午前八時下課，或早或晚不定。」周撰道：「既然如此，我明日午前七時且到你這裏來，看看你的眼力如何。」鄭紹收答應了。周撰即別了出來。到天賞堂買了副十八開金的眼鏡，回到風光館內，將一身嶄新的春服，並外套檢了出來，重新折好了，叫下女來囑咐道：「明日的早飯，須五點半鐘開來。今晚可將我的黃皮靴磨刷乾淨。我明早六點鐘就要出外。下女應着知道去了。」周撰這晚胡亂睡了一覺，驚醒起來，看錶已是四點半鐘，不敢再睡，就在被內揣想了一會，剛打五點鐘，就扒了起來，洗臉刷牙已畢，對鏡將西洋頭着意的梳理，施好了美顏水，揀了一條流行高領衣服，穿着才完，卽一片聲催着拿飯來。草草用了早膳，穿了外套，戴了帽子，架了眼鏡，下得樓來，忽想起忘記了件東西，仍上樓，尋了條白絲汗巾，噴了許多花露水，仍下樓，穿了靴子，提了手杖，匆匆的出門，叫了乘東洋車，坐到江戶川停留場，換電車到了鄭紹收家。鄭紹收還睡着沒有起來。周撰也不待通報，逕走到他房內，將他推醒。鄭紹收睜眼模糊的，見是周撰，驚道：「你怎的這般早？」周撰笑道：「與美人期，何敢后也。你快些起來。現在已是將近七點鐘，恐怕就要過去了。」鄭紹收坐了起來，一邊穿衣，一邊說道：「還早。我每日七點半鐘起床，下去洗臉的時候，恰好見他走過。現在還不到七點鐘，那裏就會來。」周撰笑道：「寧肯我等他的好，若遲了他已過去，豈不是白費了一天工夫？」留學生的工夫如此費法可厭說時，鄭紹收已穿好了衣，收了鋪蓋，洗了臉，上來與周撰閒話。周撰取了錶出來看，已到七點十分鐘了，就將錶

放在桌上。望着他走。看看已是七點半。周撰即催着鄭紹畋下去打望。若來了。祇咳嗽一聲。我卽下來。鄭紹畋真個走了下去。周撰一人坐在樓上。屏心寂慮的等。咳嗽聲響。等來等去。不覺已到八點鐘。那裏有些兒影響。呢心中正在懷疑。祇見鄭紹畋垂頭喪氣的走了上來。道：「今天真怪。怎的還不見來。周撰作色道：「知道你搗甚麼鬼。害得我早覺都沒有睡。你作弄朋友。是這樣作弄的嗎。你昨天所說。我就有些不肯信。既有這樣好的主兒。你是個魯男子。就肯平白的讓給我。鄭紹畋聽了。着急道：「你以為我說的是假話嗎。論人情。我何嘗不想。祇是我這面。亂怎帶得上吊。膀子。還是我。不顧利害。吊了幾日。果然他連正眼也不瞧我。你說這勾當。不讓你讓給誰。哩。周撰道：「既是真的。怎的每天走這裏經過。偏偏的今天不來哩。鄭紹畋道：「我也是覺得很詫異。周撰想了一想。問道：「今日是禮拜幾。鄭紹畋搖頭道：「不記得。等我去問問來。說着又下樓去了。不一刻笑着上來道：「難怪難怪。今日正是禮拜。周撰也笑道：「你這鬼東西。禮拜都不弄清楚。害得我瞎跑。鄭紹畋道：「這須怪我不得。我多久不上課了。弄得楚作甚麼。誰曉得這禮拜與你吊膀子。有大關係呢。好在今日知道是禮拜。明日就不會錯了。你還是明日早些來罷。周撰嘆了口氣道：「也罷。說不得。要求魚水之樂。不得不三顧茅廬。但願我那松子姑娘。知道我這一番至誠就好了。說着別了鄭紹畋。回到風光館內。祇見下女迎着說道：「方才來了一位張先生。留了一張名片在此。說時從懷中取了出來。周撰接了。見上面印着張懷字。遠西四川成都人。背面鉛筆寫着幾行字道：「有要事奉商。午前十二時當再來奉候。幸稍待爲荷。周撰心中想道：「這張遠西不是在成城學校。曾與鄭紹畋同過學的嗎。往年雖會過幾次。却沒有交情。找我做甚麼。怎的就知道我來了一邊想着。一邊搖了名片。到自己房內。換了衣服。悶悶

的拿了小衫天外的コブシ(拳)小說翻閱。心想節子以一個有名博士的夫人。多賀子一個堂堂侯爵的夫人。都爲着新庄政男的年少貌美。寧犧牲自己的名譽財產。極力與他勾搭。可見日本女子。好色較男子尤甚。所以爲節子想到此處。益自信以自己這般面孔在日本吊膀子。決不至失敗。不覺快活起來。又看了幾頁。祇見下女引着張懷走了進來。周撰忙起身接了。問敘了幾句。周撰即問見訪之由。原來這張懷也是從乙巳年得了官費到日本。在成城學校。雖沒畢業。却住了三年。因落了兩年第。就賭氣入了早稻田大學。於今已是將近畢業了。祇因他秉性好與女人廝混。在早稻田那淫賣窟內。頗結識得相好不少。近來覺得老生常談無味。搬到小石川住了個貸間。(日本名分賃爲貸間)房主母女兩個。女才十八歲。名正子。生得妖艷非常。張懷住到幾日。弄了些手脚。就容易的上了手。甜密密的住了個多月。也不知貼補了多少衣服首飾。那正子就山盟海誓的定要嫁他。他家中原有妻子。深恐娶回去不穩便。却又捨不得正子的恩愛。祇得含糊答應。想緩緩的歸家設法。一日張懷早起。說今日約了朋友到甲州花園去看海棠。飯後出門。到了朋友家。恰好下起雨來。祇得仍舊回家。到了門外。見已放着一雙新木屐。頓時心中疑惑起來。輕輕的推開了門。進去見裏門也關了。隱隱聽得吃的笑聲。幸喜日本的門祇糊了一層單紙。他就用指塗了唾沫。裁一小孔。閉一眼。就孔內張時。見尚有兩塊屏風擋着。屏風的紙在那裏習習作響。張懷知道那正子是與別人幹。那與自己幹的勾當。心中好生難受。又不敢開門。喊破。又不捨立時走開。祇呆呆的目不轉睛。望着那屏風顫動。足站了半點鐘。光景祇見那屏風趣顫趣急。紙聲越響越高。忽聽得裏面兩人同聲輕輕的叫了聲鳥嗎依。(日語作有味解)張懷聽了。氣得癱化了半截。萬不能再聽。扒

到自已房內。一納頭。倒在席子上。咬牙切齒的。心中恨罵。待了好半晌。胸祇見正子雲鬟蓬鬆的。從容走了進來。笑道。你說去看海棠。怎的就回來了。想了遇了雨的緣故。却緣何一點聲響都沒有。就睡了。張懷聽了。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還聽得見人家的聲響。虧你有這臉皮來見我。快給老子滾出去。喚那老婊子來。老子今日就要搬家。正子聽了。驚道。你是那裏來的氣。這們大。見甚麼鬼來。說我有這臉皮。我幹了甚麼壞事。你且拿出證據來。張懷氣得發抖。罵道。不要臉的臭淫婦。自己幹的事。被人家撞見了。不知道害羞。還問人家要證據。老子也沒有精神和你多說。祇快喚那老婊子來算賬。正子聽了。哭罵道。我才見你這種留學生。騙睡了人家閨女。知道我有孕。恐怕不能脫身。捏造着。一點影兒都沒有。的事。污賴我。想借此做脫身之計。還要將我的娘。婊子。長。短。的。混罵。你。要。搬。家。恐。怕。沒。有。這。般。容。易。罵。着。將。頭。髮。披。散。了。一。把。扭。了。張。懷。的。衣。接。着。罵。道。我。既。上。了。你。的。當。被。你。污。了。身。子。有。了。孕。你。又。想。半。途。拋。棄。我。這。條。命。不。要。了。與。你。這。沒。良。心。的。拚。了。罷。張。懷。到。了。此。時。五。心。無。主。亂。罵。道。狗。屁。狗。屁。你。有。了。甚。麼。孕。就。有。了。孕。也。不。是。我。的。與。我。甚。麼。相。干。正。子。發。潑。道。你。倒。推。得。乾。淨。我。好。好。的。閨。女。身。子。被。你。壞。了。有。了。孕。不。是。你。的。是。誰。的。你。既。管。着。我。母。親。說。了。要。我。就。死。了。也。是。你。的。妻。子。兩。人。正。鬧。着。老。婆。子。回。來。了。正。子。卽。鬆。手。哭。訴。了。一。切。一。邊。罵。張。懷。枉。口。披。舌。的。污。賴。好。人。老。婆。子。聽。了。也。作。色。罵。着。張。懷。發。話。道。張。先。生。你。也。不。要。太。昧。了。良。心。我。的。女。兒。那。一。些。待。你。不。好。你。聽。了。誰。人。的。唆。使。來。冤。屈。他。張。懷。冷。笑。了。一。聲。道。有。誰。人。唆。使。我。自。己。親。眼。看。見。的。也。冤。屈。了。他。嗎。老。婆。子。怒。道。張。先。生。你。這。就。錯。了。我。以。為。你。聽。了。人。家。的。謠。言。回。來。發。作。你。既。說。親。眼。看。見。他。是。你。的。妻。子。你。怎。不。拿。好。我。的。女。兒。我。帶。到。了。十。八。歲。無。一。天。離。了。我。豈。不。知。道。

他是冰清玉潔的少年夫婦。口角也是常事。切不可拿着這樣話。嗔人。我女兒肚子裏。雖不知是男是女。然總是。你張家的骨血。你雖是句氣頭上的話。將來說了開去。弄假成真的。不好聽。張懷着急道。真是好笑。還沒有睡到。兩個月。就有什麼孕。你們不要亂講。我是決心要搬家的。老婆子道。有孕沒有孕。你們男子。怎麼知道。女人懷孕。豈必要同睡好久。這個不出幾月。就要見下落的。難道也可以捏造嗎。你要搬家。我也不能勉強留你。祇是須將我女兒帶去。他既長了一十八歲。又有丈夫。我也不能再養他。張懷聽得老婆子的話。知道事情弄壞了。祇得說道。我家中原有妻子。恐帶了回去不能相容。正子聽了。就掩面大哭起來。老婆子也大罵張懷。不該哄騙他的女兒。張懷連陪了幾聲。不是正子。賭氣哭了出去。老婆子也氣忿忿的。跟去了。張懷這晚一個人睡了一夜。天明醒來。就聽得正子在隔壁房內。嗚嗚的哭泣。張懷坐了起來。猛見桌上放了一封信。忙拿了一看。是正子的筆跡。上寫了許多怨恨張懷的語。並說我是已經被你騙了。你既耍半途拋棄我。我也無顏再履人世。祇好等機會尋個自盡。但願你以後不要再如此的騙別人。張懷見了。嚇得魂飛天外。忙執了信。跑到老婆子房內。從被裏將老婆子喊了起來。念信給他聽。子教他趕緊防備。老婆子聽了。也哭了出來。兩人同走到正子房內。祇見正子蒙被而泣。老婆子就伸手入被內。搜了一會。果然搜出一把風快的小裁紙刀來。正子連忙來奪。老婆子即擲向張懷道。我女兒倘有一絲差錯。我祇問你要償命。張懷檢了刀。抱頭鼠竄。到自己房內。換了衣服。臉也不及洗。跑到近處一個朋友家內。開計。那朋友聽了。笑道。這分明是兩母女。影通着想敲你的竹槓。祇要捨幾十塊錢給他。包管你就安然無事了。張懷道。給錢的話。直接怎麼好說哩。就請你與我辦了。這交涉罷。那朋友道。這些事。我是外行。現

第三章 騙中騙度婆失計 訛傳訛學生跳樓

十四

正來了個辦交涉的好手。你去請他，管教你妥當。張懷忙問是誰。那朋友就薦了周撰。張懷本與周撰熟識，也知道他這些事很能幹。就在朋友家用了早膳，到風光館來。恰好周撰辦公事去了。第二次方才會面。將以上的事，藏頭露尾的說了一遍。不知周撰如何設策。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章 騙中騙度婆失計 訛傳訛學生跳樓

話說周撰聽了張懷的話，笑道：老兄於這些事也未免太認真了。既不作正式的夫妻，怎的祇許你停眠整宿，不許人白日挖空。嫖場吃醋的話，在嫖子原是借此。此嫖客人做出那多情多義的模樣來。撒嬌撒痴的籠絡，即老嫖客亦多以哄騙。嫖子然沒有認真吃醋的。祇一認真，即登時上當。老兄到此多年，應有多少閱歷。怎的倒認真的吃起醋來。哩！老嫖場的嫖一個女人，只愁沒有人肯墊背。老兄為何反要把墊背的打掉。難道是愁使的錢少了，不快活嗎？可見得久煉成龜張懷道：我雖在這邊混嫖了幾年，却未曾十分研究。怎麼自己嫖的女人，被人家佔了，倒不應生氣。男女之間所講的原是個情字。那女人既將對我的風情一概獻與別人，則待我的情自然淡薄了。況親耳聽的淫聲，親見的醜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哩！周撰聽了嘆道：這也怪。老兄不得初入嫖場的人，於這等地方多半不能見到上當的。也不止老兄一人。老兄如終以這頂綠頭巾為可恥，則這交涉任是何人來辦，不能得圓滿的結果。出錢倒是小事，祇怕還有氣。哩！老兄祇想他們母女既伸出了這隻腳，豈是容易肯縮回的。張懷道：怎見得出了錢還要嘔氣。哩！周撰道：老兄預備了多少錢給他。他們開口太大。老兄必不能答應。不答應，則這交涉不是仍沒有妥嗎。交涉既未辦妥，他們怎肯許。老兄搬家。老兄終不成叫警察來出自己的醜嗎。

不搬家。又安能與正子脫離關係。不脫離關係。則正子是用着老兄的錢。與人家快活。老兄倒與人家做了墊背。還不是退財。嗚呼。張懷道依足下怎生辦法才好哩。周撰道。如真能依我的辦法。我包你不至吃虧。我看他們母女原沒有成心。想敲老兄的竹槓。祇因老兄不達時務。才逼出他們種種鬼蜮伎倆來。你看他們所用手段。都是利用老兄不肯戴這頂綠頭巾。故敢逼着老兄娶他。老兄若真怕這頂綠頭巾。滅了壽算。就落了他們的圈套了。張懷道據足下說。還是要我娶他嗎。這種女子。娶回家去。祇怕有些不妥。周撰笑道。老兄真是忠厚長者。誰教你真個娶他。不過權作緩兵之計。哄哄他罷了。這種辦法。前人已有的榜樣。於今在某省高等審判廳當推事的程強族。當年在這裏的時候。與一個下女叫秋子的相好。那秋子知道強族家中已有兩位夫人。也故意苦苦的纏着要嫁他。想借此敲下竹槓。脫開那曉得程強族比老鼠還好。毫不推難的答應了。且登時做了一百塊錢的衣服。給秋子。秋子見他真是允了。喜出望外。你想一個做下女的人。在日本論身分。不過嫁一個車夫馬丁罷了。一旦得了這樣一個堂堂的留學生。豈不是平步青雲嗎。那秋子既自以為做定了留學生的夫人。舉動就尊重了許多。雖說是婢學夫人。也還虧他晝夜模倣。居然被他扭捏出三分大方氣概來。於是鎗花不掉。竹槓不與的住了。年多。程強族由法政大學畢了業。遂和秋子商議。要回北京去應考。說至遲。不過半年。即仍來接他回中國。但於今尚差往北京的路費。要秋子大家設法。秋子心想。左右是要到中國去的人。日本衣服留着無用。就將前回所做的。盡給程強族去當當了。六十元。程先生就乘着一隻老黃鶴去了。至今已。是兩個年頭。前日我在朋友家無意中遇了秋子。談到程強族。雖是恨恨的罵。不絕口。然絲毫也奈何他不得。此雖是標場的前言。往後來。

者。正。該。是。則。是。效。為。老。兄。計。祇。照。這。樣。做。去。即。千。妥。萬。妥。張。懷。道。據。是。下。所。說。程。君。事。實。與。我。現。在。的。境。遇。不。同。那。秋。子。並。沒。有。結。識。別。人。故。能。一。心。一。意。與。程。君。要。好。我。那。正。子。心。中。已。別。有。相。好。怎。生。哄。騙。得。來。呢。周。撰。笑。道。老。兄。以。為。秋。子。沒。有。結。識。別。人。嗎。他。那。結。識。的。還。是。家。賊。呢。就。是。強。族。的。兄。弟。與。強。族。同。個。房。子。住。的。大。凡。女。人。養。漢。多。半。是。因。手。頭。空。虛。瞞。着。人。做。些。皮。肉。生。涯。若。衣。食。不。虧。手。頭。闊。綽。則。養。漢。的。目。的。就。不。言。可。知。了。程。強。族。如。何。戰。退。了。他。的。兄。弟。雖。事。屬。秘。密。不。能。知。道。然。大。約。不。外。這。幾。種。周。撰。接。着。向。張。懷。耳。裏。說。了。一。會。當。時。著。書。的。人。不。在。跟。前。後。來。也。沒。有。打。聽。得。清。楚。不。知。說。了。些。甚。麼。說。完。了。張。懷。心。領。神。會。的。點。頭。歎。賞。感。激。周。撰。不。盡。鬼。鬼。崇。崇。周。撰。笑。道。那。所。既。有。半。點。鐘。以。上。的。實。力。說。不。定。是。老。兄。一。位。勁。敵。張。懷。也。笑。了。說。道。我。此。刻。回。去。以。取。何。種。態。度。為。好。哩。周。撰。道。祇。作。沒。事。的。人。一。樣。就。得。了。張。懷。有。了。主。意。即。別。了。周。撰。回。到。家。中。正。子。見。了。張。懷。仍。舊。哭。罵。不。休。奈。張。懷。此。次。心。有。把握。一。味。的。和。顏。悅。色。賠。不。是。絕。不。提。及。搬。家。的。話。正。子。被。張。懷。說。得。臉。軟。了。祇。得。收。科。這。晚。張。懷。依。着。周。撰。的。話。兒。果。然。使。正。子。非。常。美。滿。自。此。遂。為。夫。婦。如。初。老。婆。子。見。這。竹。槓。敲。不。着。也。祇。好。翻。着。一。雙。白。眼。望。着。他。們。快。活。以。後。尙。有。幾。種。交。涉。暫。且。接。下。再。說。周。撰。替。張。懷。設。了。策。安。心。過。了。一。夜。翌。日。清。早。即。仍。往。鄭。紹。啟。家。鄭。紹。啟。這。日。心。中。有。事。也。起。了。個。絕。早。周。撰。到。時。恰。好。是。七。點。二。十。分。鐘。不。暇。多。說。閒。話。即。催。着。鄭。紹。啟。下。去。打。聽。周。撰。仍。如。昨。日。的。望。着。鐘。等。候。不。多。一。刻。猛。聽。得。鄭。紹。啟。咳。嗽。一。聲。周。撰。忙。收。下。錢。下。樓。鄭。紹。啟。手。指。着。街。上。走。的。一。個。女。學。生。向。周。撰。道。就。是。他。快。追。上。去。回。頭。須。來。這。裏。報。告。成。續。我。和。你。還。有。話。說。呢。周。撰。笑。着。點。頭。穿。了。靴。子。追。了。上。去。祇。見。那。女。子。蓮。步。珊。珊。的。往。前。走。周。撰。即。緊。走。了。幾。步。挨。身。過。去。卻。回。

頭下死勁釘了一眼。不覺大喜起來。原來那女子真個淡紅濃秀，美天，心中很佩服鄭紹敏的眼光，不錯，走不多遠，故意放鬆了脚步，讓那女子走過，却又跟上去，與那女子並肩着走。自此或前或後，直送至渡邊女學校門口，望着他進去了，方才轉身回到鄭紹敏家。鄭紹敏即笑問成績若何。周撰笑着道：「雖不蒙歡迎，幸未擾申飭。初次得此，就算是好成績了。祇是不知何日方得功行圓滿呢。早稻田隔這裏太遠，每早匆匆忙忙的往來，不便聽說大方館尚有空房。我想現在去定一間。下午即搬了過來。他下課的時候，也得走這裏經過。豈不是事半功倍？」留學生莫大之經鄭紹敏贊道：「妙極。我就同你去定了房子，順便到龍濤館去看看。周撰道：「看甚麼？齊學問可笑可敬」鄭紹敏道：「學費到乎？」昨日下午已賭了一場，輸家都約了今日原天新到了幾個人，每人領了兩個月的學費，都想頑頑。學費到手自昨日下午已賭了一場，輸家都約了今日原人不散的，要再見個輸贏。我昨日已叨光了幾塊，今天想再去撈幾個來。周撰道：「怎生個賭法？」鄭紹敏道：「昨日起首是骰子，後來換了牌九，場面也還熱鬧。江西有個王壽珊，賭與最豪，下注最粗，牙牌骰子都是他的。周撰道：「沒有籠子罷？不要着了他們的道兒。」鄭紹敏道：「好像沒有。昨日他也贏得不多。周撰道：「既是如此，就順便去看看也好。祇可惡那龍濤館主人，貪心太重。我去年在他家頑了幾次，頭錢都是見十抽二的辦法。要常頑，還是新組織機關的好。」鄭紹敏道：「這也怪他不得。他每年送警察的水炭敬也不少。那館主還有點擔當，不是個膿包。你看上野館三崎館都出過事來，祇他是安然無恙。我說與其弄出事來出錢丟醜，倒不如多給些頭錢的乾淨。」鄭紹敏說着，換了衣服，同周撰到大方館，定了間房子，就回到今川小路龍濤館來。原來這龍濤館也是完全住中國人的館子。高聳着三層樓，有數十間房子，館主於火食房錢之外，就祇拉拉皮條，開開賭局，得些外水，為人甚是和

氣。所以能和警察貓鼠同盟。見鄭紹敏二人來了。知道是入局的。忙笑臉相迎。咬着鄭紹敏的耳根說道。他們已經開場了。鄭紹敏即笑着帶周撰上樓。樓門口站着二人。如警察站崗的一般。望着他們兩人來了。卽笑道。快去。正是熱鬧時候。我已站了五分鐘。也要換班了。周撰點頭對鄭紹敏道。這龍濤館主頑錢。要巡風的做甚麼。鄭紹敏道。這不過是有備無患的意思。其實本可以不要。二人一邊說着。到了第二層樓口。祇見一人笑嘻嘻的一邊下樓。一邊揣着票子。望着第一層樓口的人招手道。你去我來換你。那人聽了。真個跑了來。與周撰同上樓。樓口也是一般的有人站着。三人選到了第三層。祇見那拐角上一間房子的門外。放着一大堆的拖鞋。周撰先推開門進去。見一房黑壓壓的都是人。却靜寂寂的一點聲息都沒有。周撰既進了場。少不得也要來兩手。他們見周撰新到。衣服又穿得精緻。都要推他做盤。周撰應允了。坐了上去。將牙牌骰子看了一眼。說道。諸君既要我做庄。我却先要附個條件。我們頑錢。原不過鬧着消遣。不在乎輸贏。輸家太輸多了。贏家倒覺難為情。並且我們來在外國。手中的錢有限。輸爛了。支扯不來。也是困難。我的意思。想定個限制。不知諸君以爲何如。凡做庄的。規定祇拿出二十塊或三十塊錢來。憑運氣做十庄或十五庄。倘十庄或十五庄數沒有做完。而手中錢已不敷賠。卽將手中的錢。作幾成攤派下場。押家不許爭多。庄家也不得戀盤。若比家的運氣好。順風做了下去。也祇能照上場定的盤數。數滿卽移交下手。但所議盤數。最多不得過十五盤。押家下注。亦須有個限制。多不得過五元。下注太大。輸贏都有不便。諸君如以爲可行。我就拿出三十塊錢來。定做十盤。各人聽了。都同聲贊好。周撰卽由票夾內數出三十元的鈔票來。放在桌上。和牌開盤。頃刻十盤數滿。周撰下場。點票子。足足贏了八十八元。江西王壽珊

一人就輸了四十元。鄭紹政也輸了五元。王壽珊等周撲起身，即坐上去，搶着骰盤要做庄。周撲笑道：「足下要做庄，沒人和你爭，祇是也得議定庄數。」先拿出多少錢來。王壽珊聽了，即一手按住骰盤，一手從懷中掏票子，掏了出來一數，僅剩了八元。祇得說道：「我雖祇這八塊錢，却要做十五盤。」各人都面面相覷，不好做聲。周撲笑道：「也好。足下就開盤罷。」王壽珊真個聚了牌，押家見他錢少，都三角兩角的零擺，場面登時冷落起來。氣得王壽珊面紅耳赤，正待發作，猛聽得巡風的一遞一遞的緊急暗號傳了上來，各人聽了，都收了錢，要上一間八疊席子的房，除了桌椅，還擠了二十多人。又各人都要找各人的拖鞋，一時間，怎能走得乾淨。王壽珊坐的更在桌子橫頭，靠着窗戶，若由門口出去，必待各人走盡方可。倉卒間，急得他神智昏亂，就由窗口往樓下一跳。這樓下是個小小院，院中一池，池中滿貯清水。王壽珊從三層樓上跳了下來，正正的撲冬一聲，落入池內，嚇得滿館子的人，登時鴉噪鼎沸起來。幸好一個警察，眼明手快，忙跳入池內，撈了出來，已跌得人事不省。館主也慌了手脚，急忙拿了幾件乾衣服，替他換了。那警察即向館主追問原因。館主祇得推說他有神經病。警察也不十分追究，即叫人擡入最近的病院診治。幸得池中水深，不會送了性命。原來那警察，並不是來拏賭的，因龍濤館新加了許多客，照例的來查查循環簿。他們巡風的誤會了傳了個緊急暗號，致弄出這樣事來。周鄭二人，趁着混亂之際，也不暇顧，王壽珊死活一溜煙跑了。不知周鄭跑到何處，且俟下章再寫。

第四章 打醋罈倭奴上當 寫情札膀子成功

話說周鄭二人乘着混亂的時候，跑了出來。鄭紹政道：「幸得那江西人跳樓混住了警察，不然我們都危險。」周撲

這事也奇怪。龍濤館怎的會跑出了警察來。警察就來了。又何必急得跳樓。那樣高的樓。跳了下來。我想必無生理。鄭紹敏道。管他甚麼死活。風雲共踏的交情。本來不過爾爾。我的肚子餓了。到會芳樓去吃料理去。（日本稱菜爲料理）你贏了錢要請你做東。周撰點頭答應。二人就同到會芳樓酒席館內用午餐。鄭紹敏在席間贊說周撰的賭法太妙。周撰笑道。他們這些人賭錢。最會打死老虎。你做庄的若手與不好。他們都落井下石的。不怕輸得你一衫不着。你若手與好。他們就扭着你不肯散場。定要你倒了出來才止。我的法子既經過過。我就敢放心賭了。後來見他們都是些外行。祇得畧施手段。補助我的夜度賞。鄭紹敏聽了。跳了起來道。了不得。我也上了你的當。還不快退出。我的五塊錢來。周撰笑道。你不說我也要退還你的。說着。即由懷中拿出五元。交與鄭紹敏。鄭紹敏還要吃紅。周撰又補了三元。鄭紹敏才歡天喜地的收了。大有小兒得餅之樂。二人用飯已畢。周撰會了賬。自回風光館預備搬家不提。單說鄭紹敏得了三元紅利。並着昨日的贏項。手頭狠覺寬裕。乘着酒興。想去徵歌買舞。取出錢看。才到兩點鐘。覺得太早。就順便到一橋。想找個朋友回去。他這朋友姓黃。名文漢。湖北孝感人。爲人頗聰明。知道兩手拳腳。來的年數與鄭紹敏差不多。有時也去正則豫備學校上課。他却有層狼處。於嫖字上。講工夫。能獨樹一幟。周撰講的普通嫖資格。就是施耐庵所說的潘驢鄧小開五字。他說不然。五字中。潘驢鄧三字。非人力所能做到。祇小開二字。算不得嫖資格。必能做到。吹要。警拉強五字。方算全副本領。吹是吹牛皮。他說大凡女子的見識。多不及男子。祇要你吹說得圓滿。就沒有不上手的。他曾著牛皮學講義萬餘言。內載有數十種的吹法。說是若能依法吹得圓熟。像中國這種社會。祇須一陣牛皮。就能吹上將壇。吹入內閣。些須弱女子。何愁吹不攏來。吹不開去會。

過他的人說。雖明知他。所說的是牛皮。却能教人不得不心悅誠服的。傾聽與湖北普通牛皮大是不同。女人既被他吹上了手。難保牛皮不破。裂女人不生心。外叛到了這個時候。他就有種種要挾的法子。或說要告知其父母。或說要宣布其秘密。使那女人害怕。服服貼貼的跟他。他從前住在山口縣的時候。吹騙了個鄉紳家女兒。至今尚時常須送衣服。零用錢給他。其實那女子恨他入骨髓。祇因一時失脚。入了騙局。後來知道他兇狠不敢翻臉。壞了自己及父母的名譽。故竭力與他敷衍。顧世界上女人這第二個要字。已是見了實效的。此是對於良家子的說法。若對於賣淫婦。他就串通警察。你肯俯首貼耳的供給他。罷了。不然。就叫警察搗你的巢穴。使你做不成買賣。所以第三是警字。第四就是拉皮條。他這拉皮條。與人家拉皮條不同。人家拉皮條。是湊成別人嫖的。他拉皮條。是湊成自己嫖的良家子。與賣淫婦。可以上三字到手。至於藝妓（如上海長三）則非錢不行。他拉皮條得了錢。就去嫖藝妓。並且為賣淫婦。廣招徠。也是他一項資格。第五個強字。就是仗着兩手拳脚。以防仙人跳（東談美人局）或與人爭風用的。他這種嫖學。一倡願拜門牆的不少。一時有南周北黃的名目。鄭紹收與他交了幾年。也略略得了些傳授。今日乘興的找他。實欲打聽點新鮮門路。恰好黃文漢在家。鄭紹收就說了他的意思。黃文漢道。地方是得了一處。在小石川竹早町。姊妹兩個。佃了一所房子。我昨晚與那大的住了一夜。看他們情形。雖是出身不久。却有幾分狡猾氣。我因是初次不肯白睡他。給了他一塊錢。他尚不願意似的。我也沒多和他說話。就出來了。今日你要同去。須與我間接的吹吹。使他們知道。鄭紹收點頭問道。那小的甚麼年紀了。黃文漢道。大的二十歲。小的十六七歲的光景。相貌都還去得。鄭紹收聽了。即催着他同去。黃文漢卻換了衣服。二

人因天氣尚早，也不坐電車，步行到了竹竿町。黃文漢引到一家門守。鄭紹政見門外已有兩雙兵士的皮靴，即欲轉身不進去。黃文漢一把扯住，道：「怕甚麼？說着，即推開了門。揚聲問道：『有人在家麼？』鄭紹政立在門外，祇見一個妖態女子，慌忙走了出來。見了黃文漢，登時現出種不快意的臉色，說道：『對不住，現正有客請明，日來說完。做出要關門進去的樣子。』黃文漢聽了，沉着臉，說道：『甚麼貴客見不得人的？我偏要會會。』說時，不由分說，扯了鄭紹政跨進去。那女子不敢十分攔阻，祇得引入一間空房子裏，給他二人坐了。故意陪笑，說道：『請二位安心坐坐。等我敷衍他們去了。再來奉陪。』黃文漢道：『你妹子到那去了？』那女子道：『也在隔壁陪客。』黃文漢道：『每人陪兩個，不好嗎？我們比他們差了甚麼？該坐冷房子。』那女子笑着捏了黃文漢一把，道：『相好的，也是這般難說話。真太不體貼人了。他們左右就要去的，何必鬧醋勁，生出枝節來，使我們姊妹爲難哩。』鄭紹政點頭揮手道：『你去。我們坐坐不要緊。』那女子笑着謝了鄭紹政一聲，告罪去了。黃鄭二人坐了一會，忽聽得隔壁的笑着，大聲道：『黃文漢，忍不住立起身來，就門縫裏，張望，祇見兩個佩刀的兵士，一人攙着一個女子，在一塊兒笑浪。那大女子手指着這邊，向那兵士，不知說了些甚麼。兩個兵士都笑着點頭。』黃文漢走到鄭紹政跟前，說道：『我看那兩個小鬼，沒有要走的，意思必是那淫婦，故意扭着他們，久坐冷落我們的，倒不可不給點利害他們。』看鄭紹政搖手道：『和他們兵士厮關無味，不如回去罷。』黃文漢道：『做甚麼？你見他們佩了刀，就怕了他嗎？你不知道，越是有職業，有身分的人，越好惹他，斷不肯以這樣小事壞了自己的名譽，掉了自己的飯碗。吃了虧，還不敢做聲。我們怕他做甚麼？他們不知道我的真姓名，就想弄掉我的官費，也不能殺。』

真是知彼知
己，特無誤

鄭紹政道：『雖如此說，祇是當怎生辦法呢？』黃文漢道：『你不

要多說話。同我過去。我自能見風使舵。鄭紹收聽了。真個立起身來。黃文漢即將門推開。說了聲得罪。兩個兵士見他們過來。祇得撇了抱的女人。起身問是有何貴幹。黃文漢笑說道。事是沒有。不過和老兄一樣的來頑頑。祇是丟得我們太冷淡了。故特過來趕趕熱鬧。說完。卽和鄭紹收進房坐了。兩個女子見二人公然過來。反沒了主意。兩兵士說道。既是兩位高興。同坐坐。何妨。黃文漢望着大女子道。那位是與你有交情的。說出來。我好拜識。那女子搖頭笑道。都沒有。黃文漢道。既都沒有交情。說不得。我要做主人了。請問兩位貴姓。一個兵士道。偶爾相逢。有何姓名可問。老兄日語說得這般圓熟。想是已到此多年了。不知是官費。還是自費。黃文漢道。是自費。已來了七個年頭。兵士道。老兄既是自費。大遠的到敵國來求學。爲何禮拜一的不去上課。却來這裏胡鬧。黃文漢聽了。作色道。這話是誰教你說的。我與你初次見面。怎的這般不講理。倒開起我的教訓來。你知道我是來求學的嗎。我說句失禮的話。你聽。我在國內的時候。聽說貴國美人最多。最易勾搭我家中祖遺了幾十萬財產。在中國嫖厭了。特來貴國研究嫖的。今日就算是上課的時間。難道你可說我來壞了嗎。強辭奪理但是對外國人說這話卻是痛快兵士聽了。氣得答不出話來。一個故意陪笑道。我這朋友說話魯莽。老兄不要生氣。我與老兄雖是初次會面。難得老兄這般豪爽。我倒很願意納交二位。這左近有家日本料理店。想邀兩位同過去喝杯水酒。略盡東道之意。不知兩位可肯賞臉。我們是左右不能外宿的。回頭仍請兩位到這裏住夜。黃文漢知道是詐。也不推辭。祇說道。初次識荆。怎好擾你這樣盛情。也罷。且闔下次還禮就是。但老兄既有這般雅興。不知怕不怕大肚漢。那兵士笑問。怎麼。黃文漢道。有酒不可無花。我的意思想要他們姊妹同去。覺得熱鬧些。不知老兄以爲如何。那兵士笑着點頭應允。

鄭紹收暗地裏扯了黃文漢一把，教他莫去。黃文漢祇作不知道，催着他們姊妹穿衣。鄭紹收無法，祇得跟着他們一同六人，到了一家料理店內。兵士推黃文漢首座，又拿着菜單，教黃文漢點菜。黃文漢全不客氣，揀貴重的點了幾樣。又逼着鄭紹收也點了。不一時，酒菜齊出。黃文漢一人坐在上面，神舒氣泰，吃菜如狂風掃葉。飲酒如長鯨汲川，剎時間杯盤狼籍。鄭紹收心想，黃文漢手中必沒有多錢，日本人從來鄙吝，青平白無故的拿錢請一面不相識的人吃喝，弄來弄去，怕不弄到我老鄭身上。一個人越想越怕，越怕越吃，吃不下去，真是赴呂太后的筵席，如坐針氈，勉強了幾杯悶酒，就推說解小便，溜之大吉。黃文漢知道他是怕受拖累，也不去理他。大吃大喝，如故。兵士見已走了一個，怕黃文漢也走，即喊算賬。賬單來了，兵士即送至黃文漢面前，指着那大女子道：「老兄，此君有交情的，請做回主人罷。」黃文漢見賬單上有八塊多錢，也不說甚麼，順便取了兵士一件外套，在手道：「對不住，我身上帶錢不多，這外套借我去當了來開賬。」說着就走。兩兵士見黃文漢拿着外套要走，連忙齊上前來奪。黃文漢兩三步已竄到門外，立住脚，等他們來。兵士趕到黃文漢，一拳已打跌了一個。一個視黃文漢凶猛，不敢上前立住說道：「你自己說做主人，請客為何騙了賬？還要打人。」黃文漢笑道：「我也懶得和你多說，你祇快清了錢，我和你還有賬算。你們瞎了眼，拿訛頭拿到老爺身上來了。老爺今日還有事去，你明日到一橋二十七番地來找老爺，要外套說完一步一步的往外走。那兵士忙跟了出來，喊道：「賬是不要你還了，你還拿了外套去做甚麼？」黃文漢道：「還賬事小，欺騙罪大，就請你到警察署去評評看。可有這個道理？」那兵士怕黃文漢用武，祇是趕着求情。黃文漢那裏肯理，走不多時，遇了一個站崗的警察。黃文漢即指着兵士對那警察說道：「這是個騙賊。」

他們通串請我。吃酒吃了。又叫還我錢。那警察問道。他們甚麼事請你吃酒。平日與你有無交情。黃文漢正待開口。那兵士扯着黃文漢道。算是我們錯了。我和你賠。不是以後再不敢惹你了。你還了我的外套罷。黃文漢點頭道。祇要你知道也就罷了。說着將外套給兵士。兵士接了。自己去清帳回營。黃文漢別了警察。亦自回家。下文尚有交待。暫且按下。

黃文漢可謂無賴矣。然中國之辦外交者。又惜其太不無類。日軍規兵士不得違失軍裝。故黃文漢得以外套挾之。

再說鄭紹畋怕事上身。偷走出來。把尋花問柳的興致掃了個乾淨。沒精沒采的到大方館打聽周撰已否搬來。恰好周撰才搬到。正在清檢什物。鄭紹畋也幫着清理了一會。收拾已畢。鄭紹畋問道。你既搬了來。明天的事情該怎麼着手。你胸中已有成竹嗎。周撰道。我想了一個極新鮮的法兒。不愁他不上手。我明日再送他上課下課的時候。也去接他。使他認清了我這個人。後日我就寫一封情書。信封上兩面都寫櫻井松子君啓的字樣。帶在身上。到了人少的地方。走在他的前面。故意將信掉在地下。他見有自己的名字。必然拾着。開看我就偷眼看他的面色。何如再臨機應變的去辦。鄭紹畋笑道。法子是好。祇是信封上怎的兩面都要寫他的名字哩。周撰道。你這都不懂得嗎。這是妨信。掉在地下。的時候。背面向上。他在背後。我不便彎腰去翻。正他看是個沒有字的信套。他怎肯去檢哩。並且可防旁人注意。鄭紹畋點頭笑道。虧你想得這般周到。我明日來看你的情書。說完別了。第二日周撰果迎送了一日。晚間寫了封日文情書道。拜啓突然御手紙を差上げますから。睡御迷惑を掛ることせうが。何卒惡からず願ひます。私は昨日途上から貴君の美くしい御姿を拜見しまして。誠に驚いて嬉しくて堪りません。其場では恰も魂まで奪はれた様な感じをして。足を運ぶさへも出来ませんでした。其より自宅に歸りまして。晝

第四章 打醋燈倭奴上當 寫情札勝子成功

二十六

となく夜となく何時でも貴女の事をばかり考へ込んで三度の食事も食べられませんでした。當もない私の片戀ですが貴女に於ては瞋睡も引掛けん積てはあるまいかと私は心配致します。若し天が私の願を叶へ給はば今頃春暖かく櫻が真盛りの最中に互に手を取りながら花見をしたり情話を交へたりして其愉快さは譬へるに詞がないんでせうば然し私は世の中の癡人の如く只管自分の願が叶へるだけ腦の中に浮んで無我夢中になつて居るが若しあべこべに我が戀しき松子様が我が憐むべき心事を察せず徒らに之を聞流したら私は遂に思ひ焦れて死に申さんとも限りませんよ我が松子様よ貴女は果して此憐むべき青年が失戀の悪魔に殺されんことを見捨る程無情な人間でせうか若し私の心事を憐んで之を救つて呉れるなら先づ返事だけを下さる様願ひ上げますさよなら

戀しき

松子様へ

周撰より

周撰寫完添了住址正待加封。鄭紹敏已走了來看了道信是寫得好。祇是一封信恐怕未必成功。周撰笑道。不成功再設他法。或寫第二封。鄭紹敏笑道。你成功之後不要忘了我這個引線的人。須得松子紹介一個給我。才是呢。周撰大笑道。我成功還不知在甚麼時候。你就來買預約券。不是笑話嗎。說得鄭紹敏也笑了。當下鄭紹敏回去。一晚無語。次日清早周撰揣着信。等得櫻井松子經過。即趕上去。覷便將信遞了。偷眼看松子。果然拾着。却

不拆看，即揣入懷內。周撰知道有幾分光了，照例送進了學校門轉身。這日因是禮拜三，學校祇有半日課。周撰到十一點半鐘的時候，仍去迎接。午炮一響，祇見校門內早擁出一羣的女學生來。那櫻井松子也在其內。一眼望到周撰，恰好與周撰的一雙俊眼，打個照面，禁不住微笑了。一笑，低頭走過。周撰見有了機會，怎肯錯過。忙趕上去，不知周撰趕上去作何舉動。俟下章再寫。

第五章 肆醜詆妙舌生花 携重賈貪狼過海

話說周撰見櫻井松子望他笑了一笑，深恐失了這機會，忙追了上去。說道：松子君，敝居距此不遠，請去坐坐。如何我那信中的意思，你大約已經明白了。我實因愛你情切，毫無他意。那松子自看了周撰的信，又聽得如此說法，要想不回答，心裏祇是過不去，便笑臉相承的道：先生的住址，我已經知道了。遲日定來奉看。現正是午飯時候，當得回去。周撰忙道：午飯何妨，就到敝處去吃。如嫌敝處人多，嘈雜，便同到西洋料理店去，亦可。切不可再說遲日奉看的話。松子見周撰這般殷勤，也就含糊答應。於是兩人並肩着走到一家西洋料理店內。周撰讓松子坐了，自己才坐下。點了幾樣菜，叫了兩杯白蘭地，一邊勸着他喫。一邊問他家中還有何人。在渡邊女學校是幾年級。松子道：家中祇有個母親。學校是今年才進去的。周撰笑問道：我到你家中，你可好麼。松子斜睨了周撰一眼，也笑道：好可是好。祇是母親在家裏呢。周撰聽了，喜得心花怒發，笑道：母親在家裏，有什麼要緊。橫豎是瞞不得娘的事。松子低着頭道：瞞不得娘的是甚麼事。周撰打個哈哈，望着松子的臉，半晌問道：你瞞過了多少次。松子紅着臉，不好意思似的說不出話來。周撰接着道：可去便去，如不便，就請同到我館子裏去。我還有要緊

的話呢。松子道：到你館子裏去不妨嗎？周撰笑道：我一個人住間房，妨什麼？松子點頭答應。兩人又吃了些酒菜。周撰清了賬，同出來到了大方館。周撰即囑咐下女道：如有客來會我，祇說我不在家，就是下女答應了。才帶松子進自己的房來，將門關好，換了身衣服，望着松子笑道：我爲你已有半個禮拜，沒有睡得早覺，你那裏知道呵？松子道：怎的你不睡早覺，却是爲我哩？周撰嘆了一口氣道：豈特沒有睡得早覺，是爲你，就是搬到這館子裏來住，也全是爲你呢。我起先聽得我朋友說起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容貌如何好，態度如何好，說你每天七點多鐘去渡邊女學校上課，必走他門前經過。約了我第二日到他家看你，那日就弄得我一晚沒有睡好。第二日絕早就跑到朋友家來等你，誰知我要看你的，心太急了，就忘記那日是禮拜，及等到八點多鐘，還不見你的影子。當時我還錯怪我那朋友，說他有意作弄我。後來記出是禮拜，才改約了次日再來。松子聽了道：你那朋友姓甚麼，住在那裏，他怎的知道我？周撰道：他住在表猿樂町，姓鄭，因見你每天上課，走他門前經過，特意打聽你的姓名出來的。松子沉思了一會，掩口笑道：不是年紀有了三十多歲，身裁瘦瘦的一副晦氣色臉的嗎？周撰笑道：是你怎麼說他有三十多歲，他今年才二十五歲，他的面貌雖不算好，也還不是甚麼晦氣色，你亦未免太刻薄了。松子聽了，越發掩面大笑起來。周撰忙問爲何這樣好笑。松子道：你沒有看見他那種癡樣子，他從前月見了我，就足足的迎送了我兩個禮拜，也不知在我背後做了多少的禱告，我一回頭見了他，那副尊容，我就忍笑不住，不知怎的總覺得他的耳目口鼻都像沒有生得妥當，一雙眼睛時時含着一泡眼淚似的，鼻孔裏也像要流出膿來，面皮上斑斑不斑，不麻的不知長了些甚麼。周撰不待他說完，即笑得前仰後合，搖手道：罷了罷了，已形容

得發了。松子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嗎？周撰點頭道：你看他，面孔雖不好心地，却是很乾淨。他的父親從前也到過這裏。於今在湖南學界上，很有點勢力。他現在是公費在這邊留學，將來回去，定有好位置。你也不可太輕視了他。松子道：他也是公費嗎？怎的身上穿得那般不整齊？周撰道：這就是他的好處。他一個月的伙食零用，還不到一十五塊錢。松子道：他的錢做甚麼去了？周撰道：都存在銀行裏。他將來想討個日本女人帶回去。松子聽了，又笑起來。周撰道：你笑甚麼？他還要找你呢。松子詫異道：找我做甚麼？周撰故意說道：找你做與樣。（日本稱夫人为與樣。）松子揪了周撰一把，道：討厭。周撰乘勢將他抱在懷裏，親了一個嘴。道：他是要找你紹介一個給他。松子道：胡說。他又不認識我，怎的找我紹介？周撰道：他求我轉說。松子道：益發胡說了。你是從何時認識我的？就求你轉說。周撰一邊捏他的手，一邊說道：好妮子，不要撒刁。你難道就不想謝謝媒嗎？不是他，你我怎有今日。松子道：誰教你交這樣醜朋友？你說，那個女子，願和他做一塊兒住？周撰道：難道都和你一樣？他又沒有限定程式。要如何美的。據你說，天下的醜男子，都要餓居了。你甚麼原故這樣恨他？松子道：不是恨他。他既要我紹介，雖說沒有限定程式，心裏不待說是想好的。若太差了，他必不願意。我何苦做那費力不討好的事？並且一個女人想嫁個男人，他自己無論如何生得不好，斷沒有想那男人也和自己一樣生得不好，的自己生得好的，更不待說了。你說，兩邊都存着愛好的心思，而兩邊却都生得不好，教我這紹介的，怎生作合得來？況且既不是作正式的夫婦，又不是和淫賣婦一般的。睡一晚兩曉脫開，這事我實在不能答應。若是你要我，我可以爲力。周撰懼着松子的臉道：你想替我紹介嗎？除非世界上沒有你，我就望人紹介。有了你，還有甚麼可以紹介？周撰說完，就渾身上

下的亂摸起來。松子不忍十分峻拒。撫摸一會。兩下都不自持起來。免不得辦了一件男女交際上的例行公事。周撰替他整好了頭髮衣襟。說道：「你今晚就在這裏住了。何如？」松子搖頭道：「恐母親知道。」周撰道：「你索性和你母親說知。與我正式結婚。將來帶你回中國去。好在我本沒有妻子的。」松子道：「你真個沒有妻子的嗎？」周撰正色道：「誰哄你來？」松子低頭尋思了一會。笑道：「我且回去和我母親說。是看怎樣。再來回信。」周撰道：「今晚能來麼？」松子點了點頭。起身。重整好了衣箱。坐在椅上。對鏡子理髮。周撰走攏去。望着鏡子裏。端詳一會。笑道：「這樣。如桃李的面孔。教我怎能不愛。我於今已是捨不得放你出去。松子也望着鏡子裏。笑道：「你何必這般着急。我今晚定來就是。」周撰道：「萬一你母親不肯。待怎麼？」松子道：「不肯。我也來。」周撰喜得抱着松子。喊乖。松子將髮理好了。催周撰送他出去。周撰將他送至門外。又叮囑了幾句才別。周撰轉身至房內。一個人坐下。尋思方才的事。總覺得是平生第一艷事。再無不滿足的了。估量着松子今晚必來。自己先到澡堂裏洗了個澡。回來已是五點多鐘。就坐在房裏靜候消息。到七點鐘時分。松子果然來了。周撰如獲至寶的接着。問道：「你母親怎生說法？」松子躊躇了半晌。說道：「肯是已經肯了。祇是他說須你寫張婚約。」周撰點頭道：「這不待說是要寫的。」松子道：「他說還要說至此。止住口不說了。」周撰道：「他說還要甚麼？」松子不做聲。周撰道：「你只管說。他要甚麼都可以答應。」松子道：「錢。周撰道：「要多少？」松子道：「他說要六十元。」他說你肯了。才許我和你結婚。」周撰笑道：「我以為要甚麼大不了的東西。原來是幾十塊錢。也值得這般難啓齒。我此刻就着人去接了你母親來。將婚約寫好。並六十塊錢給他拿去。要他今晚便將你應用的什物搬到這裏來。使你母親放心。你以為何如？」松子道：「好。」周撰即拿紙筆寫了封信。叫下

女喚了乘東洋車到表儀樂町七番地接松子的母親。不一刻，下女已引着進來。周撰看是五十多歲的老婆子，黑紋滿面的，一副龜婆相。周撰知道不是松子的生母，便隨意擡了擡身，說了聲請坐。叫下女送了杯茶。老婆子見周撰房裏陳設得很闊，鬚髯勢派不小，就不敢隨便。恭恭敬敬叩了個頭，坐在一邊。周撰等下女出去了，便說道：方才松子述你的話，我已明白了。特接了你來，再當面說個清楚。不知你於那個條件之外，還有話的沒有。此時不必客氣，免得後來另生枝節。老婆想了想，沒有別的話說。周撰道：既沒有別的話說，我此刻就將婚書寫好，並六十塊錢給你，請你回家。將松子的日用東西，叫車夫送來。他就在這裏住，不必回去了。老婆子都答應了。周撰即寫了一紙婚約，蓋了印。松子也署了名，又拿了六十塊錢出來，將婚書念給老婆子聽了。老婆子喜孜孜的，接了錢與婚約，寫了張收據，給周撰叩頭出去。松子趕至外面，說要送些甚麼來。老婆子答應着去了。不一會，車夫已送了兩包東西來。自此松子就與周撰同飛同宿，列位看周撰這勝子，自始至終，不過四日，便成了功。要算是很容易了。其原因雖說由周撰的面孔、孔、緻、心、思、專、一，然却不全在乎此。今且將松子的歷史補述一番。列位自然知道，這成功還不容易。原來這松子年紀雖才十七歲，去年住在早稻田的時候，却很有點名頭。因他來往的盡是些日本人，故留學生中沒人知道。他那養娘，從前也不是個正經東西，不知怎的收了松子做養女，就靠着作一顆搖錢樹。今年正月，日本人為吃醋，鬧出了事，連累着松子在警察署拘留了幾日，被警察注了意。在早稻田立脚不住，才搬到神田來。這松子生性聰明，知道神田淫賣婦最多，與他們競爭不易，遂改變方法，進了渡邊女學校，借着女學生名目，充高等淫賣。他久曉得有一般中國留學生，於飲食男女之事，最能慷慨，便

留心想專做中國人的生意。留學生於飲食男女之外所得的事也有限得很呢。誰知一出馬就遇了鄭紹敏這個知己。他覺得狠不利市。所以任鄭紹敏如何叫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他祇是不敵不保。及過了周撰不由他不動心。若是去年在早稻田的時候周撰見了祇須畧丟眼色即能到手。此刻是有志攀高故也得費幾日工夫一封情札才功行圓滿。他估料着周撰不知道他底細又見周撰這般急色遂臨機應變的要求周撰出錢寫婚書。那知周撰是嫖場老手甚麼竅他不懂得表面上雖毫不推難的答應心中却早計算得明白暗自好笑。他門不識自己的作用。此是後話暫且按下。於今却要另提一人。因其事情結果與周撰稍有關係。其人姓朱名鐘。江蘇無錫人。甲辰年來日本宣統三年考進了千葉醫學校。就在千葉縣佃了所房子。帶了個日本女人名蝶子的同住。他父親叫做朱正章。稟性貪婪無厭。奸詭百端。刻薄成家。積有數萬財產。同鄉人見了他如遇鬼物。專爲他作了幾句口禪道。家有三升糠。莫惹朱正章。惹了朱正章。立時精打光。那朱正章愛財之心。老而愈烈。在無錫地方見人人遠避。尋不着甜頭。平日聽他兒子說日本放高利貸可得十分利息。他就時時垂涎一尺長。想到日本來。值民國成立的時候。他因在地方上積怨太深。恐人報復。遂携了千多塊錢。並帶着親生女蕙兒到日本來。他這女十六歲時已嫁了人。夫家也很富有。朱正章本欲借着女兒盤剝他家的產業。後來不知怎的圖謀不遂。便平地風波的逼着男家退了婚。於今已有二十歲了。眉目位置也還不惡。朱正章說帶到日本替他擇婿。兩父女抵橫濱的時候。打了個電報給朱鐘。朱鐘即接到了千葉同住。過了一日。朱正章即將來意對他兒子說了。要他兒子打聽何人需錢使用。祇要保人靠得住。並不必十分利息。就是八分也可。朱鐘遲疑了一會道。這生意中國人做有多少不便。即如

中國藥房的林肇東何等詭譎。何等利害。他做的還是抵押貸金。有抵押品。仍須硬保。尙時時被人騙了。左仲遠的零星被騙。更不待說。於今左仲遠歸國。當倥人去了。林肇東也收了手。機會倒是很好。祇是太不穩當。丟了錢。事小。還要遭人唾罵。朱正章着慌道。依你說。我不是白跑了一趟。枉送了許多路費。嗎。朱鐘道。有是有個間接妥當的辦法。不過利息輕些。得四分五分罷了。朱正章忙問什麼間接妥當的辦法。朱鐘道。於今住在東京。牛込白銀町的塚本平十郎。他專做這生意。前兩日甫全還在那裏借了兩百塊錢。是我作保。他那裏定的條規。狠嚴。要借錢。非五校官費。生作保。不可。見月十分息。分文也不能短少。期限至久不得過兩月。因五校官費。生不能牽涉高利債務。牽涉了。須得開除官費。卽不開除學校的章程。非理清後。亦不得入學。他所以定要五校生作保。覺得比什麼還妥當。朱正章聽了。着驚道。既是這樣。你怎的敢和甫全擔保哩。倘甫全到期無錢。你的官費不妨礙嗎。朱鐘道。那不要緊。我看了甫全的家信。說下月定匯五百元來。他因要與吉田仲子離婚。刻不可緩。強扭着我做保。我一則因是同姓的關係。二則這仲子原是我作成他的。不能不做理會。三則他家是有錢的。明知不久卽能匯來。那知越是有錢人越會報復順水人情。落得我。做我的意思。你老人家不如將錢給塚本。也不管他放出去得多少利。祇每月問他要利息四分或五分。作他借了我們的。這又穩當。又不勞神。朱正章道。你怎知道塚本穩當哩。朱鐘道。他放出去的賬。至少也有幾千。祇愁他不肯經手。怕甚麼不穩當。朱正章點頭道。祇要穩當。就是四分也罷。你明日就同我到東京去。把交涉辦妥。且交八百元給他。就是四分。每月也可得卅二元利息。朱鐘答應了。次日父子二人卽坐火車到東京。找着塚本。說了塚本道。要我幫你經手也可。祇是此月不能算息。來月還祇能算一半。第

三月方能全算。息錢每月四分。因數目太大。一時間放不出。我不能從中貼補。依得就放在這裏。朱正章心想。他這話也近情理。就答應了。登時將票子點交塚本。收了證書。仍回千葉。那蕙兒自從中國動身到日本。將近一月。還沒有洗過澡。說身上膩膩的難過。朱鐘即叫蝶子帶着到浴室去。日本的浴室是兩邊用木板斜鋪着。中間低處作流水的溝。入浴的先由池中浸了。再坐木板上擦洗。那木板被水溜得甚是光滑。蕙兒同蝶子到得浴室。見蝶子在外面。即將衣服脫得精光。蕙兒就狼覺不好意思。隔着玻璃望浴室裏面。都是女人。沒有穿着衣服的。祇得面壁。也將衣服脫了他的。脚雖是會放過的。然小時已將骨頭包死。五趾都拳做一團。全不會打過赤脚。又勢不能穿着襪子進去。見蝶子已將玻璃門打開。對自己招手。祇得一扭一拐的跟着走。進門來。不兩步。踏着木板。一滑。傾金山。倒玉柱。足足的跌了一交。紅着臉。扒了起來。就跪在板上。不敢再走。弄得一浴室的女人都停手。不洗望着他。一雙脚嗤嗤的笑。羞得蕙兒幾乎要哭了出來。幸得蝶子跑了過來。將他扶入池內。他就躲在池角上。浸了一會。也不敢出來。擦洗。扶着壁。一步一步的挨到外面。抹乾水。穿好衣。坐等蝶子。見他已經出去。忙胡亂洗了一洗。即帶着他出來。蕙兒回到家中。氣得將朱鐘亂罵說道。這樣地方。也要他帶着我。去。朱鐘笑道。這就叫我無法。你要洗澡。日本那個浴室不是這樣的。若是長崎大阪。還有其浴的。那便怎麼哩。既到日本來留學。那裏還說得這些講。究竟這又有什麼可醜。到外國留學無非是學些不良好的習慣。醜。蕙兒道。誰說怕醜來。安着那滑溜溜的木板。又是斜的。教人怎生站得脚住。我是發誓不再入這樣浴室了。朱鐘笑道。祇要你能終年不洗澡。就不入浴室。也可省錢。蕙兒發急道。你這是胡說。難道日本大家小姐。也是跑出來和他們混做一塊兒洗嗎。朱鐘道。那倒不必大家。

祇要是中等人家。家中就大半設有浴室。祇是做個浴桶。至少也需二十來塊錢。還要燒許多炭。才得一桶水熱。我們遷徙不定。日本的房子。做得又蓋。浴室須在起造房子的時候安置。不能將就着用。你祇看這所房子。何處可以安放浴桶。大凡有浴室的房子。多半不小。我們人少。斷不能住。蕙兒不服道。據你說。那到日本的女留學生。都是到浴室裏去洗的。了。朱鐘道。那却有幾等。也有幾人合夥個房子。自己備浴桶的。也有住稍大的棧房。用棧房裏的浴桶的。到公共浴室去洗的也多。蕙兒道。既是棧房裏有浴室。我就去住棧房。並且我既到了日本。也得進個學堂上上課。終日住在這不村不市的地方做甚麼。朱正章道。你一句日本話也不懂得。上什麼課。蕙兒道。誰生出來。就懂日本話的。誰學不會的呢。志氣狠好。只是巴巴不到讀書。已經出了歪子。朱鐘聽了。望着朱正章道。妹妹想讀書。也是好事。你老人家就帶他到東京去住棧房。兩人每月火食。也不過二十多元。甫全住在江戶川館。就到他那裏去也好。他左右沒有上課。妹妹可從他學點日本話。還有個湖南人。成連生。與我素有交情。如果沒有交情。決不來欺你妹子。也住在那裏。他來日本很久。可託他照拂一切。我每禮拜日可來東京一次。蕙兒問道。那館子裏有浴桶沒有。朱鐘道。自然是有浴桶。才教你去住。蕙兒聽得。方歡喜了。朱正章想到東京多交熟幾個人。好施展他平日的手腕。當即應允了。祇是蕙兒將來進學堂的费用。要朱鐘出。朱鐘不能答應。次日朱正章即收拾行李。朱鐘仍送他父女到東京。在江戶川館住着。託了成連生。朱甫全。大家照應。方轉回千葉。自此蕙兒每日從甫全學日本話。蕙兒的天分很高。祇學了個多月。居然可辦粗淺的交涉。那近處有個女子手工學校。蕙兒便報了名進去。學編物造花之類。不知朱正章父女住在江戶川館內。演出什麼事實來。且俟下章再寫。

第六章 多情種撥雨撩雲 老骨朵退財嘔氣

第六章 多情種撥雨撩雲 老骨朵退財嘔氣

三十六

前章書中所說的那成連生。他和周撰是同鄉。年紀有三十多歲。從宣統元年得官費到日本。近兩年來。在中央大學上課。祇因他性喜吟咏。在東京結識了一班詩友。組織一個詩社。每禮拜會詩一次。朱鐘平日也喜胡謔幾句。故與他成了相識。心中很敬慕他是個風雅之士。故送朱正章父女到江戶川館的時候。託他招呼一切。他一見蕙兒。風態甚佳。便有問鼎之意。祇是朱鐘雖有託他招呼一切的話。而朱甫全到底是朱鐘自家家人。凡事都有朱甫全經理。自己無進身之階。不過於見面的時候。調調眼色。有時那蕙兒也會望着他笑笑。他更入了魔。正愁沒有下手處。恰好一日。他接了封家信。他的妹子在內地進了女學校。學編物。要他買鋼針。絨線。付回去。他看了信。便心生一計。忙執着信。找朱正章。說道。舍妹在內地學校裏也學編物。寫信來要我買鋼針。絨線。付回去。這樣差事。我從沒有辦過。恐怕上當。世妹在學校裏。這種東西用得最多。必有常做生意的舖子。想求老伯和世妹同我去買。一回。朱正章左右是沒事的人。自然一說便肯。登時喚蕙兒同去。蕙兒是不能不肯的。於是三人同走到神樂坂。蕙兒常買針線的一家店內。將針線買好了。歸途中。成連生就帶着他們父女。到一家牛乳店。喚牛乳。成連生的日語也還說得圓熟。故意引着下女。天南地北的談笑。下女談熟了。便指着蕙兒問。是成連生甚麼人。成連生欺朱正章不懂日語。正色說道。是我的奧樣。這句日語。蕙兒是懂得的。成連生說時。便留神看蕙兒的臉色。却沒有不願意的情形。祇瞅了成連生一眼。便低着頭不做聲。成連生知道。還容易說話。即歡歡喜喜的會了賬。回館。第二日是朱正章存錢在塚本處領息的期限。前月他已領了半息。此月是要全領了。朱正章心中狠是快。

活揣着息摺。知道無多話說。也不要人當翻譯。一個人走到塚本家內。塚本知道是來領息銀的。不待朱正章開口。便數了幾張票子。並四角錢給他。朱正章點數。却祇二十二元四角。心中不知爲怎的。少了九塊多錢。又說不出要問他的話。呆呆的望着塚本做手勢。祇見塚本說了一大篇的理由。自己却一句也不懂得。兩人用筆寫了一會。一個不懂漢文。一個不懂日語。仍是弄不清楚。朱正章祇得連二十二元四角。都退還了塚本。想回館找甫全同來問清。回到館內。甫全已出去了。即尋着成連生請他回去。成連生正在力圖報效的時候。欣然同往。問了個明白。才知道塚本因甫全的借款。到期沒還。朱鐘是連帶責任人。故就在他名下扣除。了二百四十元。所存五百六十元。四分算息。應二十二元四角。朱正章聽了着急。即請成連生當翻譯說道。這錢並不是朱鐘的。與朱鐘毫無關係。不過存錢的時候。請他辦辦交涉。怎的扣起我的錢來。塚本道。這事不難解決。你與朱鐘是父子。朱甫全是。你同宗。朱鐘是朱甫全的連帶人。我即是扣你的錢。也不爲無理。你如定不肯扣。我也不能相強。祇是我這裏規矩。逾期不還。當得起訴。朱鐘既是連帶人。將來訴訟結果。我所用訟費。當向借用人與連帶人索取。訴訟一日不得圓滿的結果。你的錢。一日不得支取。如訴訟延期至三月四月之久。朱甫全分下的利息。我仍得向朱鐘名下扣除。朱正章不知道日本的法律。又深恐他提起訴訟。連累兒子的官費。氣得無話可說。成連生知道他是帶着錢來貪利。自己也曾受過高利貸的苦。故不肯爲他辯論。所以說了一會。仍是不得要領。朱正章忿忿的同道成連生同去找甫全說話。甫全仍是沒有回。便託成連生打了個電報給朱鐘。教他快來。這晚九點多鐘。朱鐘才趕到。問起原由。驚道。甫全前日寫信給我。說到了錢。已將塚本的賬還了。怎的又生出這樣事來。可叫甫全來問。

朱正章道：甫全沒有回。朱鐘道：祇叫館主來問。近日甫全到了掛號信沒有就知道的。朱正章道：問甚麼。甫全若到了錢。我同住一個館子。時時看見。怎全沒見他提起。我看你這蠢東西。已中了他的計。他必已經跑了。朱鐘聽得真慌了。忙跑到甫全房內。查檢他的行李。見什物一些沒有動。櫃裏的鋪蓋箱籠也都依舊放着。心裏罵覓了些。正待出來問館主。甫全是何時出去的。朱正章已走了進來說道：你怕什麼。不打開他的箱子看還有些甚麼。朱鐘仍轉身將箱子拖了口出來。撬開了鎖一看。僅塞了半箱子的爛書。及沒洗的單衣服。再開一口看。乃是一箱的報紙。朱正章急得躁脚。朱鐘更是着慌。原來朱甫全是自費到日本求學。他家中頗有幾萬財產。初來的時候。靠着朱鐘日本情形熟悉。一切都依賴他。朱鐘歡喜他有錢。引着他遊山玩景。飲酒宿娼。無所不至。幾年來也。不知紹介了多少。日本女人給他。花掉了他多少的錢。好箇至去年九月（宣統二年）又紹介了個洋服店的女兒。姓吉田的。與他作妾。這吉田本與朱鐘有染。朱鐘因他慾望太奢。供應不來。故讓給朱甫全。移禍於甫全朱甫全見吉田貌美年輕。便想弄回中國去作妾。朱鐘是巴不得他有此一舉。便拚命的在吉田跟前。慫恿不到幾日。即結起婚來。結婚費就用了幾百塊錢。朱甫全家中原有妻室。既要在日本討妾。即不能不寫信告知父母。他父母接了信。倒沒有甚麼不願意。奈他妻子閻教甚嚴。決不承諾。但相隔太遠。盜制不來。祇得勒住家中不再付錢。來先絕了朱甫全的糧道。料到朱甫全無錢使用。必然回家。任朱甫全的信如雪片一般的催款。祇是不理。妙妙取拾派子的上策。所以一般主張家庭革命的人。凡事都可以與家庭脫離關係。有金錢總是要回家裏要的。朱甫全的父母。雖不忍兒子在外面受苦。然也不忍媳婦在家裏受苦。故也有心想窮得兒子回家。朱甫全見寫回去的信。連回信都沒有。知道是妻子從中把持。想不出個對付妻

子的方法。看到了民國元年二月二人的火食。已欠至百多元。那裏有錢償還呢。館主見逼了幾次無效。已不肯開飯。不得已請朱鐘在館主跟前作保。延期到五月。那吉田嫁朱甫全的時候。原是貪圖着他。有錢過門之後。見他支絀。萬分連火食賬都不能清理。祇每日拿着衣服去當作零用。那裏還安身得住。並且朱甫全執袴氣習。揮霍慣了。此刻窮得一錢沒有。又要受館主的氣。那對吉田身上的風情自然大減。吉田見朱甫全冷水冰的。更是一刻難留。便日日吵着要離婚。朱甫全也覺養他不起。不如離了的乾淨。祇是離婚須給他點錢。却從何處籌辦哩。如是假造了封家信說。下月定匯五百元來。哄着朱鐘到塚本處借二百元高利貸。人急智生自然要騙起朋友來朱鐘素來狡猾。久知甫全老實。萬不料到有假甫全。既得了錢。將吉田退了。即想逃回國去。因他在日本大學繳了幾年學費。沒有得文憑。想弄手脚。得張文憑回去。好誇耀鄉里。故遲延了許久。才辦妥。朱正章父女進江戶川館的時候。他正在經營中。漸漸塚本的期限已到。他恐朱鐘到東京來。催故寫了封家款。已到的信。穩住他。至今日早。諸事皆妥。才坐火車跑了。朱正章父子既發見了朱甫全逃走的證據。正沒作理會處。館主已經知道。忙跑了來問朱鐘要錢。把他兩父子急得哭不是。笑不是。相對呆了一會。朱鐘才望着館主說道。我萬不料朱甫全能如此害人。你從前不去引誘着害他。今日也害不着。你只算是自害自。也可算得現世現報。他既經逃走。尊處的賬是我擔保。我決不抵賴。祇是百多塊錢。倉卒間我斷辦不出。說不得須大家吃點虧。等我慢慢設法償還。好和歹你不落空就是他這一走。我的損失在五百元以上。想你也罷替我原諒。館主道。既承先生的情擔保。他走與不走。於我原沒有甚麼關係。他就明說要走。我也不能阻攔他。我們做生意的人。那有許多本錢放空。他自去年十月起。就沒有拿過一錢。不是看着先生情面。誰肯給他

再住下去。東京棧房的規矩。先生是知道的。欠賬至三個月。館主是可以告警察。將本人行李收押。本人討保出館的。雖間有欠至五六個月。或一年的。那在賓主感情上說話。那位朱先生的賬。至今日已整整的七個月。還有他那夫人住了四個月。總算起來。十一個多月。已近兩百塊錢。我們做小生意的人。要算宗大進款。先生既肯和他擔保。必有把握。祇一句好和歹。不落的。這樣不負責任的話。恐怕說不過去。朱鏡聽館主的話。來得鋒利。越逼越緊。便定了個主意。從容不迫的說道。你所說的誠然不錯。但這事。你也不能不分擔些過失。我那做保的時候。情形大約你也應該記得。是不是朱甫全夫婦兩個已住了四個月。無錢償還。你不肯開飯。他才挽我出來做保。哩。館主道是朱鐘道。然則前四個月是誰替他們做保。你才肯給他們住的。哩。何以你那時不告警察。收押他的行李。而肯要我做保。仍任他接續住下去。哩。依你方才說是看我薄面。你要知道我的薄面。發生效力在四個月。以後四個月以前。不待說不是看我的薄面。既四個月以前。不是看我的薄面。則是你自己作主。由他們住的。既是你自己作主。由他們住的。他們沒有錢。你就不能怪別人。呢。你平心說。設當日我竟不做保。你看朱甫全的情形。可能設法還你的錢。嗎。依你方才說。告警察收押行李。你說朱甫全有多少行李。他值錢的衣服。久已抽當得乾淨。你將他幾口不值錢的箱子。收押了有何用處。又依你方才說。本人討保出館。設當日朱甫全說無保人。可討。你能將他怎麼樣。哩。並且你這話也未免說得太欺人了。你日本那有不經訴訟。可以破產的法律。且既經破產。安有再討保人之理。難道破產不足。還要討保還錢嗎。但是於今朱甫全既經逃走。我又不能抵賴你的錢。也不必和你說這些無用的法律。不過說起來。你我都是眼睛。不認得人。應大家分擔。不是才

對你安能因我做了保，即逼着我錢哩。你知道這火食賤，縱提起訴訟，也不能逼着保人要錢的嗎？這比不得借錢使用，還有連帶的關係。館主不待朱鐘說完，即辯道：先生這話，祇說得好聽，既不能問保人要錢，則要保人做甚麼？先生當日做保寫證書的時候，是存心負種甚麼責任來的？敵國誠沒有不經訴訟破產的法律，難道貴國有不負責任的保人嗎？朱鐘聽了，怒道：你這話無禮，我何時說我不負責任？你既是這般說，我且問你：你能教我負何等責任？我不過因數太多，一時湊拼不出，故要求你慢慢的償還。你既如此桀驁，且待你訴訟結果，再說說完起身要走。館主見朱鐘態度轉硬，祇得賠不是，說道：我何嘗桀驁？不過小店太窮，為數又太大，想先生從速償還的意思，先生說慢慢的償還，也須有個期限，不然，慢到何時是了呢？朱鐘道：這倒不錯，祇是我此刻不能和你定期限，須等我寫信到朱甫全家中去，看怎生回答。再來和你定期。你安心等候着就是。館主的意思，本祇要有了下落，就沒得話說，自出去了。朱正章同朱鐘回到自己房內，恨不得追上朱甫全，將他一口吃了。天氣已到了十二點鐘，祇索安歇。朱正章一個人在被內恨一會，把兒子罵一會，鬧得一晚不曾睡好。次日清早起來，即罵着朱鐘去與塚本交涉。朱鐘出門時，又趕着囑咐道：如塚本決意要扣時，也不必和他爭論，祇將二十多塊錢拿回，就是等我設法來彌補。薰兒的學堂，此後也不要進了一月，也省得幾塊錢。你那鬼婆子聽我說了以後，極力簡省，每月須節出十元，給我替你管着。大宗款子丟了，只得從小處盤算，是有錢的，儘聽人打運。這裏我也不能久住，仍舊搬回千葉去，食用一切，都便宜些。朱鐘見他站在門口，儘說懶得久聽，就走了。朱正章見兒子已去，回身走到成連生房內，和成連生閒談破悶，不知朱正章閒談了些甚麼，且俟下章再寫。

第七章 兩首新詩禍生不測 一篇快論功敗垂成

話說朱正章送朱鐘出去之後，回身走到成連生房內，尋成連生閒談破悶，談了一會。朱正章說道：我將小女帶到日本來，原想等他求點學。不料無端的生出這樣事來。去了我幾百塊錢，那裏還有多錢可給他讀書呢。這館子裏的交涉不妥，我又不能帶他回去，不回去，又不上課，這光陰豈不白遭蹋了。他小時候的中國書也還讀得有點清白氣，打油詩也可胡謔幾句。小兒常說老兄博學志誠，只怕是大鑿說裏面的實志誠上課的時間又有限，我的意思想求老兄每日隨便指點他幾點鐘，把中國文理弄清楚，也是好事。不知老兄肯不嫌愚魯，賜教一二否。成連生聽了大喜。總頭發口而來如何不喜笑道：世伯的話真有趣，怎以博學二字，獎起小姪來。世妹名媛獨步家學淵源，小姪何人，怎敢以嫫母而修西施之容，俗子而飾宋朝之美，非特不能增光，且虞減色。出口成章是個東京詩社裏的詩人口吻朱正章哈哈大笑道：太謙了。太謙了。小女不過略識之無，祇稍出老兄餘緒，就飲滿而去了。凡人沒有不喜恭維的，就中文人尤甚。况成連生正在日思聯絡他們父女，好圖便行事的時候，聽了這樣話，那得不心花怒發，登時搖頭晃腦的說道：論文章小姪實無根底，至於詩，則曾受知於易實甫、王壬秋諸老前輩，都是一般實歷詳說的女才，自然有這種種背出於藍的私淑弟子在國內不敢自誇留學生，中自信不肯多讓。世妹若肯學詩時，小姪勉做識途老馬，就是朱正章笑着謝了出來。朱鐘已經回了，說家本萬不肯將錢補足，和他辯論了一會，仍是無效。祇得將二十二元四角錢拿了回來，說着交與朱正章。朱正章點頭收了，也不說甚麼，祇要朱鐘回去，急將碟子退了，寫信將甫全家去討賬，看他如何回答。朱鐘答應着去了。第二日，蕙兒就到成連生房裏上詩課。上了幾日，蕙兒很覺有點心得。一日，講到做詠物的詩，連生說道：做詩第

一是選題。二是立意。第三才是餽詞。題目不好，就有李杜韓孟，也做不出好詩來。立意不新鮮，縱有詞藻，亦同嚼蠟。詠物宜有寄托，直說無味。寄托愈深遠愈好。一首五絕，一首七絕，雖不過二十字的二十八字，須能說到天邊，收到本意。多讀古人的詩，細心領畧他的擒縱開合法，自能落筆不板。即如現在房中所擺的水仙，觸着我詩興發了，要做兩首詩詠他，也得有個寄托在內。我且胡亂寫兩首七絕你看，說着提筆就寫道：

隔座香生識面初，嫋嫋仙骨畫難如。通誠欲托微波語，好待蓮開共隱居。

蘭擬幽香雪作神，洛妃端合認前身。淩波不耐風霜冷，來占人間一室春。

寫完，遞與蕙兒看。蕙兒看了，知道成連生有意打動他，當下觸動了那日在牛乳店內的事，不覺紅了臉。成連生也斜着兩眼，望着蕙兒的臉，半晌笑說道：試問卿於意云何？蕙兒祇低頭，手弄衣角，一聲不言語。成連生慢慢移了擺去，一手抱過蕙兒的頸，親嘴。蕙兒欲待撐拒，已來不及，又不好意思，喊叫。成連生偃着臉，將蕙兒放倒，不問他肯與不肯，更替他褪了褲頭，強塞進去。正待深入，門開處，朱正章走了進來，嚇得成連生披錦整纜，不迭。蕙兒見被父親撞破了，羞得掩面伏身而哭。朱正章隨手把門關了，滿面怒容的冷笑了一聲，指着成連生道：我把你當個人，以弱女見托，你竟這樣的欺起老夫來了。說時，見了桌上的詩，忙取在手中看了道：難為你教得好詩。你這樣人面獸心的東西，老夫決不饒你，拚着丟醜，和你到公使館去。國家一年費幾百塊錢，送你這樣沒廉恥的學生，在老夫手裏，却放你不過，說完，也不理蕙兒，揣了詩就走。成連生驚魂稍定，見朱正章揣着詩要走，忙扯住跪着說道：求老伯伯饒了小姪這一，次。朱正章把手一摔，哼道：混帳東西，誰是你的老伯伯？我的兒子瞎了眼，交

第七章 兩首新詩禍生不測 一篇快論功敗垂成

了、你、這、種、禽、獸、誰、要、你、做、小、姪、這、樣、事、也、可、以、饒、你、除、非、老、夫、不、做、人、了、成、連、生、扯、着、苦、求、道、小、姪、一、時、失、脚、任、老、伯、要、如、何、處、罰、小、姪、決、不、敢、違、抗、祇、求、不、到、公、使、館、去、去、了、不、獨、於、小、姪、的、名、譽、有、礙、小、姪、家、中、貧、寒、非、公、費、決、不、能、在、日、本、留、學、於、今、距、畢、業、期、還、有、兩、年、萬、望、老、伯、成、全、小、姪、一、生、的、學、業、任、如、何、受、罰、都、是、感、激、不、盡、的、並、且、因、小、姪、壞、了、世、妹、的、名、譽、小、姪、寧、死、也、不、願、老、伯、縱、不、為、小、姪、計、也、不、為、世、妹、地、座、朱、正、章、道、既、這、般、說、法、老、夫、就、曲、全、你、罷、得、風、便、轉、朱、正、章、真、是、敲、竹、杠、的、好、手 你、自、己、說、願、如、何、受、罰、成、連、生、低、頭、半、胸、道、願、罰、兩、月、學、費、作、世、妹、將、來、擇、婿、備、奩、之、資、朱、正、章、嘆、了、一、聲、道、老、夫、替、人、家、賠、錢、也、不、知、賠、過、了、多、少、早、想、到、本、本、處、扣、去、的、二、百、四、十、元、了 誰、希、罕、你、這、幾、十、塊、錢、來、你、祇、願、這、樣、受、罰、老、夫、無、商、量、之、餘、地、成、連、生、道、在、老、伯、的、意、思、待、怎、樣、還、求、老、伯、明、示、祇、要、小、姪、做、得、到、無、不、如、命、朱、正、章、道、你、不、求、私、休、老、夫、沒、有、話、說、既、求、私、休、就、得、依、老、夫、的、條、件、第、一、你、須、寫、個、強、姦、字、樣、給、我、第、二、罰、你、一、年、學、費、一、年、學、費、四、百、元、是、失、之、於、朱、甫、全、而、得、之、於、成、連、生、也、況、又、多、得、百、數、十、元、利、息、真、好、買、易、情、只、有、一、個、女、孩、兒、與、我、女、作、遮、羞、錢、這、兩、個、條、件、依、與、不、依、隨、你 成、連、生、道、小、姪、何、敢、不、依、祇、懇、老、伯、畧、放、輕、些、第、一、條、實、不、如、老、伯、所、云、求、老、伯、明、見、寫、個、偷、情、不、遂、字、樣、罷、朱、正、章、想、了、一、想、道、也、罷、第、二、條、呢、成、連、生、道、第、二、條、總、求、老、世、伯、格、外、成、全、念、小、姪、貧、寒、做、一、百、元、罷、朱、正、章、搖、頭、道、差、遠、了、這、一、條、萬、不、能、多、減、至、少、也、得、二、百、五、十、元、當、然、有、此、數、目 蕙、兒、正、羞、得、恨、無、地、縫、可、入、見、他、們、乃、如、做、生、意、一、般、的、講、起、價、來、氣、忿、得、掩、面、回、房、擁、着、被、睡、去、了、可、憐、朱、正、章、見、蕙、兒、已、走、也、起、身、道、老、夫、說、的、數、目、你、依、得、就、罷、不、依、就、怪、不、得、老、夫、呢、你、快、些、定、奪、成、連、生、到、了、這、時、想、不、應、允、又、恐、事、情、決、裂、祇、得、答、應、了、朱、正、章、見、他、已、經、應、了、說、道、你、既、答、應、了、此、刻、就、將、字、寫、好、給、我、錢、限、你、三、日、內、交、齊、此、時、有、多、少、即、交、出、多、少、成、連、生、道、

三日期限太促，恐怕籌辦不出，須求老世伯寬限。說了一會，議作一禮拜之內交齊。當下成連生寫了字樣，篋箱篋篋的湊了三十塊錢，並交與朱正章。朱正章收了，自回房去。成連生一個人坐在房裏，說不盡那懊悔的情形。悔了一會，將事情的前後左右想了一會，陡覺得這事彷彿像儼人跳，心中一着疑，便越想越像起來。幸喜錢還去得不多，想趕急設法抵賴。奈他剛受了大驚恐的人，心中又正在着急，那裏得有好計較。不知怎的一縷心思，忽觸到了他那同鄉風月場中老手烟花隊裏班頭的周撰身上，便如危舟遇岸，不覺大喜起來。原來成連生與周撰同鄉多年相識，祇因周撰平日過於逍遙，成連生不願與他親密。然見他替人設了幾回策，知道他其個心靈手敏，能說能行的少年。這事正用得他着。登時換了衣服，到大方館來。此時周撰正在房內和松子戲謔。見下女拿着成連生的名片進來，周撰吃驚道：「這位名士怎的，不去做詩，倒會起我來了。知道他必有事故，決不會來閒坐。」忙叫下女請進來。松子問道：「甚麼人？」我見面不要緊，周撰想了想道：「不要緊，說時成連生已進來。」周撰見他穿着日本大學的制服，手中拿着制帽，面色青黃不定。周撰忙起身接了，送了個墊子，請他坐。隨指着松子說道：「這是我新妍識的小妾。松子知道是爲他紹介，便對成連生叩了個頭。周撰回頭向松子說道：「這位先生姓成，是我的同鄉，很是個有學問的。」成連生祇得用日語對松子謙了幾句。松子恭恭敬敬的送了杯茶。成連生見周撰這般待遇，倒沒了主意，不好開口。周撰見他說話沒有倫次，無異苦塊昏迷以爲他家中出了事故，便問近來接了家報，沒有成連生道。前禮拜舍妹有信來了。周撰道：「伯父伯母想都納福。成連生也答了均，幸安好。」周撰摸不着頭腦，不便再問。兩下默然對坐了一會。成連生到底忍耐不住，望着周撰道：「先我有件事想告訴你，求你設法。」

言之實在靚顏。望你靚平日交情。嚴守秘密。我才好說。周撰正色道。連生這話太見外了。我又不蠢。怎肯將不能對人說的話去對人說哩。你有事祇管放心說。就是成連生遂將事情始末一字不瞞的說了。並說事後自己如何起疑。如何想不出對付的方法。才來問計。周撰低頭靜心聽他到完了。始擡頭望着成連生嘆了口氣道。好事已被你弄壞了。現已是無可挽回了。成連生也嘆道。我也是翻悔不該寫那字據給他。使他有丁證據。難於抵賴。故特請你代籌方法呢。周撰搖頭道。不是。不是。那字據要甚麼緊。成連生道。那麼千錯萬錯就是在那兩首詩了。周撰也搖頭道。不是。成連生道。都不是。是甚麼。周撰道。事情不要緊。倒把我氣死了。這事若遇了我。就請那老殺才有的。是氣。你既要和女人偷情。爲何這般膽小。一被人撞破。就嚇得那們樣的一籌莫展。真是好笑。你還要仔細提防着。害淋病呢。成連生面紅耳赤的道。你這話祇在這裏說罷了。你又不曾見當時的情形。一味苛責人。若遇了你。便怎麼樣。周撰知道自己的話說得過重。便慢慢的說道。連生。你不要說我是苛責你。凡做一事項。須要想到這事的結果。成便怎樣。敗便怎樣。想定了。去做。中間縱出了變故。因利害已計得清楚。便不至錯愕。失據。即將你這事論起來。姑無論他是否僇人。跳與是實心。在你這裏學詩。祇要與那蕙兒確是相與。目成了。就祇計這事。倘被何人知道。拿着了。爲最不得了。心中一計算。就曉得別人都不要緊。只怕他丈夫拿着。那蕙兒既沒有丈夫。即壞了事。也沒有大亂子。鬧出來。何以不怕他父親拿着哩。這道理很容易明白。因事情鬧了出來。同一出醜。而你出醜關係小。他出醜關係大。那蕙兒有婆家。沒婆家。雖不知道。然總之有無都有大關係。你一個男子。漢有甚麼相干。認真說起來。不過一時。理不勝欲。他豈敢認真到公使館去。弄掉你的公費。並且我問你。他到公使館

去當如何啓齒。難道自家揭出醜，給人家笑話不成。縱他自家不要臉，他平日又不是個糊塗蟲，獨不想將你的公費弄掉了。與他有甚麼好處。他的女兒左右是要給人家睡的。有甚麼傷心。值得如此小題大做。至於丈夫則真是可怕呢。然都時時有那不可思議丈夫帶馬的事呢。你當時若將這點認清了。甚麼事都沒有。還要開那老殺才的教訓。說他不知迴避。世界上豈有拿着女兒做僱人跳可以訛錢的。在中國猶可說。橫豎不講法律。可以行。豈將男子細着辱打。逼他的錢。剝他的衣。男子出去自然不敢開口。在日本豈可幹這種事。詐欺取財的罪。他可擔受得住嗎。在鄉裏猶可說。竟敢在東京。又是住人最多的旅館內。幹出這樣事來。偏又遇着你這書獃子。真是又好笑又好氣。我看那老殺才是利令智昏。你就算是色迷心竅也。好三十塊錢學個乖。不然你這樣真讀書人。祇會做詩讀文章。也就不得了。成連生聽了周撰這一大篇的議論。好似背書的一般。洋洋洒洒。心中也覺得是入情入理的話。倒佩服起周撰來。祇是聽了三十塊錢學個乖的話。疑心周撰沒有聽得事情原尾清楚。便說道。你的話雖不錯。但都是議論。已往之事。至當如何對付之法。我所亟欲研究的。仍是一字都沒有到題。聽你三十塊錢學個乖的話。可知你事情原尾。尙沒有聽清。我當時求和所承諾的條件。是二百五十元。不過祇現交了三十元。並不是祇三十元了事呢。於今所要研究的。就是對於這二百二十元當怎生抵賴呢。周撰大笑道。你這老先生。真是不得清楚。我說了這們久。還是什麼二百二十塊錢。要研究如何抵賴。我直截說給你聽。不是爲你自己的名譽有關。怕不告下他。詐欺取財的罪名呢。這種東西也可容他。在日本久留嗎。他的歷史。我不知道。等我調查明白了。放把陰火。就要趕起他滾蛋。你於今回去。絕不要理他。等他逼着你要錢的時候。你就來叫我同

去。我自有好話打發他。成連生聽了，異常歡喜。心中感激，周撰到了十分。周撰見事情已議妥，便笑問道：「那蕙兒容貌到底怎樣？你這般傾心他，想必有幾分動人之姿。」成連生忸忸着臉道：「你橫豎到我館裏來，免不了要看見的。何必問哩？我始終不信他，會和那老殺才一氣做鬼。」周撰道：「這却不能亂猜，不過依你所說的情形揣度，則可疑之處也有可信之處。也有於今且不要管他，等我調查他的歷史。自然有個水落石出的時候。」成連生點頭道：「你說放一把陰火趕他們滾蛋，不知你這陰火將怎麼個放法？」周撰笑道：「這事不難，祇是於今不必說破。將來教你快心，就是成連生不便追問。兩下又談了一會。成連生才告辭回去，不知成連生回館事情究竟如何了。結俟下章再寫。」

第八章 野鴛鴦無端受辱 大馬鹿到處揮金

話說周撰送了成連生去後，正想出外順便打聽朱正章的歷史，才走到門口，祇見鄭紹畋笑嘻嘻的走了來。周撰即迎着問道：「你有了甚麼喜事？這樣眉花眼笑的？」鄭紹畋一邊邀周撰回房，一邊說道：「我聽了件新鮮事，特來說給你聽。」周撰聽了，笑着同鄭紹畋回到房內。松子迎着鄭紹畋笑道：「鄭先生，你終日忙些甚麼？祇見你在外面跑。」鄭紹畋笑道：「你說我忙些甚麼？誰像你兩口子鎮日鎮夜的廝守着，半步也捨不得離開呢？我又沒有老婆，不在外面跑，坐在家裏幹甚麼？求你紹介，你又推三阻四的，不怕等死人。」松子笑道：「你不要着急，現在已有點門路了。祇看你運氣何如？我儘竭力為你拉攏，就是鄭紹畋忙問是怎樣個人兒。」松子笑道：「如成了功，必能給你個滿足。不成功，說也沒用。」周撰插嘴對鄭紹畋道：「且不要聽他的，等成了功，再說不遲。」你聽了甚麼新鮮事件，快說來。

聽聽鄭紹政自己斟了杯茶喝了。說道：我從前不是對你說過那夏瞎子和黃夫人相好的事嗎？這新鮮事便是出在他們兩人身上說起來他們兩人本也太不拘形迹了無明無夜的鬼混得如火一般熱。全忘記了自己一個是有夫之婦一個是有婦之夫。比那明媒正娶的夫婦還要親熱幾倍弄得滿館子的人都看不上眼。前幾日不知是那位嘴快的望着夏瞎子說道：你們要幹這樣沒行止的事也須斂跡些何必顯本事似的定要把中國男女學生的臉都丟盡呢。本來是喜門到外國丟臉來的你說夏瞎子豈是肯饒人的聽了那人的話登時大怒大罵問那人要證據說那人無端毀壞人名譽指手畫腳要打那人的耳刮子幸得滿館子的人勸了公憤都出來幫着那人說話才將夏瞎子的威風挫了下去。那人受了夏瞎子一頓辱罵不服這口氣便每晚十二點鐘的時候起來偵探也是夏瞎子合當有災。昨晚竟被那人拿着了更有一層好笑。那人發見了的時候並不驚動他們悄悄將滿館子的人都推醒了才輕輕到黃夫人房內他們兩人尙兀自交頸疊股的睡在被內沒有醒進房的人從被內亦條條的將夏瞎子拖了出來不由分說的每人進貢了幾下打得夏瞎子抱頭陪禮求饒黃夫人從夢中驚醒見人多兇猛深恐打壞了夏瞎子又怕他們將自己也拖出來忙緊緊的撲住被窩放哀聲替夏瞎子求饒衆人真要有動手將黃夫人也拖出來打的幸得兩個老成的人攔住道他一丝不掛的拖出來不雅相饒了他罷衆人聽了有理也不管夏瞎子一闕各散歸房睡去了。夏瞎子見衆人已去扒了起來披了衣服黃夫人見他已被打得頭青眼腫雖則心痛也不敢再拖他進被忙催他快回自己的房去。夏瞎子一個人回房哭了一夜。今日早起無顏再住匆匆的搬到岡村館去了。你看這事新鮮不新鮮呢。周撰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這不見機的蠢才。

應該教他吃點眼前虧。使他知道偷情不是容易事。不知那黃夫人也搬了沒有。鄭紹敏道：聽說他沒有錢。搬不動。周撰笑道：你何必必要松子紹介日本女人哩。就去接夏瞎子的手。不好嗎。趁這機會。我倒可為你設法。鄭紹敏搖首道：這事太蹊蹺。我不敢承乏。他與夏瞎子雖說是暫時分開了。終是逼於外患。不得不爾。骨子裏必仍是藕斷絲連的。並且夏瞎子爲他。挨了這一頓打。他又躲避危難的替夏瞎子求饒。倒成了個共過患難的相好。以後必更加親熱。我又是個不慣偷情的。此刻雖仗你的神通。弄到了手。將來無窮的禍害。你不能跟着我做護身符。你看我。可是夏瞎子的對手。老實人幹老實事。免討煩惱。還是要松子紹介的妥當。周撰點首笑道：倒看你不出。竟能想到這一層。我以為你笨。令智昏。故意說着試試。你就託我去辦。也不見得便辦得來。不過有可乘之機罷了。我於今要打聽一個人。說給你聽。請你替我留留神。現今住在江戶川館的一個江蘇人。叫朱正章。帶了個女子。有二十來歲。他對人說是他的女兒。他有個兒子。在千葉醫學校。名字叫朱鐘。你若有江蘇的朋友。你就去探探這朱正章的來歷。我方才是爲這事要出去。恰好你來了。就請你替我留留神。鄭紹敏道：打聽是不難。祇是要找了他的同鄉。才問得出底蘊。我江蘇倒沒有熟人。等我去轉託一個人。或者有些門路。說完。又和松子說笑了一會。才別了周撰出來。順便走到一橋黃文漢家。黃文漢一見面。即指着鄭紹敏笑罵道：你這不中用的蠢才。怎的奸滑到這步田地。祇知圖自己脫身。就不顧人家利害。你這樣臨難苟免的人。倒教我。不敢和你深交。了。鄭紹敏道：你這就錯怪我了。那時我要不先走了。反使你絆手碍脚的。不好處置。那兩個小鬼。況且我又沒帶錢。可以清料理賬。黃文漢笑道：倒虧你掩飾得乾淨。你既沒有帶錢。難道是邀我去白嫖嗎。我最恨的就是你這種老

實人不知道安分。逢人搗鬼。鄭紹敏紅了臉笑道：「那日到底怎生個了結的？黃文漢哼了聲道：「有什麼了結？難道紅口白牙吃了東西，好意思不給錢嗎？說不得我認晦氣，弄掉幾個罷了。」鄭紹敏拍手笑道：「何如呢？我暗地叫你不去，你還不肯信呢？我知道他們是不懷好意，故偷身跑了。」黃文漢嗤的笑了一聲，也不說明，祇問鄭紹敏來有甚麼事。鄭紹敏道：「那日被兩個小鬼搗了我們的興，今日我想再和你去看看，那小女子還生得不錯。」黃文漢道：「那地方不好再去了。」鄭紹敏問怎麼。黃文漢才將那日鄭紹敏走後的事說了道：「不是我膽怯，和人鬧事，也要費精神。你要有錢，我帶你到京橋萬花樓去吃料理。那料理店內有個下女，叫雪子，生得十分妖嬈，且能喝酒，搗中國拳。留學生帶上手的不少，你去若弄上了，也不枉在日本嫖了幾年。」鄭紹敏聽了，心中歡喜，祇愁要得錢多，便問黃文漢要帶多少錢去。黃文漢道：「祇五六塊錢夠了。」鄭紹敏道：「這樣我們就去罷。」黃文漢起身道：「天氣太熱，我不換洋服，就穿和服去。下月放了暑假，我想去箱根避暑。」鄭紹敏道：「你一個人去嗎？」黃文漢一面繫帶子，一面答道：「我想穿草鞋，背包，走路去，恐沒人敢和我走這遠的路。」鄭紹敏道：「走路便宜些，祇是箱根的旅館很貴，你預備了多少錢去？」黃文漢笑道：「你以為我沒有錢麼？這旅費我早已預備好了。走路並不是圖便宜，沿途可以看看風景，說着二人同出門，到神保町坐電車，至尾張町下車，轉左彎不上百步，鄭紹敏即見一棟高大洋房子，掛着中國料理萬花樓的招牌。二人同走了進去，就在第二層樓上，揀了間朝南的房間坐下。原來這萬花樓是廣東人姓陳的開的，現已歸日本人規模十分宏大，三層樓，有數十間房子，陳設都煥麗，更有一層為別家酒席館所不及的，就是每間房派定了一個下女伺候，免得要使喚時，拍手按鈴種種手續，並且他那裏請的下女，沒有二十歲以

上的都是揀那眉目端正體態風騷得人意見的就中黃文漢所說的那雪子更是出類拔萃還有一層好笑說了出來大約看官們也不相信那怕一個尋常下女在別家酒席館內客人見了都不說好的一到了萬花樓便分外鮮艷起來從前看過這尋常下女的客人到了這時候沒有不驚奇道異都以爲萬花樓有美顏術其實那是萬花樓有甚麼美顏術大凡一個人的容貌衣服房屋美惡要增減人一半眼色除絕色不在此例中人之姿沒有不因此爲轉移的看官們不信祇看那些養尊處優的仕宦一出門便前扶後擁旁邊人見了覺得一個個都是了不得的威嚴了不得的體面殊不知若將他放在乞兒裏面也得一般的駝肩聳背鳩形鵠面和乞兒不差甚麼萬花樓的下女就是這樣的一個反比例閒話休煩黃文漢本是帶着鄭紹收來看那雪子上樓的時候便聽得一間房內是雪子的聲音和客人搗拳便對鄭紹收道雪子在對面房裏陪客一時間恐不得來正說着祇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下女笑嘻嘻的掀簾子走了進來黃文漢看那下女腰肢纖小一副白淨淨的面皮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從從容容對二人行了個禮黃文漢拉了他的手問道你是何時才來的怎的我沒有見過你你叫甚麼名字下女笑答道我才來了兩個禮拜說着將壁上的菜單取下來放在桌上正待轉身出去泡茶黃文漢叫住問道怎的我問你的名字你不答應就走下女轉身用袖子掩住口笑着望了黃文漢不說黃文漢見他嬌憨得有趣便起身拉了他的手道你怎麼連名字都不肯說下女笑道你試猜猜看可猜得着黃文漢真個春子菊子鈴子的亂猜了一會下女祇笑着搖頭鄭紹收看着高興便說道你說了罷他那裏會猜得着下女才低聲說道我叫小菊黃文漢聽了大笑道到底被我猜着了了一個字你日本女人的名字就祇有幾十個字轉着

的叫喚沒有甚麼不同的。你這菊字上加個小字，就算是很新奇的了。說完鬆了手。小菊出去泡茶。鄭紹岐望着黃文漢說道：實在是名不虛傳。萬花樓的下女與別家到底不同。黃文漢道：這個不過可以敷衍罷了。那裏趕得上那雪子的態度。說着，小菊已端了兩杯茶並紙筆進來。二人點了菜，便擁着小菊慢慢的吃喝起來。二人進來的時候，是五點多鐘。選吃到上燈的時分，那邊吃酒的客人還沒有走。黃文漢即問小菊道：對門房裏的客人，來了多久了。小菊道：一點鐘的時候便來了。一同有四個人。昨日也在這裏吃了一下午。到九點多鐘才去。我聽得雪子說，有個姓張的先生，鬧得不得了。手杖是牙骨的，眼鏡是白金的，吃了二十多塊錢的酒菜，還賞了雪子五塊錢才去。今日大約又得幾十塊錢才够。也不知他們這樣整日的吃，是甚麼意思。黃文漢聽了，沈吟道：那先生懂日本話麼？是個怎麼樣的人兒。小菊道：日本話說得不好，身體很胖，穿的是禮服。黃文漢點頭笑向鄭紹岐道：我知道了。那位馬鹿（日語中國罵蠢才之意）是你的貴同鄉。名張仲，字孝友。來日本不到兩年，冤枉錢也不知花多少。鄭紹岐道：我早聽人說過。黃文漢道：既是在這裏，上了雪子，你的事就十九無望了。鄭紹岐嘆了口氣道：你空有了個會嫖的名聲，原來也一般的拚有錢的。不過我從此決不信你們這些講嫖經的。講起來，好像日本女人就是你們布袋裏的烏龜，要那個就是那個，認真起來，倒不如那初到日本的亂碰，還往往碰着了好的。同你這老嫖客，花錢費力的，到這裏來，你還聽了他搭拳的聲音。我是連影子也沒有夢見。雪子之對於拉皮條客人真有此種善處

黃文漢點頭笑道：也難怪你抱怨。你既這般着急，好歹等你見了佛面才去。他肯施捨，不肯施捨，就要看你的緣法了。鄭紹岐無法，祇得耐性兒等着。於今且趁這當兒，將鄭紹岐的同鄉張孝友的歷史表說一番。這張孝友家

中有十多萬產業。兄弟二人。哥子在前清時捐了個候補同知。在安徽候補。孝友生成了一副公子性情。本來少爺下無用的見哥子雖說是在外面做官。一年到頭。非特不能賺一個錢進屋。倒得花掉家中幾千銀子。他暗想。祖上公子是天的別名。見哥子雖說是在外面做官。一年到頭。非特不能賺一個錢進屋。倒得花掉家中幾千銀子。他暗想。祖上留下來的產業。原該兄弟平分。於今哥子除捐官所費的錢不計外。每年還要幾千銀子的巴結費。心中不由的不服起來。到宣統三年。便也携了幾千銀子跑到日本來。他初來的志願。不過想用掉幾個錢。消消胸中的積鬱。故也不打算進學校。恐怕上課耽擱了光陰。及來了兩三個月。見同住的及同鄉的不上課的。倒十有七八。他心中便疑惑起來。暗揣道。難道他們也都和我一樣。不是來留學的嗎。為何又多半穿着學校裏的制服。哩想了一會。兀自想不出這個道理來。過了幾天。才問了個清楚。始知道凡私立的大學。都不必上課的。不過試驗的時候。高興的自己去應。應卯不高興。便出點錢請人家去代混。幾回發了榜。領文憑罷了。他又仔細問得了文憑的好處。便有人對他說了。這張文憑將來享高官厚祿。蓄俊美姬都是在這上頭發生效力。說得比張天師的符還要靈驗。文憑用途不過爾爾。留學生高顧也不過爾爾。他心中羨慕起來。不覺動了個撈文憑將來回去與哥子爭前程之念。祇是恐怕自己的資格不合說了出來。人家大為笑話。後來才知道不獨不限資格。且不必實有其人。祇要有錢報名繳學費。便得。張孝友有的就是錢。幫開的又樂為之用。不到幾日。在日本大學校報了個二年級的名。他也做了套制服。制帽。有時穿戴起來。誰能說他不是日本大學校的學生。其實他並不知道日本大學校坐落何方。祇每日同看一班幫開的花天酒地。無所不為。民國成立的時候。他也捨不得回去。其時他哥子丟了官。寫信來叫他回國。他回信說。日本求學真難。須晝夜不輟的研究。回國耽擱了難補習。說得好聽之至。可憐中國的錢卻就這樣一班東四送給外國人豈不冤哉枉也。昏昏沈沈的

意鬧到元年五月更結識了一班情投合意的闊少。每日打成一團商議如何鬧。日本有個最著名的藝妓在東京橋區名萬龍。日本人有兩句口白。吃酒要吃正宗（日本名酒）嫖妓須嫖萬龍。這萬龍色藝高到絕處。身價也高到絕處。非王孫公子。休想問津。張孝友初來的時候。雖聞萬龍的名。祇是單絲不成線。日本話又不曾說。故也不存心染指。於今有了幫手。便有意兒攀高了。這些幫手是誰呢。一個是江西的歐陽成。一個是江西的王甫。察一個是廣東的陳志林。這三個人都是揮金如土。愛色若命。手中又都呼應得來。於是四人結了個團體。每人預備了五百塊錢。在京橋一帶各顯神通。想巴結萬龍。奈萬龍的身分越捧越高。且中國人在日本嫖藝妓的沒人出過大風頭。騙了藝妓的倒不少。因此沒有信用。可憐留學生連個嫖盜等妓女的信用也沒有張孝友他們雖排場很闊。自動車來自動車去。祇是爲役之日淺。較萬龍次一等的名妓。榮龍、京子之屬。雖放動了幾個。萬龍則費盡精神。僅蒙他應了兩遍局。昨日他們在萬花樓吃酒之後。到待合室（日本藝妓均在待合室接客。想嫖的到待合室可指名調來。業待合室者多係老妓）叫了幾個小有聞名的藝妓。睡了一夜。今晚想再去叫萬龍。懶得回家。故又在萬花樓吃酒。並不是看上了雪子。想打主意的。鬧到九點鐘各自去了。黃文漢同鄭紹敏二人已等得不耐煩。見他們去了。才歡歡喜喜的叫小菊去換雪子來。小菊去了一會。走來說道。雪子被那幾個客灌醉了。已睡了。動彈不得。黃鄭二人聽了無法。鄭紹敏半晌道。既雪子醉了。塘裏無魚蝦也貴。就弔這小菊罷。黃文漢點點頭。叫小菊再拿兩瓶酒來。拉着小菊大家吃。黃文漢乘着酒興。唱起日本歌來。日本女子。生性沒有不喜歡聽唱歌的。越是唱得淫靡。他越聽。黃漢文這些下等歌。記得最多。於今安心要挑動小菊。唱了又舞。舞了又唱。皮條客人不可少之本領小菊吃了幾

第九章 莽巡查欺人逢辣手 小淫賣無意遇瘟生

五十六

杯酒已有春意。再聽了這些歌。十五六歲的小女兒。有甚麼把持工夫。便眉梢眼角。露出無限風情。鄭紹敏乘機扯了他的手。問他家住在那裏。小菊說了。鄭紹敏又寫了自己的地方。塞在小菊懷裏。問何時可以到我家來。小菊答應了。有暇即來。鄭紹敏說。你來時。先寫個信給我。我好在家等你。小菊也點頭答應了。黃文漢見鄭紹敏已有了些意思。便也坐攏來。替鄭紹敏吹了會牛皮。皮條客人不可少之手續。三人正談得高興。忽然涼風颯颯。吹得窗戶皆鳴。一刻工夫。就下起雨來。五六月間的驟雨。一下即傾山倒海。二人等得雨住。已是十二點鐘了。雖借着下雨。與小菊多鬼混了些時間。爭奈中國酒席館非住夜之處。祇得會了賬。與小菊珍重了幾句出來。此時電車已是沒有了。不知二人怎生回神田。且俟下章再寫。

第九章 莽巡查欺人逢辣手 小淫賣無意遇瘟生

話說黃文漢同鄭紹敏從萬花樓出來。電車已是沒有了。街上滿街是水。黃文漢來的時候。因怕熱。穿的是和服。脚下穿了雙矮木屐。在水裏一步也不好走。忙問鄭紹敏手裏還剩了多少钱。鄭紹敏掏出錢包給黃文漢看。還不到三角錢。黃文漢道。這便怎麼了。東洋車也叫不成。同你這種鄙客人。真是氣人多帶一塊錢也好了。鄭紹敏道。你此時抱怨我也無益。幸喜雨已住了。說不得走回去罷。黃文漢道。不走走回去。難道站在這裏過夜不成。你看人家都睡得寂靜靜的了。等我把木屐提在手裏。打赤脚走罷。鄭紹敏道。那却使不得。人家雖通睡了。警察是不睡的。被他看見了。少不得要來囉哩。黃文漢冷笑了一聲道。怕不得許多。你要怕。就別同我走。免得臨陣脫逃。的倒壞我的事。一邊說。一邊把木屐脫了。提在手中。笑道。許久不打赤脚。倒好要子。你要怕。就慢些來說着。擡起

衣提起脚在水中劈拍劈拍的就走。鄧紹旼跟在後面道：「你是犯法的，不怕警察。我還怕什麼？終不成將我也帶到警察署去。」黃文漢道：「祇要你知道鬧出事來，與你無干就夠了。」閒話少說，不早了。走罷。二人一路向神田走走，不到半里路，即對面碰了一個警察。見黃文漢怪模怪樣的，便叫住問爲何這時分打赤脚在街上跑。黃文漢說了原故。那警察問黃文漢的姓名。黃文漢隨便說了個名字。警察知道是中國人，也不多說，就走開了。二人又走了多時，路上碰的警察也有問的，也有聽得他二人說中國話，不過問的，走了一點多鐘，才走到神田。那神田町的一個警察素來欺中國人，欺慣了的，見黃、鄧二人一路說笑而來，黃文漢因要到家了，心中高興，越顯精神，故意用脚踏得水拍拍的響。那警察那裏看得中國人在眼裏呢？便大聲喝道：「站住。」黃文漢見這警察兇惡，知道不免口舌陡然心生一計，反手將木屐的一把扭斷，從容不迫的走了。攆去滿面笑容的說道：「足下叫住我們，有何貴幹？」那警察氣忿的指着黃文漢的脚道：「你難道不知道法律嗎？怎麼敢公然打着赤脚在街上走？你們中國下等社會人打赤脚，沒有法律禁止。既到日本，受了文明教育，應該知道我日本的法律，不能由你在中國一樣的胡鬧。」黃文漢等他說完了，望着那警察的臉端詳了一會，道：「你幾時學了幾句法律？就居然開口也是法律，閉口也是法律，你就講法律也應該問問犯罪的原因呢？假使人家起了火逃火的，打雙赤脚跑出來，那時候你難道也能說他犯了罪嗎？」那警察怒道：「你家裏起了火嗎？你有什麼原因就有原因，因你的違警罪也不能免。你且說出原因來。」黃文漢將木屐望警察臉上一照，道：「你看這斷了紐子的木屐，請你穿給我，看警察望了一眼，這理由不能成立。」紐子雖斷了，你有修理的責任。黃文漢道：「我又不曾開木屐鋪，這早晚叫誰修理？」警察道：不

能修理。就應叫車子難道這早晚車子也沒有嗎？你分明是個刁頑東西。有意犯禁。黃文漢道：我有錢叫車子還待你說我從此處到家里還有里多路。你就借幾角錢給我叫車子回去免得又過了警察難說話。警察更怒道：你這東西說話毫無誠意。雖說無錢坐車你也應知道打赤腳在街上走爲法律上所不許可。何以見了我不先報告理由。直待我將你叫住你還要左右支吾哩。黃文漢道：我也因你這東西說話毫無敬意。故沒有好話和你說。你說我應先向你報告理由。我問你從京橋到這裏路上有多少警察。若一個個的去報告理由。祇怕報告到明天這時分還不得到家。你這種不懂事的警察。在我中國下等社會中。也沒有見過虧你還擊出那半瓶醋的法律來。說你這種態度莫說對外國人不可。就是對你日本人也不可。你今晚受了我的教訓以後對我們中國人宜格外恭敬些才對。雖然都是無賴口吻。然而卻是快人快語。那警察聽了那裏忍受的住呢。氣得伸手來拏黃文漢。黃文漢等他來得切近。手一起警察已跌進了交番室（崗棚）扒幾下扒了起來。拔出刀待砍黃文漢。見他拔出刀來。那容他有動手的工夫。一溜步早竄到他跟前。左手一把按住了他執刀的手腕。仰天打了個哈哈道：你拔刀嗎？你拔刀嗎？隨用右手在自己頸上拍了兩下。將頭伸在警察面前道：你有本事就砍你恐嚇誰來。你的本事就祇這樣嗎？那警察起初被黃文漢打倒的時候。氣得紅了眼。不計利害的拔出刀來。及聽黃文漢那個仰天哈哈如鴉鳴如豹吼。在那萬籟俱寂的時候。越顯得如青天霹靂。握刀的手被黃文漢一按便如中了鐵椎。那拔刀時的勇氣不知嚇往那兒去了。勇氣一退。猛覺得自己拔刀非法。想收回刀再說。那曉得握刀的手被黃文漢按住。如失了知覺。再也收不回來。祇聽得黃文漢說道：我佩服你文明國的警察了。刀是這般個用法。說完用右手把刀奪了。警察待

不肯不知不覺的已脫了手。黃文漢右手套了刀，左手即拖了警察的手，要走道。請帶我到警察署去領教。領教你們的文明警察。那警察那裏肯走呢？用左手抵住交番室的門框，死也不肯出來。鄭紹敏見黃文漢占優勝，已占到極點，即扯住黃文漢，道：饒了他罷。天氣不早，我們也要回去睡了。黃文漢才鬆了手。那左右的商人，於睡夢中被黃文漢一個哈哈驚醒了。接連聽得拔刀的話，都扒了起來開門探望。見警察拔出刀來，要砍人都嚇得不敢出頭。後來見黃文漢奪了警察的刀，又聽了是中國人，才一個個都圍了攔來，看新聞。黃文漢見有人來了，更逞精神，拏了那把刀，搖搖頭說道：險些兒不會被你砍着，砍着了還有命嗎？於今你還是怎樣？那警察見有人來了，不得不存身分，挺胸走了出來，道：你待怎樣？便怎樣。黃文漢冷笑了一聲，道：待同你到警察署去，祇是打掉你的飯碗，也可憐。並且天氣太晚，我也懶得鬧，饒了你這一次罷。將刀向警察面前一擡，道：拏去說罷。一手拉了鄭紹敏，頭也不回的就走。警察望着他，二人走遠了，才罵了一句痞子。以後教你知道我的利害，便了。那些看的人，見已無事，即如鳥獸散了。這晚鄭紹敏就在黃文漢家住了。次日早起，才想起周撰託他調查朱正章的事，忙對黃文漢說了。託他大家打聽。黃文漢道：說起這人來，我倒會聽人說過。他放高利貸的事，祇因與我沒有關係，不曾留心追問。你既要調查他，等我會了他的同鄉，問問就是。二人用過了早膳，鄭紹敏辭了出來，走神田警察署門口經過，祇見裏面站了幾個中國人，內中有一個穿中國衣服的。鄭紹敏認得是黃文漢的同鄉，叫劉越石，武昌起義的時候，他說立了功勞，在稽勳局領了許多的恩餉，又鑽了一名公費，掛銜到日本留學。同鄭紹敏一樣拜了黃文漢的門，所以彼此認識。鄭紹敏左右是沒事的人，見他同着幾人在警察署，知道必有事故，便站

在門外等他出來。想問問原委。等了一會。聽他們說着話出來了。鄭紹收便迎了上去。劉越石祇點頭就走。鄭紹收忙扯住問道。你們甚麼事從這裏出來。劉越石停了脚。正待要說。那三個中。一個極美的少年。回身走了。攏來。拉了劉越石一把。道。不說也罷了。劉越石即對鄭紹收笑了一笑道。沒要緊。改日告訴你罷。說完。被那少年拉着去了。鄭紹收心中好生納悶。想到大方館去。恐怕周撰還沒起來。忽然想起他那同學的張懷。多久沒有會面。不知他與那正子怎麼樣了。便放開步向小石川進發。走到掃除町。祇見一個花枝般的女子迎面而來。鄭紹收不覺吃了一驚。定睛看時。不是別個。正是那日兵士擁在懷中調笑的小淫賣。鄭紹收近來得黃文漢薰陶之力。氣質變化了許多。大搖大擺的。走向前。脫帽行了個禮。那女子自然認得鄭紹收。便也彎了彎腰。笑問到那兒去。鄭紹收笑道。正想到你家去看你。你既要走人家。我就祇得回去了。那日。我因見我那朋友痞性。發作不願和他久鬧。故先自走了。然自那日以後。便時時想來看你。素總是沒有工夫。今日我稍稍得閑。偏你又有事。要不是在此地碰了。還要多白跑些路。那女子道。不要緊。有我姐姐在家裏。我也就要回的。鄭紹收躊躇了會笑道。還是等你在家的時候來好。你今晚可在家麼。那女子點頭道。請過來就是。鄭紹收心中歡喜道。七點鐘一定來。你可不要出外呢。那女子笑着答應。各自點頭分手。鄭紹收逕到了張懷家內。張懷正和正子二人共桌而食。見鄭紹收來了。連忙讓坐。須臾二人飯畢。張懷便和鄭紹收閒談起來。鄭紹收笑道。像你們樣真好。吃飯有人陪着。睡覺也有人陪着。睡用起錢來。也不過和我一樣。每月三十六塊。祇有我真不值得。吃孤寡糧似的。每日就像沒廟宇的遊神。遊到這裏。見黃鶯。作對遊到那裏。又見粉蝶。成雙。更可愛的。成日家與一班嫖場老手。往來一晌。還不會。

聞得女人的氣味。倒時時引我上的火來。張懷也笑道。你何必發這樣的感傷。你以為我們有甚麼好處嗎。不瞞你說。我於今是騎虎不能下背呢。前回不是周卜先君替我畫策。幾乎弄出笑話來。我於今也看破了。日本女人面子上對我們好。全為不得憑的。祇看我那正子就有了。從那回出了事之後。他還百般的掩飾。倒說我是疑心生暗鬼。你說這還瞞得我過麼。及至我將那日的情形證明出來。他才笑着將頭插在我懷裏。承認祇有那一回。我也不和他追問。祇是近來對我的情。却真了許多。這也就罷了。這子自慰之語。然亦確有此情。聽說周君範福很好。到東京沒有幾日工夫。就得了個如花似玉的女學生。雙飛雙宿。我多久想去看看他。並拜謁他那位夫人。因祇知道他搬到神田大方館。不知道大方館是什麼番地。天氣又熱。就懶得動。鄭紹政道。那容易。今日你就同我去。祇是我有件事找你。借幾塊錢我作零用。我這月的費用盡了。下月領了。就還你。張懷笑道。湊巧。昨日才領了來。你可分五塊去用。我四川新經理員余小勤才到。他與我本來認識。打商量先支了一月。不然。我也是一個錢沒有了。你說我也不過和你一樣。每月三十六塊錢呢。你那裏知道。我那月不捏故。向家裏騙十幾塊錢來貼補。可憐家裏只望子弟成材。誰知給錢與子弟狂。一個公費狗用。麼。我這裏雖說是貸間。與貸家何嘗有甚麼分別。柴米油鹽醬醋茶。那一件不是我開銷的。祇房錢一個月就要八塊。還要帶着他們母女。看看活動寫真。遊遊公園。吃吃西洋料理。饒你十分把細。平均那月不要四五十元使用。這兩個月少了錢。連早稻田的學費也沒有繳。我也顧不得這些。祇求每月開得賬清。就是萬幸。鄭紹政道。那是自然。那正子與你其名雖說是相好。其實與作你的妾何異。你又監着他。不許有絲毫外遇。他這樣人家。除了將女兒賣人。還有什麼生活。法。房錢零用不問你。教他問誰。祇要彼此相安。多用幾個錢。

算得什麼。這樣熱烘烘的住着。還不安享福。張懷點頭道。此後那正子外。過一層似可放心了。很像死心塌地的。應酬我。說時。笑了一笑道。祇此一件。就教我感激周君不盡。鄭紹收忙問什麼。張懷將那日的話說了。鄭紹收笑道。法子。我是久已聽得說了。真有效驗嗎。我還沒有試驗過。張懷道。靈得很。你試試就知道了。鄭紹收催張懷換了衣。一同出來。張懷取出五塊錢票子給鄭紹收道。天熱。我們坐電車去罷。二人跳上了電車。到春日町換車的時候。祇見周撰正站在停車場等車。張鄭二人忙走了攏去。鄭紹收見周撰今日更穿得光彩。便笑道。老周。你今日收拾得這般標緻。到那去。周撰與張懷點頭握手。答道。有要緊的事。去會個日本人。你們到那去。張懷道。多久要來奉看。因不知道足下的番地。今日恰好鄭君來了。特邀他同到尊處坐坐。周撰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回頭問鄭紹收道。張君有要緊的事嗎。鄭紹收搖頭道。沒有。不過望望你罷了。周撰躊躇道。這便怎麼。我昨日約了個日本人。今日午前十點半鐘去會。張懷忙道。請便請便。改日再來奉看就是。我們以後不拘形迹最好。周撰道。這真對不住。老鄭。你邀張君到你家去坐坐。我至遲十二點鐘必到你家來。說話時。往大塚的電車到了。周撰匆匆作別。上車去了。張懷見周撰約了到鄭紹收家來。祇得同鄭紹收換了車。頃刻工夫。卽到了。鄭紹收讓張懷上樓。祇見房主人拿了幾封信來。鄭紹收接了一看。中有一封是家信。原來是他的妹子寫來的。說也要到日本來留學。已得了父親的許可。現正託人運動公費。無論成與不成。來月初間一定動身。鄭紹收看了。屈指一算。道。壞了。距動身的時間祇差幾天。寫信去攔阻也來不及了。心想。父親也許可得奇怪。他又不是不知道日本情形的。莫說難得弄公費。就是有公費。也不必跑到日本來。鄭紹收心中不快活了一陣。祇得上樓陪張懷談話。張懷先上樓。

知鄭紹敏在地下看信見他上來有不快的顏色即問接了甚麼信鄭紹敏說了原故張懷笑道這不是可喜的事嗎中國女界這樣黑暗正愁有常識的女子少了令妹既有志到日本求學這是極好的事應該寫信去歡迎他才是若都像你這樣中國的女權還有發達的日子嗎張懷自別有心思鄭紹敏道我嘗聽一般的男子都說中國的女權不發達我祇不好去問他們不知女權發達到了極點於我們男子有什麼好處鄭紹敏自然有一種心思張懷笑道你真
 是老實人這也要問嗎多一個有知識能做事的女子我們男子即可省一分力中國兩萬萬女子若都能和男子一樣那還了得嗎鄭紹敏搖頭道我不信中國不強是男子少了要女子出來幫忙我祇怕今日人人都想女權發達將來女權發達到了極點我們男子倒在黑暗世界了到那時候再想有女子和今日的男人一樣出來提倡伸張男權就可不容易呢真有些可怕並且我說句不怕犯衆的話到日本來留學的女子想歸國去伸張女權那就是一句笑話姑不論那已歸國未歸國有名女學生的品行如何祇就日本國說日本不是世界上公認的賣淫國嗎日本女子除賣淫而外有甚麼教育你到日本這多年你見日本女子除了賣淫當下女充藝術作苦工幾種有幾個能謀高尚的生活的學到如此已不容易所怕是取法乎下呢日本男子的專制是世界上沒有的你看他們女學校訂的工課多粗淺呢從女子大學畢業出來程度還趕不上一個中學堂畢業的男子豈是女子蠢些嗎皆因他們男子不願女子有獨立的能力故祇訂這樣的課程使他們有點普通知識可以當家理事教教自己的小兒女就毀了有丈夫的女子在家何嘗敢高聲說句話咳嗽聲嗽連路也不敢亂走一步呢這固是決不能學的這樣的社會教育這樣的普通科學難道我們中國也沒有定要勞神費力的跑到日本來學了這點子東西回去就說伸張女權

要與男子平等不是笑話嗎？並且這幾年來我看那些已歸國未歸國的女學生祇怕連這點子東西都沒有弄到手。這話更是刻毒不怕中國將來的主人婆罵你嗎？你住在早稻田小石川不知道這神田是中國女學生聚居之所。我那一天不見十幾個撒着屁股在街上扭來扭去。那一個月不聽得幾回醋罈子響。這都是有起宴會來。逢着男子就講平等自由的將來。回到中國。欺那些不知道日本情形的。還不知道有多兇呢。張懷見鄭紹收平日並不能多說話。今日忽滔滔不絕的大說起來。他生性是好與女人厮混的。不忍摧殘女子。聽了便不舒服。攔住說道：你的話不錯。天氣熱。我口乾了。請你叫杯茶來。鄭紹收被張懷提醒了。才知道客來了半日。連茶煙都沒有遞。忙陪笑說對不住。跑下樓去。教預備了兩個客飯。提了壺水上來。泡茶。奉煙。忽聽下面周撰和房主人話說的聲音。不知周撰來說了些甚麼。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章 用筆談虛心驚竹槓 施手段借事作人情

話說鄭紹收張懷聽得周撰在樓下與房主人說話。即起身迎至樓口。見周撰已笑着上樓來。望張懷道：失迎得很。恕罪。就請過敝寓去如何？鄭紹收道：我已叫了客飯。連你也預備了。周撰笑道：那怎麼使得。我這倉卒主人不又變了倉卒客嗎？張懷笑道：祇有倉卒主人。既老鄭叫了客飯。就同領了他的情罷。周撰將洋服的上身脫了。擲着扇子。望鄭紹收笑道：看你把什麼款待客。張君既說沒有倉卒主人。又說領你的情。你總要有些情給人領才好。不可像平日款待我一樣的。一毛不拔呢。鄭紹收也笑着答道：我本想多弄幾樣菜給老張吃。因想起你在內。不便多弄我的情。有限。老張一個人領了去。有多。加上別個。就會少。你却不要多心。我並不是

說你說得二人都笑了。不一刻。關上飯來。鄭紹畋果然在料理店內叫了幾樣菜。三人用過了飯。同到大方館來。張懷一見松子。便吃了一驚。暗道。這女子不是我去年十一月間。在早稻田的時候。見他同了幾個淫賣婦。在街上走。我還吊了他半日。勝子的嗎。分明是個淫賣婦。怎的說是女學生。周撰這樣聰明人。如何也被他騙了。一個人望着松子出神。松子早了張懷。也似會相識。見望了自己出神。甚覺不好意思。鄭紹畋以為張懷看上了松子。恐周撰見了難為情。故意和張懷扯了幾句閒話。接着周撰叫松子倒茶。又背過臉去換衣服。才混了過去。三人閒談了一會。張懷因家中到底放心不下。先告辭走了。鄭紹畋問周撰。上午會甚麼日本人。周撰道。會時事新聞的訪事。姓芳井的。我託你的事怎麼樣。鄭紹畋道。你昨日才說。今日就有回信嗎。我已轉託人去了。好歹明後日總有回信。周撰道。此刻調查不出。也不要緊了。我有別的方法。鄭紹畋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半吞半吐的。我又不好追問。周撰即將成連生問計的事說了。鄭紹畋道。你於今有甚麼方法哩。周撰道。事還沒有做。何能對你說。橫豎與你沒有關係。不知道也罷了。鄭紹畋祇得不問。辭了出來。四處閒逛了一會。回家吃了晚飯。到竹早町煙淫賣婦去了。這且按下。再說朱正章自逼着成連生寫了字。以為拿穩了這宗進款。心中爽快。光陰易過。不覺已到了第六日。當日寫字的時候。原約一個禮拜。今已祇差一日。見成連生每日都是高臥不起。也不見有人來會他。心想他是這樣懈怠。明日的二百二十塊錢。怎麼交得出來。事久生變。還須給他點利害才對。心中定了個主意。即到成連生房裏來。見成連生將身斜倚在一個氣墊上。手中拿了一封信。在那裏看。見朱正章進房。忙擋了信。笑着起身讓坐。朱正章不肯就坐。正待開口。祇見下女拿了張名片進來。遞給朱正章道。有個日本人要會大

人。朱正章以為是塚本。接了名片一看。上印着「小石川區高等係巡查。太和田喜作」。朱正章看了。摸不着頭腦。忙對下女搖手。表示不會的意思。下女知他不懂話。即對成連生道：「這警察昨日已來過一次。朱大人不在家。方才來問。我已回了在家。不能又去改口。成連生將這話對朱正章說了。道：「日本高等係的巡查來會。必是要調查甚麼。恐老伯不能不去會會。朱正章綳眉道：「我又不曉得日本話。會了能調查甚麼。成連生道：「不懂話不要緊。彼此可用筆談。朱正章無法。祇得下樓。到自己房內。叫蕙兒到下女房中去坐坐。不一刻。祇見下女側着身引了個四五十歲的男子進來。朱正章看那男子。穿一身青羅和服。繫一條灰色紗裙。手中拿一頂巴拿馬草帽。紫色臉膛四方口。掃帚眉。八字鬚。望着朱正章行了個禮。下女恭恭敬敬的捧了個蒲團。當門安下。警察讓朱正章坐。才背門坐了。下女奉了茶。輕輕的出去。復跪下將門推開。朱正章自到日本。從沒見過下女這般恭敬。以為這巡查必有多大的威勢。不知下女對客本應恭敬。因中國人愛和下女開頑笑。自己把威嚴喪盡。所以住中國人館子的下女對中國人是不講禮的。中國人總是自輕自賤朱正章從沒有日本人往來。那裏得見下女的禮節。閒話少說。那警察問了朱正章幾句話。見朱正章祇翻着眼睛望了。知道是不懂日語。即從懷中拿出個小本子出來。在那本子上橫上抽出枝鉛筆。寫了幾個字。給朱正章看。朱正章見上面寫着：「先生台甫朱正章乎。何為日本來。」朱正章會了意。也拿了枝鉛筆。就在小本子上寫了個「是」字。又寫了「遊歷」兩字。那警察點點頭。又寫道：「塚本平十郎先生之友達乎。」朱正章不懂友達就是朋友。因平日聽得說放高利貸是犯法的事。今見警察提起塚本平十郎的名字。以為友達二字。必是兇多吉少。不免驚慌起來。連用鉛筆點着友達二字。對警察搖頭作色。連連擺手。聲

察見這情形，笑了一笑，再寫道：「御息子來乎。」（御息子即中國稱令郎）朱正章更把息子當做利息。以為是問塚本的利錢來了，沒有嚇得慌了，手脚疑心警察已全知道了，自己的底蘊，特來敲竹槓的，連忙寫了個不知道。寫完，把鉛筆一擲，扭轉身，扳着臉，朝窗坐了一言不發。警察很覺得詫異，仍寫道：「何故？」朱正章也不理他。警察氣忿忿的，撕了張紙下來，寫了「不知禮儀哉」幾個字。望朱正章面前一擲，提着帽子走了。朱正章也不送。望了這張紙出了會神，祇見下女送了個電報進來。朱正章忙找人翻譯。原來是朱鐘由千葉打來的。說有緊要事。要朱正章父女即刻回千葉。朱正章又是一驚，心想若非很大的事故，決不得打這樣急的電報。待要即刻帶着蕙兒動身，又想成連生的期限就在明日。於今千葉不知出了甚麼事，這一去何時能來說不定的。這般事，久必生變，無論如何仍是等一天的好。於是拿定主意，也不管兒子的電報，仍走到成連生房裏來。成連生已出去了，祇得轉身到自己房內。回想方才警察的情形，分明是來敲竹槓。見我一口回絕不知道，才氣忿忿的走了。說不定還要另起風波。他既知道了我的底細，這裏是不能再住了。祇是假使成連生明日無錢，便怎麼了。忽又想到，他這幾日高臥不起，和沒事人一樣，莫不是他拚着丟臉，對人說了有人幫他出了什麼主意。剛才我進他房的時候，見他拿了封信，在那裏看，好像面有喜色。此刻又出去了。其中必有原故。我看定他是個顧名譽的人，必不肯將事情對人說。任如何也跳不出我的圈套。一個人胡思亂想，竟到夜間九點多鐘，成連生還沒有回來，祇得帶着蕙兒安歇。次早起來，尚不見成連生的影子。知道他今日必不得回了，也想不出別的法子處置。勢不能再等。匆匆忙忙收了行李，清了店賬。館主還嘮叨了許多話，說朱甫全的眼未清，不宜就走。好

在朱正章一句都不懂。自己提了行李提不完的叫蕙兒幫着提了想坐電車到兩國橋搭火車奈提的行李太多。大照電車的章程不準他坐他父女站在停車場上進退不得。虧得蕙兒能說幾句日語叫了乘東洋車將行李拖往兩國橋火車站。兩父女坐電車不一刻到了等了幾十分鐘行李才來收了行李開發車錢買了車票坐十點二十五分鐘的車向千葉發進。點多鐘工夫到了下車。祇見朱鐘已在火車站探望。朱正章見了心中驚疑不定忙問出了甚麼事故。朱鐘道回家再說。立即喚了乘車載行李。三人一同走到家中。朱鐘對蕙兒使了個眼色。蕙兒知道有避忌話說。找着碟子談笑去了。朱鐘才埋怨着朱正章道你老人家在東京幹的是什麼事怎麼拿着自己的女兒做起僱人跳來。於今已是要弄得日本全國皆知了。教我在日本把甚麼臉見人說着哭了起來。朱正章也急道。這話從那裏說起。你聽了甚麼人造的謠言。怎的不打那人的耳刮子。朱鐘拭了眼淚道你老人家不要強了人家證據確鑿還要登報宣布。怎說是人家造的謠言。日本豈像中國動輒可以動手打人的。朱正章道你且說是誰來說的。他有甚麼證據。朱鐘從洋服袋裏掏出一張名片。一張紙出來。遞給朱正章道就是這個人。這就是證據。朱正章看那名片上印着時事新聞社記者芳井龜一郎。必裏就跳了一下。知道被新聞記者曉得了事情就有幾分棘手。再看那紙認得是朱鐘的筆迹。寫的是日本文如下。

小石川區江戸町十二番地江戸川館に下宿せる清國江蘇省人朱正章は郷里口も評判ある生來の貧窮家にて千葉醫學校に在學中の自分の息子朱鐘が牛込區白銀町有名なる高利貸塚本某と懇意になれるを幸ひ遙遙愛娘を日本に留學させるを名さし大金を携へて東京に來り塚本と尉

托して高利貸を營みつつありしが此間塚本は朱の親戚朱某なる者が先頃朱鐘の連帶關係にて自分からなしたる借金を倒せしを朱の預けたる金額の内より其の辦償を勝手になしたれば朱の大に怒り此處に一場の波瀾を生じ殆んど訴訟の沙汰に及ばん所に知合の調停にてよも也く收まれり因みに朱は娘に國文詩詞を教ふる事を同國人成某に托し成某が自分の留守中室内にて娘に巫山戯る所に踏み 其の無行を責め之を脅迫して罰金の名の下に二百五十圓に借金證書を無理に捲上げたりと云ふ詳細は調査中

朱正章看了道。寫了些甚麼。我不認得。翻給我聽。朱鐘照意思翻了出來給朱正章聽。朱正章聽了。出了一身冷汗。開口不得。朱鐘道。人家寫得這樣詳細。能說他是謠言嗎。並且他既有膽要去登報。自然有來歷。不怕人家起訴。你老人家祇想這事播揚出來。莫說同鄉會。即刻會開會驅逐我們。回國就是我們自己把什麼臉見人。朱正章道。這日本人是幾時來的。你對他怎樣的說法。朱鐘道。昨日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分。我正上了兩點鐘的課回來。這新聞記者就坐在這裏等。見了我。遞了個名片道。對不住。我盡我職務上的手續。要費老兄一點時間。研究故特來拜訪。我就問他有何要事。他問你老人家於我是甚麼關係。我答是父子。他就拿了這樣的一張字出來給我。我看完了。他便道。這是件很有趣味的。事由確實報告而來。本擬今日即由三面記事發表。因恐老兄這層關係不確。所以來問。於今已明白。對於此事的手續已了。就此告退。說完他就要走。我雖知道他是敲竹槓的意思。祇因關係太大。不敢決裂。當時將他留住。說道。既承足下好意。多遠的來問事。之有無。將來自有最後之裁。

判此刻無須與足下辨駁。祇是足下的職務不過祇要報告的確實。就沒有責任。今既承情來問。必是有可商量的餘地。那芳井聽我是這般說。就望我笑了一笑道。我們的職務。雖祇要報告的確實。然也須派人四處調查。鄙人見這事關係貴國人的體面。太派的調查員。也就不少。若已經發表出來。任如何有力量的。也不能挽回。我當時見他如此說。又已到了十二點鐘。就邀他到西洋料理店內。吃了頓料理。在料理店內再三要求他。才答應寬一天限。約了今日午後二時再來。故打了個電報要你老人家趕急來。我看那新聞記者。異常狡猾。非有很多的錢。祇怕還塞他不住。朱正章聽了。急得臉變了色。倒在席上。又悔又恨。待任他去發表自己的名譽。雖不要緊。祇是要顧慮着兒子的官費。並且蕙兒也還想要替他尋個人家。待拿錢去擋塞。又聽得這新聞記者。很狡猾。他挑着這事。還不知有多大的希望。那捨得將幾十年來。日積月累的心血。這般嘔氣的送人。一個人想來。想去。午飯也不吃。想到傷心之處。幾乎哭了出來。朱鐘也氣得不肯去安慰。看看到了兩點鐘。那芳井應時而至。朱鐘將他接到自己讀書的房裏坐了。仍轉身問朱正章。預備給多少錢。朱正章半晌道。你問我。我知道他要多少呢。朱鐘即端煙茶出來。芳井客套了幾句。道了昨日的擾。朱鐘道。承足下兩次惠臨。必實不安。方才家父由東京回來。了。這事我也不敢稟白。祇是據我的意思。家父平日為人。直說話多不避忌。以致小人切齒者多。含沙射影。希圖傾陷。最是小人長技。雖發表之後。不難追求。主者對質法庭。涇渭自有分別。祇是我尚在學生時代。無清閑時日。與他們作無味周旋。家父又年逾六十。我何忍令其受此苦惱。知足下長者。甚望銷滅於無形。至於調查所費。謹當奉還。芳井聽了點頭道。老兄聰明。真不可及。尊翁對於那種人。言語上稍失檢點。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

至然他既能爲負責任之報告。我雖明知虛謬職務上亦不能不替他發表。並且這種記事最受讀者歡迎。爲營業上起見也。應據報告登載。左右與敝館有益無損。可笑我那些同事的。都以得了件奇貨。見我昨日回去說老兄要求延期一日。他們登時鼓噪起來。說我從中得了甚麼虧。我多方解說。他們還是似信不信的。氣得我將稿子往地下一擲。道：「這事我不管了。隨你們鬧去。他們見我認了真。才沒得話說。今日聽老兄這般說。倒教我認眞爲難起來了。我那同事的沒一個好說話。說着伸伸舌頭。望着朱鐘打了個哈哈。朱鐘見芳井漸漸露出下等樣子。知道他不是能開大口的。便也點頭笑道：「無形銷滅的話。想足下是已肯賞臉。應允了。祇是調查費須求足下指個數目。好等我量力奉納。芳井聽了。聳聳肩。將坐位移近朱鐘。伸出兩個指頭。偏着頭笑向朱鐘道：「此數恐不能少。不是我有意貪多。實在非二百金不彀分派。朱鐘搖頭道：「足下過於小題大做了。祇半數尙恐無力擔任。足下如此見教。何能承命。這事是我從中私了。不能稟白家父。我一個學生。又在貴國。倉卒何處得此巨款。還是望足下格外幫忙。大減下來。方好說話。不然就祇好任憑足下。實在是能力薄弱。沒有法子。芳井沉思了一會道：「罷。我也知道老兄的難處。說不得我自己吃點虧。一百五十元。就算是無以復減了。任老兄裁奪。不答應也不能怪老兄。祇怪我能力微薄。幫忙不到。說完又打了一個哈哈。朱鐘祇得答應。進去和朱正章商議。不由得朱正章不忍痛割捨。即時拿了百五十塊錢。交給朱鐘。捧出來。芳井即將那稿子交了朱鐘。收了錢。喝了口茶。告辭就非。朱鐘也懶得遠送。轉身回房。長吁短嘆。朱正章知道係有人幫成連生設計暗害。更恨成連生入骨。那蕙兒隱約聽得些關涉自己的話。他是聰明人。見了這種情形。想不明白。便想起自己的身世。平白被人家加了個不正經。

的聲名將來怎生結局。更回想那日的事，不覺傷心痛哭起來。哭到那種傷心的時候，便數道：我的娘呵，你要不死，何得許人家帶在外面出乖弄醜，你死要帶了我，也免得我在陽世受罪。娘呵，你倒好眼一閉，甚麼都不管了。你也曉得你親生的女兒在陽世沒有個痛癢相關的人麼？娘呵，你也忍將親生的女兒給人家當本錢做生意麼？怎麼不帶了你女兒去呢？朱正章正一肚皮沒好氣，那裏忍得過一厥劣扒了起來，沖進房去，抓住蕙兒，就是幾個耳刮子道：你這畜生，夾七夾八的數些甚麼？你又不早死，跑到外國來丟你娘的醜。蕙兒更大哭大叫道：你打你打，倒是打死了乾淨，免得你終日爲我操心。人朱正章氣得跑擁去，又踢了兩腳，虧得朱鐘跑來攔住，喝教蕙兒不要再哭了。蕙兒那裏肯住，更罵出許多不中聽的話來。朱正章祇叫快用繩子勒死他。蕙兒也就叫快拿繩子來。朱鐘罵住了那邊，又來勸這邊，逕鬧到夜間八點多鐘，才風平浪靜。從此父女交惡起來，過了幾日，朱正章對朱鐘道：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到日本來，那曉得處處風波，倒好像都是天造地設的對手，弄得我一籌莫展，退財嘔氣，我平生也不會受過這樣磨折，再住下去，莫說無趣，祇怕還有意外枝節生出來，世情險惡，跋脚老虎，趕着打的人多，並且甫全的賬也須趁急去討，說不定他又要去別省去了。我於今想了個法子，你去和塚本商量，求他到中國去走一過，祇要他做個引子，到無錫縣去。中國的官吏照例怕外國人的，有我從中主持，不怕問甫全家裏拿不出錢來，討了錢，塚本往來的路費，我都願擔任。成連生一方面沒有說詳得成，功只得又想到向朱甫全討賬。朱鐘點頭道：這事不難。塚本沒有不願意去的。他時常對我說，要到中國去，在家裏拚命學中國話，他去了，路費何必要我們擔任？怕朱甫全不出嗎？借約上寫明了，如債務者歸國，債權者因索債而去，可要求往來旅費。你老人家同塚本去，自是

好祇是沒得個翻譯。並且沒有連帶人。朱甫全並不老實。難保他不借此推託。我看。不如我也同去走一遭。塚本必更加願意。朱正章歡喜道。你學堂不要緊嗎。朱鐘道。不要緊。橫豎不久就要放暑假了。不試驗。不過降一年級。我也得向甫全要求損害賠償。當下父子計議已定。次日朱鐘即到東京找塚本說了這意思。不知塚本願與不願。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一章 弄糊蒜飯田町潑醋 捉麻雀警察署談嫖

話說朱鐘和塚本說了來意。日本小鬼。那有不願意到中國去的。况又不帶自己出盤纏。登時歡歡喜喜。答應問道。預備幾時動身。朱鐘道。我隨時皆可。祇看你幾時可走。就是塚本道。你尊大人寄存的款子。提不提去。朱鐘道。他老人家已不打算再來了。是要提的。塚本道。既要提。須到月初三以後。才能動身。今日是五月二十四日。也不多幾天了。我帮你去打聽船隻。初三以後。有船就走。船票我也和你定好。朱鐘點頭謝了一句。告別回千葉。到家對朱正章述了塚本的話。朱正章沒得話說。祇問朱鐘。蝶子當怎生處置。朱鐘道。沒甚麼難處置。換辣小些兒的房子。給他住了。將器用搬去。教他守着。每月不過給他十多塊錢。暑假後我左右就要來的。朱正章知道不能攔阻。祇得由他。這晚朱鐘與蝶子說了。蝶子本是個老實女子。不能不應允。光陰迅速。初五日是近江丸由橫濱開往上海。初三日朱鐘到塚本家拿了錢。退回了收據。買了船票。仍回千葉。搬了家。第二日朱正章帶着兒女。由東京約了塚本。到橫濱歇了一夜。次日清早上船往上海去了。於今再說那江西人在龍灣館跳樓的。王壽珊在病院裏醫治了個多月。花了幾十塊錢。才將傷痕養好。退院出來。仍住在龍灣館。一日他同鄉的秦士林來看他。

這秦士林年紀有了三十多歲。生得黑漆漆的一副臉。長粗粗的一條身體。兩膀有百十斤氣力。論容貌本來是護法的。章。駝。驕。性。情。偏。又是偷香的。韓。壽。與王壽珊同鄉相識。近因聽得他退了病院。故特來看望。彼此見面。少不得也要客套幾句。王壽珊道：「你還住在原地方麼？」再過兩日。即來奉看秦士林道：「我已搬了。於今在大塚佃了所房子。隨掏出本袖珍日記。扯了一頁紙。開了個番地給王壽珊。王壽珊問道：「你和誰同住？」秦士林道：「和一個親戚同住。王壽珊尋思了一會道：「你的親戚是誰呢？」秦士林道：「是新來的。你不認識。王壽珊道：「祇兩個嗎？」秦士林道：「他還有個兄弟。王壽珊將地名收好。又談了一會沒要緊的話。才別。過了兩日。王壽珊正待去回看秦士林。恰好又一個同鄉汪祖經走了來。說特來邀他去看秦士林的。王壽珊笑道：「你來得湊巧。我正愁一個人去無味。並且地方也不熟。難的尋找。我們就去罷。」於是二人同出來。坐電車向大塚發進。這汪祖經於今二十八歲。到了日本多年。民國紀元前。考取了高等工業學校。革命時歸國。元年來。便改進了日本大學。生得近眼。厚唇。長身。歪脚。曾作過一番江西經理員。也是個多情之種。他今日去會秦士林。不是無意識的閒逛。却另有一層用意。看官你說秦士林同住的。是個甚麼人。何以王壽珊問他。祇是含糊答應。原來是個想在日本留了學。回去伸張女權。戀愛自由的。江西南康都昌人。姓吳。名品。的女學生。與秦士林論戚誼。不親不疎。是秦士林姐夫的妹妹。爲人性格隨和。語言爽利。在女界中。論容貌。雖是中資。講學問。却稱上等。做詩能押韻。寫字也成行。哥哥吳源成。前清時在江西幹了件小小的差事。不知怎的得罪了秦士林。秦士林稍施手腕。輕輕的加了他一個革命黨的花樣。把差事弄掉了。還幾乎出了亂子。秦士林的父親。說這兒子絕無天良。親姐夫也可如此陷害。見了面。定要把秦

士林活埋了。因此嚇得秦士林不敢歸國去。吳品厂於民國元年同兄弟吳源復鑽了兩名公費到日本來。秦士林知道姐夫的妹妹要來。想借他解釋前嫌。親往橫濱招待。吳品厂也想居中調和。消了兩家的怨恨。就任憑秦士林。擺布人。居調和之人。而任遊一方面之人。擺布閱者。雖欲不可得也。秦士林揀偏僻處。佃了所房子住着。吳品厂初來日本。須學日語。秦士林便兼作師資。也不請下女。吳品厂就兼主中饋。一家和好的居住起來。汪祖經見秦士林如此生活。屢以為不可。勸秦士林不聽。便暗勸吳品厂勸來勸去。勸動了吳品厂的心。今日邀王壽珊同去。想借王壽珊絆住秦士林說話。他好抽空再勸吳品厂。電車迅速。不覺已到了大塚。二人步行十多分鐘。方走到湊巧秦士林不在家。吳源復也到成城學校上課去了。祇有吳品厂一人在家。汪祖經翻悔不該邀王壽珊同來。便心生一計。說秦士林既不在家。我們遲日再來罷。當下要王壽珊留了個名片。同退了出來。走不多遠。汪祖經道。我還要到近處一個朋友家去坐坐。你先回去罷。說着別了。王壽珊匆匆從別條路轉到吳品厂家。吳品厂接了笑道。我說你今日怎麼這樣慌急。連話也不說一句。就跑到汪祖經道。同着生人。怎麼好說話。他到那裏去了。吳品厂道。多半是到神田去了。汪祖經道。你還是怎麼樣。尚不想搬嗎。吳品厂笑道。急急的源復不久就要進成城寄宿舍去。等他進去了。再搬不遲。祇是搬到甚麼地方好呢。汪祖經道。我住的浩養館。有空房間。我久已留了心。吳品厂笑道。你同我住。不怕說到這裏。忙住了口。汪祖經問道。怕甚麼。吳品厂道。我說錯了。沒有甚麼。汪祖經鼻子裏哼了一聲道。誰還怕誰。誰是被人欺負的。說時。二人移到裏面一間房裏去坐。不久秦士林回了。見了汪祖經。便道。我方才在停車場碰了王壽珊。說同你來。會我不着。你就往別處看朋友去了。怎的還在這裏。汪祖經道。我那朋友也不在家。實在走乏。

了故轉身來歇歇。秦士林冷笑了聲，也不開口。回自己房裏換衣服去了。吳品厂輕輕推了汪祖經，一把教他走。汪祖經也不與秦士林作別，祇悄悄囑吳品厂趕急搬來。我定了房間，等你吳品厂點頭答應了。汪祖經回到浩養館，揀隔壁的一間空房定了。這裏吳品厂送了汪祖經，轉身即對秦士林說：「要解散貧家，秦士林問什麼原故。吳品厂道：源復在成城學校，不能不住寄宿舍，他去了。我們兩人住着，不雅相。外面人嘴多，又要造謠言。秦士林道：不相干。誰人敢當面說你我的閒話嗎？」吳品厂搖頭道：「你有什麼法子去禁止人家說？」秦士林道：「人家背後說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你以為有源復同住人家，就沒得說嗎？還說的活現呢。」吳品厂道：「有他同住到底好些。人家就說也不過是疑心罷了。我要搬家，倒不是專為怕人家說。實在這鄉裏也住得不高興了。」秦士林道：「你想搬到那裏去？可是浩養館吳品厂道：還不定，如沒有別的好地方。浩養館也可以住的。」秦士林便不做聲了。過了幾日，吳源復進了寄宿舍，果然解散了貧家。吳品厂選投麴町區飯田町浩養館來。汪祖經自然殷勤招待。秦士林搬到神田千代田館，與浩養館相隔不遠。也時常來浩養館閒坐。祇可恨汪祖經自吳品厂搬來，便成日在家中坐着，並不出外。又住在吳品厂的貼隔壁，一聽了秦士林聲音，就跑了過來，廝混。秦士林來了幾次，都是如此。不會沾着一些兒甜頭，氣得秦士林橫了心，準備大鬧一場。開鎖放獼猴，大家弄不成。一日吃了早飯，跑到浩養館。在吳品厂房內坐着。汪祖經照例的過來。三個人天南地北的胡扯，看看談到十二點鐘。秦士林硬教吳品厂叫客飯。三人一同吃了。又坐了一會。汪祖經望着秦士林道：「你的館子今日大掃除嗎？怎麼不能回去呢？」秦士林知道是挖苦他，便笑道：「我多久就想大掃除了。不然也不得乾淨。我看這浩養館比千代田館更髒，髒得不成話。再不

掃除祇怕人家都要掩鼻而過了。汪祖經點頭道：「有我在這裏，還好。不然恐怕更不堪了。」人家故意要來弄，儘有甚麼法子。秦士林也點頭道：「近墨者黑，除非是一個人住，才能乾淨。」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都帶着譏諷的意思。祇是都不肯先動氣。吳品廠在中間左右做人難，祇好不作一聲，望着他們談笑。二人兩不相下，說起來看官必不肯信。二人你譏我諷，吃過了晚飯，尙兀自不肯走，又接連下去，坐到十一點鐘，連大小便都是匆匆忙忙，不敢久就開。吳品廠熬不住，要睡了，祇得對秦士林道：「這早晚你也該回去睡了。」秦士林道：「老汪，他怎不去睡？他睡了我走不遲。」吳品廠又求汪祖經去睡。汪祖經懶洋洋的走了出來，即聽得秦士林說道：「老汪，既去我就回去了。」天氣不早，和你同輪，輪罷吳品廠尙未答言。汪祖經復走了進來，道：「不知怎的我今晚一些兒睡意也沒有。」既老秦不回去，就陪他談談也好。吳品廠你要睡，祇管睡。吳品廠那裏好睡，也不能派誰的，不是心中雖有些恨，秦士林但是畏他兇狠，不敢作左右袒。沒奈何，低着頭，嘆聲冷氣，暗罵冤家，陪着他們坐。到兩三點鐘的時候，四面鼾聲大作，二人都精神來不及，漸漸的背靠着壁打起盹來。吳品廠也陪着他們打盹，稍有響動，二人卽同時驚醒。此時正是六月間的天氣，晝長夜短，打了幾個盹，天已亮了，各自起身梳洗。吳品廠不教下女開客飯。秦士林公然自己喊下女拿客飯來。吳品廠道：「你的館子隔這裏又不遠，定要吃我的客飯。」是甚麼道理？秦士林笑道：「有甚麼道理？是吃飯的時候，應得吃飯。清早跑回去，也不像樣。館子裏的下女定要笑我，嫖了淫賣婦，你一個公費難道供給親戚幾頓客飯，都供嗎？給不起。」吳品廠沒得話說，由他吃吃，仍如昨日，與汪祖經對坐。吳品廠催他走，他祇是涎皮涎臉的說：「坐坐，何妨。」我必這樣嫌我，我往日也有些好處，你都忘記了。嗎？常言道：「衣不如新人。」

不如故我那一次沒有如得你的意你憑良心說第二個還趕得上嗎吳品厂聽秦士林越說越不成話也不答白起身繫了裙子叫下女喚了乘東洋車到他同鄉女伴袁成家去了秦士林便如十八歲大姐死了丈夫不能守了祇得回去吃了午飯又來探問吳品厂尚未回來秦士林往別處打了幾個盤旋仍到了浩養館恰好吳品厂才回便一同進房注祖經那裏肯放鬆一刻呢也笑嘻嘻的過來了吳品厂知道兩邊都不好說話是好由他們去坐不覺吃了晚飯又是昨晚那催走的時候了吳品厂急得要哭道你們也不必祇這樣害我我知道你們的用心了你們不將我逼死兩下也不得放手我吳品厂前世裏造了甚麼孽今世來遇你們兩個冤家受折磨你們也不必這麼了。我明日寫船票回國去大家乾淨老汪你放心去睡老秦你也回去我今晚可不能陪你們熬夜了說完教他們讓地方鋪被秦士林那裏肯信也不做聲站起來讓他鋪了被仍坐着望了注祖經注祖經也望了秦士林吳品厂和衣睡了用汗巾蒙了臉傷心落淚這兩人動了憐香惜玉之心都怕說話吵了他各靠着昨夜的原地方胡亂打了一夜盹次日吳品厂吃了早飯真個出外買了船票給秦士林看了收拾行李動身由橫濱到上海去了前人有避內差的話這吳品厂祇怕要算是避外差了。

可憐吳品厂相與了一個黑炭團又相與了一個白眼雖然不提食也難為他不怕惡心究竟將就到了極處仍舊是不歡而散更是冤枉

吳品厂去後浩養館登時冷靜風恬熱鬧文章尚在後面暫時放下且說黃文漢的孿學弟子劉越石那日在警察署門口遇了鄭紹岐不肯說原由的到底是件甚麼事呢說起來却也平常原來劉越石同了三個朋友佃一所房子在駿河台三個朋友是誰呢一個是江蘇的姓姜名清年十九歲天生的面貌比法蘭秀還要飄飄幾分其性格之溫存出詞吐氣之秀雅更是千中不能選一祇是有些女孩子脾氣愛小聲

小氣的。和人喁喁私語，並且容易動他的嬌。噫！聽說他父親是個鼎鼎有名的督學使者，他十六歲到日本就其性之所近，在美術學校上課。一個是四川的姓胡名莊，這人年二十零歲，生得劍眉圓眼，鬮臂細腰，雖沒練過把勢，却有幾斤蠻力。有事惹他動起怒來，雙睛忒出，就和張黑的那雙賊眼一樣。天生他一種吃喝嫖賭之才，於學問一道，用心倒很平常。最長的是幾句談諧話，幾張麻雀牌。到日本六七年，不知他學了些甚麼，日本話倒被他說得和日本人差不多。一個是陝西的張裕川，與那三人知識同等，性情也還相投，沒有甚麼特別。到日本也有四五年的程度。四人同個房子，尋了個西洋料理店內的下女煮飯。胡莊擔任弄菜，他本是個見色心喜的人，又每日弄幾頓菜，時時與下女親密。近水樓台先得月，不幾日就有了關係。這三人祇有姜清常說日本女人不值錢，不肯染指。劉與張都是眼明手快的，你瞞着我，我瞞着你，二人都有了一手兒。這都不在話下。一日胡莊的花樣翻新，忽然想打麻雀，自己跑到源順料理店內，租了副牌。四人扯開桌子，鬥了起來。胡莊鬥到高興的時候，是自己的庄，起了手牌，中發白各祇一張，便搖搖頭，套着四書念道：「一白一中，財發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白說着，打了張白板，頃刻輸到他跟前，又搖搖頭說道：「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中古皆有死財非發，不可說着，又打了張中字，惹得三人大笑起來。笑聲未了，祇見一隻手從半空中插了下來，把一副骰子，抓了各人擲頭一看，一個個嚇的魂飛天外。定睛看時，那人頭戴警冠，身穿警衣，腰佩警刀，與那街上站崗的警察不差甚麼。四人登時面面相覷，望着警察將牌收好，挾在脅下，教他們四人同走。胡莊喚下女，喚了幾聲，那裏有人答應。不知早嚇往那去了。胡莊望着警察道：「你教我們到那去？」警察道：「走着自然知道。」胡莊道：「家中無

人。我不去罷。警察忍不住笑道。這却由你不得。胡莊骨都着嘴道。由不得我。明日失了東西。我祇曉得問你要。警察也不理他。趕着四人。就走到了神田警察署。一個高等警官出來。問四人的名字。各人捏造了一個假名。姓名。省分也寫了。假的那警官看了。叫拿戶籍簿來對。中國人在日本住的。各區的警察署。均按區有調查的名姓籍貫冊。個房子住的。更是的確。他們住神田不久。警察署才新造了冊子。警官教拿來翻開一對。那有一些兒像。警官怒道。我看你們也不像是留學生。倒很像常作犯法行為的。暫且拘留一夜。再說。警官說完。怒冲冲的進房去了。幾個警察走攏來。不由分說的。將四人擠在一間房內。用木欄子門關了。劉越石穿的是中國紡綢衣褲。坐到九點鐘以後。身上一陣陣的冷起來。越夜深。越冷。昨日又被下女洵了一回。更禁不起。便埋怨胡莊多事。無端想打甚麼牌。不然何至受這樣的苦。張裕川道。都是他寫假名字。也是從他寫起。他要寫了真名姓。我們必跟着寫。真的何致受那小鬼的奚落。姜清道。你們都怪的不對。我祇怪他不該套四書。不是他套四書。我們怎得大笑。不大笑。警察開門。我們自然聽得。聽得有人開門。即將牌收了。警察拿着不着證據。也好了。胡莊冷笑了一聲。道。我平日太把你們看大了。那曉得你們都是些傀儡。四個人同做的事。也要你推我擠起來。我就承認了。不是不該引誘你們。你們獨不想。誰是小孩子。可以隨人引誘的動作。操之他人的。不是傀儡是甚麼。你們以為不寫假名姓。就可以無事嗎。你們不要做夢。警察平日捉了中國人打牌的。有例。每人罰二十元。他於今拘留了我們一晚。明日還能問我們罰金嗎。寫假名姓。不過是想保全名譽的意思。難道也問得成罪。我們每人有二十塊錢。到新橋去嫖藝妓。要嫖兩三夜。怕償不了。今晚一晚的苦呢。你們不要理三怨四。咬緊牙關過罷。三人聽了。也似有

理都沒得話說。四人圍坐在一塊兒。你倚着我的肩。我靠着你的頭。搖籃筒似的搖了一夜。次日早一個警察由欄杆縫裏遞了幾塊麵包。一壺水進來。四人誰肯吃這麵包呢。祇各人將水打濕了汗巾。抹了臉。胡亂嗽了嗽口。到九點鐘才將門開了一個警察請他們四位出來。那警官扳着副臉。望了四。人半。胸道。你們貴國的留學生也太不自愛了。祇我這一畧。每月至少也有十來件賭博案。嫖淫賣婦的案。一個月總在二十件以上。現在留學生總數不過四五千人。住在神田的才千零人。平均就每日一件犯罪的事發生。不是過於不自愛嗎。我真佩服你們貴國人的性情。柔和得好。你們也知道貴國政府是因國體太弱。才派送你們來求學。將來好回去整理的麼。怎麼還這樣的和沒事人一樣。哩。胡莊癩得後面幾句話。眼睛都氣紅了。忙說道。你的話完了嗎。我也有幾句話說。我們中國人在貴國不自愛的。固。有。然。也。不。能。一。概。抹。煞。就。是。我。們。昨。晚。的。事。說。與。貴。國。法。律。不。合。則。可。說。是。甚。麼。大。罪。惡。則。不。可。這。賭。博。的。事。在。世。界。各。國。也。就。止。貴。國。禁。得。不。近。情。理。至。於。一。個。月。有。二。十。多。件。嫖。淫。賣。婦。案。更。不。能。專。怪。敵。國。人。不。自。愛。男。女。之。欲。越。是。文。明。國。的。人。越。發。達。敵。國。人。到。貴。國。來。求。學。遠。的。萬。餘。里。近。的。也有數千里。至多也須一年方能回去。一。逾。況。都。在。壯。年。此。事。何。能。免。得。貴。國。的。公。娼。又。有。種。極。下。等。的。規。則。一。個。嫖。子。每。晚。須。接。數。客。對。敵。國。人。除。專。想。敲。竹。槓。外。絕。無。好。意。藝。妓。畧。好。的。就。高。擡。身。價。決。非。一。般。留。學。生。個。個。所。能。嫖。銘。酒。屋。和。猪。圈。一。樣。豈。是。敵。國。人。嫖。的。地。方。除。了。這。三。種。你。說。不。嫖。淫。賣。婦。嫖。甚。麼。並。且。嫖。的。事。不。是。一。方。面。做。得。成。的。敵。國。人。既。每。月。要。出。二。十。多。件。嫖。淫。賣。婦。案。則。貴。國。的。淫。賣。婦。合。貴。國。自。己。嫖。的。計。算。每。月。就。不。知。有。幾。百。件。了。貴。國。不。是。從。有。留。學。生。才。有。淫。賣。婦。的。是。留。學。生。見。貴。國。有。淫。賣。婦。可。嫖。才。嫖。的。這。樣。看。來。貴。國。

的淫。賣。婦。也。就。未。免。太。多。貴。國。人。也。就。未。免。太。不。自。愛。敵。國。人。性。情。柔。和。誠。如。尊。言。大。國。民。氣。象。自。是。如。此。敵。國。雖。弱。祇。要。貴。國。人。少。懷。點。侵略。主義。則。東。亞。和。平。想。不。得。由。西。洋。破。壞。我。於。這。時。候。對。你。論。世。界。大。勢。恐。怕。你。也。懂。不。了。多。少。你。祇。快。說。我。們。的。事。應。怎。生。了。結。那。警。官。見。胡。莊。口。如。懸。河。日。語。也。說。得。和。日。本。人。一。樣。暗。自。納。罕。以。為。是。個。了。不。得。的。人。物。雖。聽。得。有。些。可。氣。的。話。祇。是。一。時。間。也。駁。不。來。便。說。道。你。們。回。去。以。後。不。要。再。如。此。了。無。論。世。界。各。國。怎。麼。樣。敵。國。的。法。律。在。敵。國。是。有。效。力。的。胡。莊。道。牌。呢。警。官。笑。着。搖。頭。道。賭。具。是。沒。有。退。還。的。胡。莊。點。頭。道。我。知。道。你。們。背。着。人。也。想。頑。頑。說。着。四。人。同。走。了。出。來。劉。越。石。便。被。鄭。紹。收。扯。住。問。故。姜。清。恐。他。說。出。故。拉。了。就。走。回。到。家。內。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一章 失良緣傷心丁便毒 發豪與買醉舞天魔

話。說。劉。越。石。等。四。人。回。到。家。內。祇。見。下。女。一。個。人。坐。在。房。中。納。悶。胡。莊。一。納。頭。倒。在。蓆。子。上。叫。餓。了。快。弄。飯。下。女。道。飯。久。已。煮。好。了。在。這。裏。等。請。你。弄。菜。便。了。胡。莊。對。張。裕。川。道。請。你。去。弄。罷。那。一。大。篇。餓。肚。胡。說。把。我。累。苦。了。劉。越。石。道。倒。虧。了。你。那。一。篇。胡。說。不。然。我。們。都。白。送。他。教。訓。了。一。頓。那。警。官。還。好。聽。了。你。的。話。絕。不。動。氣。我。雖。不。大。懂。得。祇。看。你。的。詞。色。便。知。道。說。的。不。是。好。話。張。裕。川。在。廚。房。裏。揮。嘴。道。我。看。那。警。官。若。不。是。聽。了。老。胡。的。一。篇。議論。說。不。定。還。要。議。我。們。的。罰。呢。他。們。對。於。不。懂。日。本。話。的。中。國。人。有。甚。麼。法。律。可。以。欺。便。欺。了。再。說。老。劉。你。說。那。警。官。好。我。說。那。警。官。滑。極。了。最。會。見。風。使。舵。的。姜。清。跑。到。廚。房。裏。輕。輕。蹣。腳。說。道。甚。麼。體。面。事。怕。人。家。不。聽。得。要。這。般。高。聲。說。真。把。我。急。死。了。張。裕。川。也。自。覺。得。喉。嚨。過。大。即。笑。着。不。做。聲。一。剎。時。菜。已。弄。好。四。人。隨。便。吃。了。些。兒。

都扯伸脚腫了。過了幾日。劉越石走到黃文漢家。祇見黃文漢一個人在家打着赤膊正清檢什物。劉越石問道：你要搬家嗎？黃文漢一邊抹着汗，一邊讓坐。答道：不是搬家。我要到箱根去旅行。這些零星東西，不收拾下子不好。聽說你們打牌，出了亂子。我一晌沒得閒，不會到你家探問。究竟是怎麼的，鬧得警察來了。你們尙不知道。劉越石將情形說了。黃文漢點頭笑道：怪不得。笑聲掩住了門響。你那種下女，自然是不敢見警察。那老胡還，不錯。日本話也來得，祇是開口太遲了。若早和來的警察說，不過罰點錢罷了。決不得拘留那一晚。正說着，鄭紹政來了。進房見了劉越石，便指着笑道：你們那日的事，你不肯說，我也知道了。並且我還知道，那警察何以曉得你們打牌才來拿的。原故黃劉二人詫異道：你怎麼知道。有甚麼原故。鄭紹政道：不必問我。老劉你祇回去問那日拖住你不許說話的美男子便明白了。黃文漢道：你既知道，爽直些說了出來罷。吞吞吐吐的，做甚麼。教人悶破肚子。鄭紹政望着劉越石道：你隔壁不是住了個中國女學生嗎。劉越石道：不錯。那女子還生得很俏皮。時常穿着西洋衣服，在街上走。鄭紹政拍手笑道：你們就吃了他，生得俏皮的，虧呢。你知道那女子是誰呢。就是浙江鼎鼎大名的陳女士。這女士到日本來，大約不過兩三年。聽說也是公費。容貌你是看過的。莫說拿甚麼薔薇花，玫瑰花去比，他不相稱。就是帶露的芙蓉花，映着太陽，也沒有那般鮮艷。天生的愛好行動，起來數千步，就有一股體香。鑽心撲鼻，聞了那般香，即如中了蒙汗藥似的，也不知有多少。你那對門不是還住了個中國少年嗎。劉越石點頭道：不錯。我見他每日要換幾套衣服。時而是極闊的和服。時而是中國衣服。時而是大禮服。時而是燕尾服。時而是先生衣服。呵呀呀。世界上男子所有的衣服，大約也被他穿盡了。鄭紹政笑道：你們嘗那拘留所的滋味。

就是他孝敬的劉越石道。這話從何說起。我們沒有一個認識他。無原無故害我們做甚麼。你說出來。我決不饒他。鄭紹敏道。你說無原無故。原故大得很呢。那人是廣東番禺人。姓林的名字。我却不知道。他家裏住在橫濱。是個大商家。他在大同學校畢了業。時常到東京來頑。一日在中國青年會無意中看見了那陳女士。他就失魂喪魄的如受了陳女士的催眠術。身不由己的跟着陳女士走。陳女士走到那裏。他也跟到那裏。一逕跟到駿河臺。陳女士進屋不出來。他知道陳女士住的是賃間。他便進去問還有空房子沒有。見裏面回答沒有。他大失所望。在駿河臺一帶走上走下。不肯離開。想等陳女士再出來。那曉得等了幾點鐘。陳女士並不出來。他便跌頭跌腦的。祇要是民家。就去問有沒有賃間。他因是小時來日本。日本話說得很好。又穿得闊綽。駿河臺一帶的賃間。本多有不掛牌子的。問來問去。居然被他找了一間。恰好就在陳女士的斜對面。他既定了房子。連夜趕回橫濱。對父母說要到東京進明治大學。收拾行李。次日清早。即搬了來。在他那樓上。望得見你家的晒臺。你家的晒臺。不是和隔壁家的晒臺相隔不遠的嗎。那陳女士每日要到晒臺上晒汗巾。他晒了汗巾。便要憑着欄干四處眺望。一會那姓林的每日早起。即將窗子打開。臨窗坐着一雙眼睛釘住晒臺上。等陳女士的眼光到了這一方面。他硬咳嗽揚聲。擠眉弄眼。那曉得。一日早正在要引陳女士注意的時候。忽然見你這邊晒臺上出來個美人。一般的男子也拿着一條汗巾來晒。那陳女士回頭看了一看。立刻低了頭。慢慢的下樓去了。姓林的眼睜睜望着那美男子。用眼送陳女士下樓。回頭瞪了姓林的一眼。好像已知道姓林的是有意吊膀子。故意露出點吃醋的意思。給姓林的看似的。姓林的這一氣非同小可。自那日以後。便每日如是。陳女士一上晒臺。那美男子總也是

不先不後的上來。雖不見二人說話。那說話的情形更難堪。那姓林的不說自己容貌。不如人沒有法設。還想用表示有錢的手段。來打動陳女士。故一日換幾套衣服。在街上擺來擺去。可憐他擺了十多日。陳女士那裏將他放在眼裏呢。他就疑陳女士已與那美男子有了情。便日日想設法陷害。那日也是合當有事。他在源順買東西。見了一個人。在那裏租牌。他認得。那人是和你們同住的。他便連忙跟定了。那人見那人逕回了家。他就在外面聽聽裏面有了牌聲。他悄悄的報告了站崗的警察。那警察遠以為他是日本人。說怕你們抵抗。要求他同來。拿他說不要緊。我知道沒一個有抵抗的能耐。你輕輕的開門進去拿了。就是他說完就走了。所以我說你們那一夜拘留所的滋味。是他孝敬的。我何以知道這般詳細哩。他以為這事做得得意。逢着熟人便說。我從朋友處聽說。他想將這風聲播揚出去。好傳到陳女士耳裏。使陳女士瞧不起那美男子。哎呀。那美男子到底叫甚麼名字。我把這三個字當作他的代名詞。說起也不好聽。劉越石聽鄭紹說完了。接着嘆口氣道。暗中還夾了段這樣的原因。真是做夢也夢不到。黃文漢道。事倒有趣。祇是那姓林的也就蠢得可笑。你害人既要用這種最下等的手腕。怎的還敢對人說呢。縱不怕這邊聽了。圖報復。也要防人家聽你說話的時候。開你的教訓。說你的賣國。如借着小鬼的勢力。鬧醋勁。欺自家。人呢。這種蠢東西。那裏是老姜的對手。劉越石道。如老姜真有意吊那陳女士的膀子。何以平日從沒有聽他提起過。我想一個是有意。一個是無意。有意的把無意的誤認作有意。才想方設計的來破壞。致我們蒙了不白之冤。黃文漢笑道。你們確是誤搭強盜船。遇了官兵。擊住了。挨了打死。也有冤無處訴。但是你觀察老姜就觀察錯了。他若是無意。必然對大家說着取笑。因是有意。才不說出。來怕大家伸出。

手來壞了他的事。並且偷中國女人最忌的是不秘密。無論已到手未到手，均可對人稍露形迹。所以俗語說：十個女人九個肯，祇怕男人嘴不穩。中國女人不像日本女人把此事看得不要緊。中國幾千年的習慣，以女子偷人為最醜。成了一種社會制裁。故女子不敢任性。其實人欲與日本女子有甚麼分別。故祇要你男子嘴不亂說，不對這女人說那女人的秘密事，就易於說話了。你們祇想中國人罵人不是時常罵你娘偷和尚嗎？那就是這個道理。因為和尚宿奸的罪，犯了出來，比女人偷人的罪更重。故和尚一偷了女人，死也不肯對人說。比擬得難，當然而確

有是那姓林的，既將心事逢人便說，任你再有什麼好處，女人也不肯偷你了。老姜我看他年紀雖小，必是個偷情慣家。並且他那模樣兒，也是很能得中國女人歡迎的。劉越石聽了，沉思一會道：照你所說，倒有幾分像。他近來時時有甚麼心事似的說話，不似平日那般個樣。這回事發生他比我們更見得着急。事後任我們議論他，祇是一言不發。並且三番兩次對我們說：你們不必多議論。這不是伴體面事，說開去了不好聽。如外面有人問萬不可承認是我們幹的。當時我以為他名譽心重。這樣看來，多半是怕隔壁陳女士知道不好。鄭紹敏道：是麼？那日就是他拉着你不肯說呢。這姓姜的，祇怕與那陳女士有點兒意思了。三人胡猜亂擬了一頓。黃文漢忽笑向鄭紹敏道：那萬花樓的小菊，絕無消息嗎？鄭紹敏跳了起來道：還說小菊幾乎把我急死了。他前日不是到我家裏嗎？偏偏我來不得，害他白跑了一遍。黃文漢忙問怎的來不得。鄭紹敏道：我同你從萬花樓回來的第二日，由你這裏回去，想到小石川會個朋友，無意在竹竿町遇了秀子。黃文漢問秀子是誰。鄭紹敏道：就是我同你去遇了兵士的那個小淫賣。我碰了他的時候，他眼睛很快，一眼就被他看見了我。忙對我行禮，就在路上和他說。

了幾句話。他定要我午後七點鐘到他家去。我不好十分推託。祇得依着時間去。見了面。那裏肯放我走呢。強拖我住了一夜。我見他招呼得很殷勤。給了他五塊錢。誰知第二日回來。就害了一場淋病。第三日生殖器上更起了幾個黃泡。其痛異常。跑到神田醫院去診。他說也是梅毒的一種。在中國叫做什麼便毒。用藥水替我洗了。細帶纏好。還拿了些內用的藥。說要我每天去洗。前日才洗了回來。接了張郵片。一看。是小菊寫來的。說是星期五午後三時來看我。我查日歷。前日便是星期五。我當時非常着急。忙跑到房裏。解了細帶。看是什麼情形。以為可以勉強敷用了。那曉得不看猶可。一看可不把我氣死了。那黃泡子一個個都開了。花我賭氣懶得再包。繫起褲子。實在被褲褶挨得痛不可忍。沒法。又包好。等到下午三點鐘。他果然來了。打扮得香撲撲的。我祇得招呼他坐。他不知道我有病。挨近我的身邊坐下。儘興的賣弄風騷。幾揉幾搓。浪上了我的火來。下面就痛得如刀子割了一般。那敢再和他混。立起身來。彎腰伏在席子上。癢肚痛。他以為我是真肚痛。定要我睡下。替我摸肚子。你說我怎敢近他。忙撒謊說。我平日肚痛。照例不能給人摸的。他才罷了。便問我要錢坐車。說天氣熱。不能走。我想不給他。禁不住他歪纏。硬敲了一塊錢去了。這一塊錢。真不值得。摸都沒敢摸他一下。黃劉二人聽他說完。設想着當時的情形。笑得打跌。黃文漢住了笑道。這一塊錢。值不得。那五塊錢。值得。住了。夜還孝敬了你一身病。我說你真是一個瘟生。那怕那鬍子。招呼你再殷勤。也值不得五塊錢。有五塊錢。不去嫖藝妓。來嫖這種下等淫賣。至多不過一塊五角錢。一塊錢。本就天公地道了。神田的淫賣婦。就是你們這些瘟生弄壞了。規矩。小石川的你們又要弄壞。直頭是瘟生。直頭也是。我看你平日一毛不拔。偏是這種昧心錢。用起來如撒砂子一般。嘆我也懶說得你了。我

明日絕早，要動身到箱根去。還有多少東西沒有清理，說着仍起身收拾家俱。鄭紹收道：你真一個人走路去嗎？黃文漢道：哄你麼？劉越石、鄭紹收見黃文漢甚忙，便同出來各自回家。這裏黃文漢收拾完了，次日清晨果然穿着草鞋，背着包袱，提着雨傘，步行往箱根進發。平日往箱根，由神奈川坐火車，祇要兩個多鐘頭就到了。日本的火車，每點鐘走十一二日本里，合中國七十里的光景。由東京到箱根，以中國里計算不過二百多里。黃文漢這日清早動身，因到神奈川這條路，他走了多次，沒有甚麼風景，便由品川坐電車到神奈川，再走。經過平沼程谷，在大船吃了午飯。下午由大船走藤澤到茅崎。天氣還早，計程已走了九十零里路。他知道茅崎有海水浴場，便不打算再走了。想尋個相安的旅館住下。好洗海水浴。這茅崎地方並不是個市鎮，不過是沿海的一個大漁村。魚棚子高高低低不知有多少。因每年夏季也有許多的紳士學生到這裏避暑洗海水浴。故有幾家旅館。黃文漢當下找了個旅館，名萬松樓，進去。有下女出來招待。黃文漢放下包袱雨傘，教下女拿進一間向南的房子。自己便不上去，祇拿了雙拖鞋，問旅館要了件浴衣。直到海水浴場，脫衣下去，洩了會水。上來用清水洗淨了身子，穿了浴衣，靴着拖鞋，回來洗了臉，將走路的衣掛在廊下吹着。看錶才五點多鐘。這館子住的人不多，異常清淨。黃文漢無事，找着館主人閒話，問了問地方的人情風俗。館主有了七十多歲，聽黃文漢的口音，以為是北海道的人，便指指點點說這茅崎地方從明治十九年才修海水浴場。這旅館二十五年才開的。還說了這地方許多的故事，難以盡述。黃文漢聽得高興，買了幾合酒，茅崎的鯛魚最好，教下女囑咐廚房好生煮了一尾。邀館主人大家吃。吃了一老一小到火車站一帶散了回步。回來歇息。次早用了早膳，會賬登程。走平塚到大磯。這大磯比

茅崎大是不同。一般的也有海水浴場。地方雖小。有一兩條街。繁盛與東京差不多。酒席館。遊戲場。說書樓。（日本名寄席）待合室。高等旅館。崇樓傑閣。所在皆是。其稍偏僻的地方。都是些富人的別墅。伊藤博文的別墅。就在那裏。黃文漢心想。我早要曉得這裏有如此繁盛。昨日何不多走十幾里路。趕到這裏來歇呢。好在從這裏到國府津。不過三十零里路了。留到下午走去罷。且在這裏盤桓兩點鐘再說。於是到各處遊覽了一會。路上過了幾個很標緻的藝妓。黃文漢忽然動了興。要在這裏嫖一夜。看是怎的一個規矩。主意打定。便找了家二等旅館。山本樓住了。梳洗後。換了身紗和服。在館子裏吃了午飯。帶了錢出來。走東遊西。逛到四點多鐘。走進一家很大的日本料理店。上了樓。看陳設都十分雅潔。比東京大料理店清爽得多。黃文漢上樓。便有個十五六歲的下女。跟了上來。讓黃文漢坐了。磕下頭去。黃文漢看他行禮。有些鄉氣。不像東京料理店下女的大方活潑。磕頭起來。把朝南方的簾子捲上。下樓托了盤茶上來。就跪在黃文漢側邊。黃文漢叫他且提一升正宗酒來。下女笑着問道。還有客嗎。黃文漢搖首道沒有。下女去了。頃刻拿上酒來。黃文漢點了幾樣日本菜。下女跪在旁邊斟酒。黃文漢一邊吃喝。一邊問下女。這裏有名的藝妓。是那幾個。下女道。千代子。喜美子。都是有名的。黃文漢道。都是一本麼。（渾信人名一本）下女道。喜美是半玉。（清信人名半玉）黃文漢道。祝儀（堂差錢）要多少。下女道。一枚。（即一圓）黃文漢道。一根香多少錢。（藝妓出局。時間以香計算。一根香約燃四十分鐘）下女道。三角。黃文漢道。盒屋（女相幫）多少錢。下女道。也是三角。黃文漢點頭道。與東京便宜的差不多。就在這裏可以叫來麼。下女點頭道。可以。黃文漢道。你不必叫那有名的。祇揀那眉目端正的。大小叫四個來。小的不嫌小。大的十八

歲起。二十五歲止。下女見黃文漢這種舉動。又不是本地方的口音。不知是甚麼人物。忙下樓打電話去叫。黃文漢喝了兩杯酒。工夫已來了一個。進門即跪下磕了個頭。喉嚨裏叫了半句多謝。（日本藝妓對客人道謝。語極含糊。）走近兩步。跪在一邊。黃文漢見他面貌倒還清秀。祇是身體太瘦弱。衣服又穿得單薄。越顯出種可憐的樣子。年齡不過二十三歲。倒像自覺得很老。不好意思再施脂粉似的。黃文漢喝乾了杯中的酒。在一個玻璃碗內洗了洗杯子。遞到他面前道。辛苦了。請乾一杯。藝妓接了。黃文漢拿酒瓶在他手內斟了一杯。藝妓笑着喝了。也洗了一洗杯子。回敬黃文漢。黃文漢接了問他的名字。他道。瘦蝶。黃文漢點頭笑道。好名字。相稱得很。說完舉起杯子正待喝酒。祇見接連來了三個。均在門口叩了頭。圍了攏來。不知黃文漢怎生樂法。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三章 伏魔家風情驚老鴇 銷金帳露水結同心

話說黃文漢正在喝酒。又來了三個藝妓。看那大的較瘦蝶好。年紀不過二十歲。便招手叫他坐在身邊。兩個小的年紀十三四。相貌雖都平常。却各有種天眞爛熳可愛的態度。一個挨近黃文漢身邊。拿了瓶子就斟酒。黃文漢用杯子接了。叫下女再拿四副杯箸來。又加了兩樣菜。那個小藝妓跑至門口。拿了把三弦子。崩崩的彈了幾下。想唱起歌來。黃文漢忙止住道。你不用唱。且同喝杯酒再說。小藝妓聽了。真個放下三弦。仍舊跪攏來。黃文漢親斟了四杯酒。酒叫他們自己。也陪着喝了。才問三個的名字。三人各從懷中掏出個小小包兒。同送了三個小花名片在黃文漢手上。黃文漢看那大藝妓。便是千代子。小的一個叫梅香。一個叫友奴。黃文漢收了名片。望

着千代子笑道。我在東京就開了你的名。故特意來看你。不然我此刻已抵箱根了。果然名下無虛。也不枉我在這逗遛一日。還沒有領教你的清唱。想必是高明的。千代子謙遜了幾句。黃文漢掉轉臉對瘦蝶道。請你同他合着唱。梅香同友奴跳舞。說着自己起身拿了三弦子坐下。校好了弦。藝妓見黃文漢自己能彈。都十分高興。千代子瘦蝶同問黃文漢愛聽甚麼。黃文漢道。要可以舞的。喜蒲好麼。這喜蒲是日本長唄之一音調。都可聽。黃文漢本會中國音樂。三弦又作東京名手學過。兩個藝妓各有爭強鬪勝的意思。瘦蝶別的歌。倒不甚高妙。長唄是他最得意的。他見黃文漢歡喜千代子。想靠這支曲子奪了他的歡心。聽黃文漢說唱喜蒲。立時喜形於色。答應好。千代子知道自己的長唄不及瘦蝶。恐比落了沒體面。見黃文漢說。出瘦蝶即答應了。祇得抖擻精神。兩人同啓櫻唇。跟着三弦唱。梅香友奴按着板。在席上來迴的舞。黃文漢手彈着弦。目不轉睛的望着瘦蝶。見他唱到極高的音。還像祇用得一半的力量。幾乎把三弦的音都蓋住了。黃文漢着實罵了幾句。采轉臉看千代子。口裏雖不住的唱着。一雙俊眼祇迷迷的望着自己。笑黃文漢禁不住也喊了聲。好唱完了。黃文漢放下三弦。拿了把團扇。叫梅香友奴攏來。自己拍着扇子。替兩人打扇道。辛苦了。這熱的天。叫你們舞在對不住。你看你們頭上都出了汗。不用再舞了。友奴一邊笑着。用汗巾抹汗。一手奪過扇子道。不敢當。你又要彈。又要看。又要聽。又要叫。好比我們倒忙得多。你頭上不是出了很多的汗嗎。還替我們打扇。我們跳慣了的。要甚麼緊。平常都沒有今日這般好。要子梅香一把將友奴推開。望着黃文漢道。你住在東京麼。見過萬龍沒有。比千代子姐姐何如。黃文漢見他笑得好笑。扯了他的手搖頭道。沒見過。你問他怎的。梅香道。我聽他的聲名。比大隈伯還要大。我就不服他比

千代子姐姐再好。黃文漢望着千代子笑了一笑。千代子不好意思。拖了梅香一把。道：「你安靜的坐着歇歇。還要跳舞呢。」梅香才坐了。友奴將扇子遞給黃文漢。拿了酒瓶斟酒。黃文漢叫下女換了個大杯子。連飲了幾杯。復拿着三弦子。要彈千代子。忙伸手來接。笑道：「老爺肯賜教。一支曲子麼？」黃文漢搖頭道：「我唱得太壞。不獻醜也罷了。瘦蝶笑向千代子道：「必是好手。無論如何。要求唱一支。友奴也扯着黃文漢的手。要唱。梅香跳了起來。拿着酒瓶到黃文漢面前。滿滿的斟了一大杯。道：「吃了這杯酒。就唱了。再吃一杯。黃文漢無法。將斟的一杯吃了。梅香復斟滿一杯。擎着瓶子。跪等着不走。黃文漢祇得問他們愛聽甚麼。浪花節好麼？他們聽了。都大喜道：「原來這浪花節。是日本最有名的歌。分東京節。關東節。兩種。均極爲難唱。藝妓中唱得好的最少。因其音節太高。又不能取巧。女子聲帶短。故不能討好。日本唱浪花節的專門名家。雲右衛門。聲價之高。就是中國的譚鑫培。也不過如此。千代子的浪花節。在男子名人中。雖不算好。藝妓中。要算是很難得的。聽得黃文漢說唱浪花節。正對了勁。非常高興起來。問黃文漢是東京節。不是黃文漢。點點頭。問瘦蝶愛唱不愛唱。瘦蝶道：「我替你們彈琴。千代子將三弦遞了過去。黃文漢笑道：「唱得不好。不要笑話。說着咳了聲嗽。便和千代子同唱起來。祇幾句。千代子卽停了口。望着瘦蝶。叫好。趕着又同唱下去。唱完了。彼此都稱贊了一會。梅香在側邊。祇管催着黃文漢吃酒。黃文漢又喝了兩杯。對梅香友奴道：「此刻天氣涼了許多。你們再舞一套可好？」梅香道：「舞甚麼？黃文漢道：「請你們舞個最好的。梅香道：「最好的是甚麼？」黃文漢道：「淺川四人聽了。都伏身笑起來。黃文漢笑道：「不相干。這是最雅致的。說時。從瘦蝶手裏接了三弦子。彈着叫千代子瘦蝶唱。原來淺川是個極淫蕩的歌。舞起來。有兩下要將衣的下截撈起。作過

河的樣子。日本女子本來是不穿褲的。撈起衣來。甚麼東西也現在外面。在往年唱這歌舞的人。不過將衣角些微提起。故詞曲雖淫靡也還不要緊。近來一般藝妓。想賞客人的歡心。漸漸高。於是差不多要撈到肚臍眼了。然這歌祇有清信人才肯舞也。祇清信人舞了才好。看黃文漢彈着三弦。千代子二人唱。梅香友奴二人便舞。黃文漢目不轉睛的望着。舞到那撈衣的時候。祇見四條白藕。真如築脂刻玉。一轉身跳了過來。那兩縫紅如濕丹的陰溝。恰恰與黃文漢打個照面。黃文漢不知不覺。將三弦子一擡。一手拖了千代子。一手拖了瘦蝶。要大家舞。二人無法。祇得都撈起衣。五人混舞。一房舞完了。復坐下痛飲。一升酒飲完。黃文漢已大有醉意。拖着千代子到外面。倚着欄干問道。你的熱待合室是那家。今晚可陪我一夜麼。千代子點頭笑道。祇要老爺肯賞臉。我的熱地方。這館子裏知道。老爺坐車到那裏。我就是黃文漢。答應了。進房。下女已開了賬上來。黃文漢看友奴梅香的祝儀。每人祇有五角。並酒菜不到十二塊錢。黃文漢拿了一十五塊錢。給下女道。這賬單你拿下去。將二人的祝儀。每人補成一塊。再替我叫乘車。剩下的就賞你。不必找來了。那下女磕頭道謝。四個藝妓也磕頭走了。千代子到下面。交待了一句才去。黃文漢在樓上整理了衣服。下女上來。說車子已來了。黃文漢粧喝醉了。伏在下女肩上。一步步踏下樓來。館主人垂着手。站在樓梯旁邊。恭恭敬敬的鞠躬道謝。館主人的老婆。用個小小金漆茶盤。捧着賬單。黃文漢攔手道。替我撕了。收着做甚麼。（日本人做生意收條最要緊）館主人的老婆。才笑着撕了。館主人扶黃文漢上車。黃文漢一邊取帽子。對館主人行禮。一邊問車夫知道地方麼。館主人連忙答應。已說了。車夫也連忙答應。已知道了。說着。扶起車子就走。黃文漢一看。前面尚有一個車夫。用繩子一繃繫着扶手。一

端緊着他的腰上，拚命的拉着往前跑。黃文漢心想：他們都以為我是日本的，甚麼大人物，故用這樣的排場對我。要是在東京，這十幾塊錢還不夠，萬龍一，回局能頑出甚麼名色來。一個人在車上得意，那車風馳電掣的，警眼到一家掛伏魔家燈籠的門首，停了。走前的車夫，早就解了腰間的繩子，將頭伸進門去，高聲報道：客來了。拉扶手的車夫，便伸手來扶黃文漢道：大人到了。黃文漢下車，見門口已跪了個中年婦人，黃文漢也不作聲，粧出十分醉態，踉蹌踉蹌的跨了上去。婦人忙走向前，引黃文漢到一間八疊席子的房內，請黃文漢坐。見黃文漢有些醉意，即遞了個腕枕過來，出去托了杯濃茶，放在黃文漢面前。問道：老爺想叫誰呢？黃文漢故意沉吟了一會道：叫千代子來罷。婦人看了黃文漢一眼，答應着去了。黃文漢看那房中的陳設，雖不華麗，却也得體。迎門懸了一張橫額，是落了希典的款。（希典就是乃木大將）祇怕是假的。額下覽着四頁屏風，却是泥金的，隔屏風兩尺遠的光景，安一張小鳥漆几，几上一小白磁瓶，瓶中插了幾枝舊蒲花，相映得倒十分有趣。不一刻，婦人走了進來道：已着人叫去了。祇是千代那小妮子，脾氣乖張得很。老爺從前與他沒有過交情，恐怕不能陪老爺久坐。特預先稟明，求老爺不要怪我。這小妮子，任是何人，也沒有他的法子。我的意思，請老爺多叫一個罷。黃文漢知道，待合室的龜婆，素來是這般狡猾的一則，望客人多叫一個，他好多分一個的祝儀。二則，千代子是這大礙的名妓，他肯輕易賣給人，恐擋了那三、四等藝妓的財路。待合室的規矩，分祝儀總是一般的分法。客人一見了好的，便不肯更換他的祝儀，就有有限了。除非是常來往的客人，有相好，他就不能作弊。若是初次去的人，無論你指名，叫誰，他沒有不從。中生出種種枝節，不是說這人已出去了，不得來，便說是害了病，不能來。一味

德惠你叫別個不說這個如何美。就說那個如何年輕。會唱。及至你要他叫了。來不是九子。處母。便是閻王的外婆。客人自然不要開了。錢要。走他却又捧出些像片來。說隨你揀選。客人見有像片。自然又坐下來挑選。來選去選了。張稱意的。將相片留下。要他去叫。客人望着像片。正描想得十分滿足。等到叫來的時候。一看人是不錯。祇可惜那像片。是八九年。前照的日本女人。又不經老。那裏還像個人呢。客人氣他不過。不待說。丟了相片。又開錢。又要走。他却做出很抱歉的樣子。拖住客人說。再去找那指定的人。無論如何要拉了他。來才對得住老爺。客人自然不走了。花三四次。無名無色的錢。才得一個意中人到手。這都是他們當龜婆的慣技。黃文漢那一點兒訣竅。不懂得聽婦人如此說法。便笑道。我不過久聞千代子的名。想拜識拜識。祇要他來坐坐便了。住夜。隨便叫誰來。都可使得。他若不得閒。祇好下次再來罷。我知道你這裏是他常出局的地方。才來找你說罷。打了一個哈哈。婦人認以為真。便應着知道。起身要出去。黃文漢叫轉來。吩咐拿四合酒來。不用料理了。須臾婦人擺上酒來。執着瓶子要斟。黃文漢揮手道。我自己斟好。你也喝一杯。說着自己乾了一杯。洗了杯子。遞給婦人。婦人飲了。也洗杯回敬。忽然門口車子響。婦人忙跑了出去。見千代子已笑嘻嘻的迎着走來。婦人不及說話。同他進房。千代子對黃文漢行了禮。起來說道。對不住。勞你等久了。我在家裏正疑惑。怎的還不見有人來叫。以為你吃醉酒。回去了。剛要換衣服。叫的又來了。黃文漢起身握了他的手。同坐着笑道。那裏會醉。縱醉了。也不會回去。大約你家隔這裏太遠。來往時間耽擱了。千代子搖頭道。就在隔壁幾家。婦人見千代子和黃文漢如老相好一般。心中好生詫異。不知這孟光是幾時接了梁鴻案。跑出去問千代子的車夫。才明白知道黃文漢是不好欺的。便換了態。

度。抱了三弦子進來。黃文漢道。不要唱了。罷。千代子道。我是不唱了。想聽你唱。黃文漢道。你想聽甚麼。千代子道。請唱支道分曲。我聽黃文漢大笑道。追分曲是越後箱根的出產物。怎的倒要我東京的人唱。千代子道。這種歌。此地的藝妓都不能唱。本也不是我們女人唱得來的。所以我想聽聽黃文漢道。東京的藝妓也差不多沒有聽得唱得好的。其實說起這追分曲的來歷。本是個極粗鄙沒有意味的歌。在明治維新以前。越後箱根的交通不便。那旅行的人都騎着馬。翻山越嶺的走。馬夫因馬行路遲緩。連累着自己沒有休息的時候。借着關山難越的意思。信口編成一種歌。發舒自己的鬱結。唱來唱去。就名爲馬夫節。祇有馬夫唱。明治維新以來。有些文人見這馬夫節詞雖粗鄙。音節却是很好。便倚着聲音。譜出詞來。追分是越後的地名。故改名追分曲。其中有一支。我最歡喜他的詞。譜得好。那譜詞的越後人。到了東京。眷懷故里。却用反寫。說我一見北山的雨。便想到越後的雪。我。那越後就是夏天也是有雪的我。離越後的時候。雖是流淚捨不得。於今則想起越後的風。都是討厭的。他詞雖是這們說意思。却仍是捨不得。越後故一見北山的雨。即觸動了他自己的鄉思。我就唱這支給你聽。好麼。千代子十分歡喜。拿瓶斟了杯酒。黃文漢喝了。在婦人手裏接了三弦彈着。口中唱道。

北山微雨レリヤ

越後ガ雪ガル

夏テモ越後ガ雪アル

越後出ル時キヤ

涙ヲ出タガネ

今シヤ越後ノ風モ厭ヤ

黃文漢唱完了。千代子叫好。那婦人驚嘆不已。黃文漢放了三絃。取出燻看。十一點鐘了。復飲了幾杯。叫婦人將杯盤撤去。婦人搬了出去。叫出千代子問。知道是要留黃文漢歇。心中大不以為然。隱隱約約說。千代子不認得人。這客人是個大滑頭。有了相好。必然上當。千代子保也不保。祇要他掛帳子。收拾鋪蓋。安排一碟好水菓。婦人不敢違拗。谷都着嘴去料理去了。千代子依舊進房。陪黃文漢坐夠十分鐘的光景。婦人來請安歇。千代子起身。引着黃文漢到裏面一間房內。黃文漢看是一間六疊蓆子的房。門口擋着兩扇古畫屏風。房中鋪着白花褥子。一條駝絨毯子。裏面胎着白布橫壘。在屏風的底下。這方並排安着兩個枕頭。枕頭前面放了個裝煙灰的盒子。盒子旁。一玻璃瓶的蒸氣水。一玻璃碟子。削了皮切成片的蘋果。並幾片西洋橘紅瓣。上面插了幾根楊木牙杖。帳子祇掛了一邊。一邊拖在蓆子上。黃文漢便彎腰。用牙杖籤了一片蘋果。遞在千代子的櫻桃小口邊。千代子道謝。用口接了。黃文漢復籤了片。自己吃了。千代子拿了一件寢衣。一根絲縲在手。請黃文漢換。黃文漢解了帶子。將衣服摺在鋪上。背對千代子站了。千代子將寢衣抖散。提了領。往黃文漢的肩上一搭。黃文漢待他搭穩了。一邊從袖子里伸出兩手。一邊掉過身來。千代子當面將衣抄好。低頭用絲縲攔腰繫住。黃文漢讓過一邊。千代子將脫了的衣疊好。腰帶摺好。放在一個漆盒裏面。黃文漢便坐在褥上。籤着水菓吃。看千代子換衣。千代子背過臉。換了件淡白梨花色的長寢衣。下緣有尺多長。圓鋪在蓆上。不露出腳來。袖長過膝。換好了衣。走上褥子。蹲

第十四章 出大言軍人遭斥責 遊淺草嫖客發奇談

九十八

腰將地下的帳子牽了起來。到那邊壁上，拈出根綠絨繩來。將帳子角上的環穿好。復走到這邊來穿。黃文漢見他行動起來。那衣緣掃着簾子。全不像是用脚走路。祇見那衣的下半截。兩邊相接之處。一開一合。可惜不是。站在當風之處。要是被風飄動起來。怕不蹣過那畫圖上的凌波仙子。洛水神人嗎。黃文漢看出了神。千代子已將帳子掛好。一手撩起。坐了進來。拿着團扇。撲了幾下。黃文漢忽覺得一股極淫艷的香。隨着扇子風撲到鼻端。登時心中如醉。骨軟筋酥。忍不住一手摟住千代子。同睡下。演那楚襄王陽臺故事去了。直演到次日十點鐘。才起來梳洗。兩個人更加親熱。但雖是更加親熱。奈黃文漢終屬過客。不能留連。再住一夜。祇得叫婦人備了早膳。同千代子吃了。算帳作別。雖祇一晚的交情。却很是難分難捨。不知別後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四章 出大言軍人遭斥責 遊淺草嫖客發奇談

話說黃文漢回到山本樓。清了賬。仍改裝登程。經由二宮到國府津。從國府津到箱根。有電車專往來兩處。黃文漢因昨晚不曾好睡。恐天氣熱。走多了中暑。花了二角五分錢。坐了個三等電車。過酒匂。小田原。兩個停車場。便是湯本。這湯本就是箱根山下。黃文漢下了電車。即有旅館裏接客的來問。如中國長江一帶碼頭上接客的一般。黃文漢在福住樓住了。這湯本。湯阪山有一股溫泉。從石縫裏湧出。各大旅館用管子接到館內。供客人洗浴。福住樓也是有的。黃文漢進館。正是三點鐘的時候。脫了衣。即去溫泉浴。浴罷。覺得很倦。叫下女拿了個枕頭。開窗當風。悠悠然尋昨夜的好夢。正在黑甜鄉裏打秋千。忽然身上被人推了一下。驚醒起來。一看。原來是下女送了夜膳來。黃文漢胡亂用了一點兒。拿了把團扇。見外面散步的人很多。也出去散了會步。不到九點鐘。便喚下

女鋪床安歇。預備第二日遊覽。次日五點半鐘即起來。梳洗畢。用過早膳。穿好衣服。揣了張箱根地圖。出門在近處買了根手杖。過旭橋。向右走了兩三里。便是塔澤溫泉場。在箱根七名溫泉中爲第二。那四面山影。溪聲。耳目所接。都生涼意。徘徊了幾分鐘。再向前走。山路便一步一步的高了起來。那路盤旋。迴繞。才朝上。走了二三里。回頭看那塔澤的溪。便如臨千丈深潭。黃文漢展開地圖看。那溪名爲早川。山迴溪轉。對面函嶺的邱壑。一望望盡。黃文漢依圖經過太平臺。到宮下第一溫泉（離宮在焉）。這地方已高海面一千多尺。南西北三方面羣山圍繞。東方山麓盡處。名相摸灘。黃文漢見山中一棟狼大的西洋房子。走向前看。原來是一家極大的旅館。名富士屋。旁邊一棟小屋。掛一塊布招牌。寫着休憩所。黃文漢走進去。買了壺茶飲了。開了錢。又往前走。走不多遠。忽聽得隱隱有打雷的聲音。心中疑惑。有雨。舉頭一看。青天萬里。無雲。才轉過山嘴。祇見迎面一條瀑布。正在那裏流。珠噴玉。雷聲便是從那裏來的。黃文漢見已有幾個人在那裏看。便也走向前看。那些人不知怎的一個個臉上。都有不愉之色。纒着眉。吁嗟太息。黃文漢好生納罕。挨近一個年老的人。搭着談話。才知道有個二十來歲的女子。因丈夫凌虐太甚。在這裏面投了身。方才始發見屍身。擄去燒葬去了。黃文漢聽了。看那瀑布。他那裏管淹死了人。仍是一陣急似一陣的推擁下來。心中覺得也有些悲慘。連忙走開。到小涌谷。小涌谷原名小地獄。也是個溫泉場。黃文漢找了家料理店。吃了些點心。走到蘆湖。這蘆湖却要算是一副天然的圖畫。湖身在山頂上。高海面有千多尺。最好看的是那西北方富士山的影子。一年四季。倒浸在湖內。黃文漢嘆賞了一會。取道回福住樓。已是上燈時分。洗了個溫泉浴。用了晚膳。一夜無話。次日早膳後。正待去看神山的大噴火口。祇見下女拿了張

名片進來。黃文漢就下女手中，看那名片上印着陸軍少尉中村清八幾個字。黃文漢道：「是誰的下女？」道：「是隔壁房裏的，特來拜老爺。」黃文漢道：「你弄錯了人麼？我姓黃，這人並不認識我。」下女道：「不會錯，他說了會住在第三號房的老爺。」黃文漢接了名片，點頭道：「既是不錯，你去請進來。」下女走至門外，那中村已來了。黃文漢看他，年有四十來歲，生得圓頭大眼，穿一件白紗和服，並未繫裙（日本人訪客不繫裙爲不敬）。黃文漢見了，已有幾分不快，祇因自己是主人，不能不畧盡禮數，親自遞了個墊子，說了聲請坐。中村略點了點頭，坐下笑向黃文漢道：「貴國是清國麼？」黃文漢道：「不是，中村詫異道：「日本嗎？」黃文漢道：「不是，中村道：「那就是朝鮮了。」黃文漢道：「不是，中村道：「那麼是那裏哩？」黃文漢正色道：「是世界各國公認的中華民國。」中村大笑道：「原來如此，失敬了。」老兄到敵國來，是來留學的嗎？」黃文漢點頭道：「是，中村笑道：「這很好，我是來這裏避暑的，一個人覺得很寂寞，故來尋老兄閑談，不耽閣老兄的正事麼？」說着，又打了個哈哈道：「大約於今到箱根來的人，也沒有甚麼大正事。」黃文漢見他那種驕慢的樣子，祇含糊答應了一句。中村道：「老兄到敵國有多少年了？」黃文漢道：「有兩三年的光景。」中村道：「日本話必是狠能說了。」黃文漢道：「也說不了多少。」中村道：「我狠希望貴國留學諸君，在敵國實心求學，將來回去，都成個偉大人物，方不枉離鄉背井的來幾年，並且，支間的國交也可由這點感情上鞏固，我們日文的國交若不鞏固於世界的大局，都很有關係。現在歐洲列強，日日是甚麼遠東問題，面子上雖說這均勢不能破，骨子裏何嘗不是各謀各的發展，不過暫不唱瓜分罷了。貴國須趁這機會自強方好。若在像從前的樣子，拖十年八年，這均勢之說是靠不住的。萬一個問題發生，貴國無力量對付，靠敵國一國的力量維持東亞和平，祇怕有些難。」

呢。我這都是好話。雖在閒談中說說。於諸君的益處。就很不小。話是不錯。但出諸日本人之口。未免令人難受。黃文漢點頭道。很感謝。足下的好意。敵國誠如足下所言。不趁這機會。自強起來。真不得了。祇是敵國地大人多。交通又不便利。教育又不發達。一切強國的要素。還沒有一些影子。我看莫說十年八年。便是八十年。祇怕也沒有對付歐洲協以謀我的能力。靠我們幾個留學生。縱日夜不輟的學。無論幾年之間。造不出甚麼學問。即令造得好學問。個個都能得博士。難道有了幾千個博士。敵國就強了嗎。我早夜思維。還是準備作亡國的好。祇是做亡國國民。却很有研究世界各國。以做那國的亡國國民。為最好。別不待說。是同文同種的貴國了。但是列國若將中國瓜分起來。不知那省分在那國。手裏分到貴國的便好。若分到西洋各國的那西洋人。對敵國人那裏。有甚麼感情。還不知道有多少的苦受。我時常想。要是貴國有這力量。將敵國併吞了。倒是我們預備當亡國國民的。稱心如意的結果。貴國離敵國又近。敵國的情形又熟悉。實力又充足。想幾年之內。必能如我們的願。我們橫豎是免不脫要做亡國國民的。故和你打這商量。難得你又是陸軍裏的人物。知道自家的實力。你實心說十年之內。能將敵國併吞麼。說了。使我們好放心。日本軍人。腦筋本來簡單。聽了這話。喜笑道。敵國何時。不想與貴國合併。如貴國果能自強。彼此自然可收輔車相依之效。不然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何祇敵國。那時。自然是捷足者先得。能多得一省。便有一省的好處。至併吞的話。貴國人願意與不願意。倒不必管。祇看敵國的實力如何。若論實力。不是說誇口的話。像現在貴國這樣子。除已在貴國的兵。不計外。祇再有十萬兵。就是才帶領貴國四百餘州。也。不出一。年。必能奠定中國人頭。洗耳恭聽所愁的就是那些眼明手快的西洋人。不肯放讓。不然。已早如了諸君的願了。黃文漢道。難得貴國早蓄

此心不知貴國政府對於西洋已籌有使他的讓步的法子沒有中村道與他們權力上相衝突的事有甚麼法子黃文漢道然則貴國勢不能併吞俄國了中村道要看後來的機會何如我是不肯虛張聲勢的黃文漢道萬一敵國有了富強的希望不可思議的一日一日強了起來於貴國也有益處沒有哩中村搖頭道祇怕不能若真是強了我先說了的彼此可收輪車相依之效黃文漢聽了忽的翻過臉來用手往蓆子上一拍道十年之內你不能併吞我中國十年之外我中國縱不併吞你日本你日本能立國嗎你日本的命脈都在我中國手裏中國不弱你槍炮廠造船廠有鐵用麼（日本每年產鐵僅五百萬噸仰給於漢冶萍工廠者年千餘萬噸）中國不弱你五分之一的國民有飯吃麼（日本產米祇能供五分之四餘多仰給於中國）中國不弱你的國民有衣服麼（日本產棉極少多由中國運來）中國不弱你日本商業有發展地麼這都是你日本命脈所在中國一強便成死症中國瓜分了西洋各國不能如中國這樣寬厚的待你你也是死症你既不能併吞中國中國強你不得了中國亡你也不得了要中國維持現狀的長此終古你才好過日子但是維持現狀豈能長久的我看世界上的國家最危險最沒有希望的就是你日本

語雖如此說只是中國人未必人人能夠明白其內容不然何以專拍小鬼的馬屁

你還得什麼意我是個中國學生你是個日本軍人彼此風馬牛不相及要尋人閑談消遣未嘗不可祇是須大家尊重人格甚麼話不可說何必拿着國家強弱來相較量如定要爭強鬪勝我們不在疆場就祇有腦力的解決說完一翻手袒出右臂拔地跳了起來橫眉怒目指着中村道你來那中村見黃文漢忽然翻臉滔滔不絕的數了一串說話一句緊似一句便想說話截住素急遽聞尋不出破綻見他說完了要決鬪起來也就有點心驚尚沒答話黃文漢復說道你

進門的時候。便毫無禮節。我到日本這們久。也不會見過上等社會人拜客不繫裙的。你有意來侮蔑我。那可不能忍受。你怎麼樣。這房不是你撒野之所。日本人却有一層好處。知道自己理虧。最肯認罪。到底有些文明氣象。當下中村聽了黃文漢的話。便道。老兄不必動氣。算我說話魯莽。就此告辭罷。非我營軍人的。不敢和老兄決鬥。到底老兄是客。不可如此說。說完。起身點點頭。兩三步出門去了。以後並沒有再見過面。大約是搬往別處去了。不在話下。次日黃文漢在蘆湖蕩了回舟。自此高興。即尋景致佳的地方遊覽。箱根與日光齊名的勝境。有興遊覽。無興。即一枕高眠。有時携一壺酒。坐旭橋上。望落日西沉。倒像了個山林隱逸之士。這且慢表。再說周撰會對成連生說。放把陰火。將朱正章趕起滾蛋。看官們看了第十章的事。大約沒有不知道。那芳井龜一郎便是周撰放的陰火。祇是這陰火。到底是怎麼個放法。芳井龜一郎是何等人物。與周撰是何等交情。看官們必不知道。於今且述他一番。原來周撰初來日本的時候。曾住過大塚。與芳井是緊隣。朝夕相見。芳井是從明治大學畢業的。在時事新聞社當個訪事。暇時即找周撰閒談。那時周撰的日本話。還不能多說。後來漸次說好了。便同芳井走些不三不四的人家。長了嫖場許多閱歷。嗣後周撰雖搬到別處。與他仍是往來不絕。此次周撰聽了成連生的事。便想到了他身上。因想多打聽點朱正章的歷史。好大大的坑朱正章。一下子。素成連生的期限已迫。遲了恐多費唇舌。故於張懷來的那日。去會芳井。不料時事新聞社。因芳井的品行不甚端方。下半年已不請他了。芳井正在家中納悶。見周撰來找。非常歡喜。周撰將朱正章的事情對他說了。祇沒說成連生的名字。求他做成一篇三兩面記事的文章。趕急在時事新聞上發表。芳井道。時事新聞發表的事。我不能為力。祇是容易。你將這事送給我。

我可替你討回那三十塊錢來。如不能，再想他法宣布不遲。時事新聞社，我與那總理有隙，已將事辭了。周撰點頭道：聽說這朱正章的兒子，很能幹，你留神點才好。芳井笑道：不妨。周撰與他約定了日子，回來寫了封信與成連生，叫他到外面避一夜，便是朱正章進成連生房的時候，見他手中拿着看了有喜色的那封信。那晚成連生到朋友家住了一夜。次日到大方館，沒有會着周撰，回到江戶川館，見朱正章的房門打開，已空洞無物。知道是周撰用計嚇走了一時，間的心中快活也形容不出。第二日清早，還睡在床上，見下女引了周撰進來。成連生連忙起來，問事情怎樣了。周撰笑道：幸不辱命。成連生叫下女收了鋪蓋，請周撰坐了。自己臉也不洗，張開口望着周撰笑。要周撰說原由。周撰拿出三十塊錢鈔票，放在桌上，笑道：你看，是你的原物，不是。成連生問怎麼說。周撰將事情始末說了道：昨晚芳井到我館子裏，說容易易的騙上了手。他得了百二十元的采頭。這三十元，要我退還你。成連生聽了，跑到周撰的跟前，一把握了周撰的手道：我佩服你了。這三十塊錢，我左右是已去之財，待送你，你大約也不稀罕。我們兩個人想個法子，用了他。這樣錢留在箱子裏，也不吉利。周撰笑道：留着慢慢用罷。成連生道：留他做甚麼。等我去洗了臉來陪你說着。拿了沐具，下樓去了。須臾上來，笑道：卜先，你快想法子，不用了他。我心裏不快活。周撰道：你既要用，掉他，有錢怕沒法子花嗎？你且吃了飯同出去，包你花掉他。他就是成連生。即拍手叫拿了飯來，那裏吃得下去。扒兩口，即叫端去。拿了衣服要換。周撰道：既要送錢，便用不着學校裏的制服穿和服去罷。成連生道：我穿先生服去好麼。周撰點頭道好。成連生打開箱子，拿了身夏季的先生服出來。周撰幫着他打扮已畢，笑道：三十塊錢，小用太多，大用不夠，且先問你句，你想嫖不想嫖。成連生道：想嫖便怎麼

不想嫖便怎麼。周撰道：想嫖，便研究嫖的方法。不想嫖，就不必研究了。成連生道：還是大家研究的好。感我並不想嫖，不過想同你去看看。周撰知道他有些做假，笑道：既嫖，字上加了個研究的字樣，就須得有文章做，以我的意思。公娼，銘酒屋，不待說是不能去的。藝妓，那一種不理會生客的習氣，也討厭。到橫濱去嫖，酌婦太遠。（橫濱有種旅館，專為外國船停泊，上岸遊觀的人住一夜兩夜而設，販賣種種西洋酒，下女名酌婦，多美姿首，可待疑。惟日本人不招待。）斟酌損益，還是到日本橋濱町去嫖高，等淫齋婦的好。成連生道：我橫豈是外行，你說那裏好，就那裏好，不必多研究。就此去罷。周撰道：此刻還不到十點鐘，去看人家嫖不好，且到淺草去逛逛。下午五六點鐘去不遲。成連生道：怎麼叫做看人家嫖？周撰道：人家昨晚嫖的，還睡了，沒有起來，你我跑去，不是看人家嫖嗎？成連生笑了。二人一同出來，坐電車往淺草。這淺草是東京名所，奏樓楚館，畫棟連雲，趙女越姬，清歌激曉，雖說沒有甚麼天然的景致，人力上遊觀之適，也就到了極點。有名的吉原遊廊（公娼）即在其內。去年吉原大火，將數十棟遊廊，燒個罄盡，從新起造，較前規模更加宏大。銘酒屋，亦惟此處最多。活動寫真館，有一二十處，都是極大的西洋房，料理店，彈子房，更不計其數。周成二人，幾十分鐘，即到了此地。見遊人塞途充巷的擠擁不通，便轉到淺草公園內，同坐在常設椅上，看那些男男女女，挨肩擦背的湊熱鬧，看了會，成連生道：祇管看人家做甚麼。我們到西洋料理館去，吃點東西。已將近十二點鐘了。周撰點頭。二人同到一家料理店內，見吃的人還不多，揀了個當街的坐位坐了。一個很清秀的下女走了來，問吃甚麼。成連生望了一眼，對周撰道：你看還不錯，大半也是賣的。周撰並不看，一邊拿紙開菜，一邊說道：到這淺草來的女人，不要問他賣不賣，祇看你要不要。莫說是

下女便是他日本華族貴族的小姐。祇要他肯到這裏來。你和他講價就是決不要問他肯不肯。這淺草是日本淫賣國精神團聚之處。淫賣國三個字的美名。就以這裏為發祥之地。你試留神看街上往來的女子。那個不是隨風凜凜。淫氣騰騰。成連生聽了。大笑起來。周撰說話時。已開好了自己歡喜吃的幾樣菜。將紙遞過成連生也開好了。交給下女去辦。成連生道。你到這一帶嫖過沒有。周撰笑過。不吹牛皮。我在日本。除非他皇宮裏沒有。去嫖過。餘都領略過來。這一帶算得什麼。明治四十三年。同着那芳井。從正月初五起。逕嫖到四月。沒有間過三夜。東京什麼地方不嫖到了。於今要找那芳井來。還不知有多少新鮮花樣。不曉得日本情形的。必以為那些大戶人家的小姐。都是真靜幽嫻的。殊不知那淫賣國的根性。雖至海枯石爛。也不得磨滅。聽說那年下田歌子在婦人愛國會演說。發出個問題。教這些女人答他。說我們婦人愛國。既不能當海陸軍。又不能學高等的工業。作個高等技師。應做甚麼。才是最有效力之愛國。這些女人聽了。有說入赤十字會當看護婦的。有說進女子家政學校。學了理家的。有說學婦人科醫學的。有說學產婆的。他說都不對。祇以當淫賣婦為女子第一要義。隨說了許多當淫賣婦的好處。出來女子都拍手贊嘆。一個個歸咎自己。怎麼這樣容易的問題。也想不到連生你看下田歌子。是日本教育界有勢力。享大名的女子。有他出來提倡。還愁甚麼不發達呢。怕那些上等人家的小姐。不想盡方法的出來賣嗎。要不是中國太弱。日本新聞不挖苦形容中國留學生。那大家小姐不存着瞧中國人。不起了心思。稍微講究嫖的留學生。祇怕應接不暇呢。饒你有這幾項不討巧。不爭氣。弄上手的。也還不少。你不信今晚到濱町。我叫兩個給你。看不過要早些去。等那龜婆有設法的時間罷了。不知成連生怎生回問。且俟下章

再寫。

第十五章 碎石飛刀呈絕技 差神役鬼調佳人

話說成連生聽了周撰一篇話。雖不十分相信。下田歌子會如此演說。然知道日本的賣淫政策是真的。不能說周撰的話全無根據。聽得今晚即可實行叫來。心中祇是高興。忙接鈴子催拿菜來。二人一盤一盤的吃了。會賬出來。成連生走先。祇往男女混雜之處擠進去。周撰怕走散了。忙跟上前。走不多遠。見迎面掛着一幅大招牌。盤盤大的寫着三國大曲馬幾個字。周撰扯了成連生一把道。這把戲必好看。天氣還早。我們且進去看看。成連生點頭。走至入口的地方。買了兩張頭等入場券進去。祇見裏面的人如山一般。一層高似一層。圍着一個大圓圈。圍下一個下女。引二人到頭等的所在。分了兩個坐位。給二人坐了。二人見看的人都盪頭望着上面。也盪頭往上望。那屋頂足有三丈多高。中間吊了兩條麻繩。有五尺多長。將一根尺多長的圓木棒。拴住兩端。與學校裏的秋千索相似。一個西洋人。手中拿一張四方小木橈。站在那木棒上面。慢慢的將脚聚在一端。將橈子的兩脚斜立在圓棒上。那繩子祇在半空中亂擺。西洋人不慌不忙的將右脚移至斜空的橈子邊上。得了重心。復將左足同站了上來。雙手離開繩。反接在背後。助着繩子擺的勢。打秋千一般的擺動起來。看的人都吐舌。怕他跌了下來。周成二人望着也覺得是非常危險。滿場的人正都捏着一把汗。忽聽得噓喇一聲。連人和椅掉了下來。都大驚失色。以為這樣高的跌下來。萬無生理。那曉得那西洋人乘着跌的勢。飛到對面一條稍低的秋千索上站着。祇四方橈子就下了地。等着的人趕着看時。他已在那秋千索上翻轉身。舉手朝衆人行禮。說了聲失陪。一個

反筋斗翻入幕中去了。看的人才大開拍手起來。周成二人也十分希罕。西洋人進去之後。過了兩分鐘光景。出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國人。肩上盤一條大黑辮子。穿了身半舊的紡綢衣服。走至土臺子中間。對大衆行了個江湖拱手禮。用右手拿着辮尾子。往左邊一擰。幾個辮子已吐直。他便筆挺挺的站着。頭搖胡椒蜜似的搖了起來。那辮子祇管繞着頭打盤。頭越搖越急。辮子便越轉越高。搖到後來。祇見頭微微的顫動。辮子如鎗桿一般的豎在頭上。辮尾子抖成茶杯大的一個花。在頂上如蛇吐信看的人齊聲喝采。成連生悄悄的向周撰道。這該死的東西。還靠着這豬尾靶討飯吃。周撰點頭笑了笑。不做聲。看那辮子尾漸漸的繞着大花。低了下去。仍舊往肩上盤。盤好了。即有個日本人。雙手抱了個菜碗大的石頭來。放在當中去了。中國人一手將石頭拈起。揀了塊結實的地放下。一拳打去。那石全體沒入土中。看的人方喝了一聲采。祇見他伸着五指。掣鐵似的插入土中。將石頭挖了出來。一手抹乾淨。石上沾的泥土。坐下。左足將右足伸直。左手扶住石頭。放在腳背上。右手一拳。祇見火星四迸。石頭碎作幾塊。滿場大喝采。大拍掌。石頭打了。走出兩個日本的繚致女子。一個手中拿一塊寸多厚。寸多寬。六寸多長的木板。一個兩手拿七把雪亮八寸多長。寸來寬的簃葉刀。同走至當中。也對大衆行了禮。將刀遞與中國人。兩個女子。走至張幕的地方。並肩站了。都偏着頭。用那吹彈得破的臉。合了攏來。將一塊木板夾住。中國人走至跟前。看了一眼。往後倒退兩個箭步。足有四五丈遠的光景。站住了。右手在左手內。分了把刀。晃了兩下。祇見白光一閃。拍的一聲。不左不右。刀尖立在木板中間。衆人才要喝采。忽見白光幾閃。那刀如連珠箭一般。拍拍響聲。住時。看七把刀。不多不少。刀尖都擠在一塊兒。刀靶還在那美人臉上。左右亂晃。衆人

都驚得狂叫起來。中國人走到兩女子面前。用手搔了，一把刀的靶。輕輕的連木板連刀提在手內。兩個女子的臉上。都印了半分深的木板痕。笑嘻嘻的對大衆行了個禮。進去了。中國人拿着刀靶。一抖。刀子脫下一把。那六把連着木板。往空中翻了幾個筋斗。下來。早已騰出右手。接住了。把刀靶。又一抖。又脫下一把。連抖七次。將刀取完。左脅下來住六把。左手拿了那塊木板。右手用刀一削。切筍相似。木板成了兩斷。棄了手中木板。右手倒握刀靶。復行了個拱手禮。並脅下的六把刀。齊散在空中。兩手。一上一下的接這把。丟那把。如雪花飛舞的一路舞着。進去了。看的又狂叫了一聲。成連生對周撰道。這人不知道是誰。有這樣本領。怎的跑到日本來。變把戲。周撰道。他不變把戲。教他幹甚麼。成連生道。不知還有沒有。祇見個日本人。坐着腳踏車跑了出來。成連生道。討厭。日本小鬼坐腳踏車。我看過幾回。一點味也沒有。他自以為顯盡了多少的本事。不知道看的人。祇愁他不進去。周撰道。我也見過幾次了。去罷。那邊早去。靠得穩些。說着二人同走出來。人推人擠的挨到電車前。上了電車。逕投日本橋下車。周撰走先。引到一家待合室門口。成連生道。還是嫖藝妓嗎。周撰道。不用問。自有道理。說時。推開門跨進去。祇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迎了出來。望見周撰道。啊呀。周老爺。久不見了。快請進來。周成二人脫了靴子上去。同婦人到樓上一間八疊蓆子的房內。坐下。婦人一屁股坐在周撰肩下。倒着指頭望周撰算道。你整整的一年沒有來。到那兒去了。周撰道。回國去了。此次才來不久。因指着成連生道。我這朋友。說要找個地方頑頑。我想要頑。祇你這裏。路數還多點兒。別家叫來叫去。都是幾個原人。說時。小着聲音說道。我去年弄的那富谷藤子。可設法再叫他來麼。婦人搖頭笑道。你真吃甜了口。不行。他已嫁了個醫學博士的兒子。周撰笑着在婦人肩

上拍了一下道。別哄我。怎麼就會嫁人。他去年才十六歲。你不要搗鬼。周老爺自有好處給你。去年芳井先生弄的那個。我忘記了叫甚麼名字。你也給我叫來。手數料加倍給你。就是。婦人笑着。推了周撰一把道。祇有你種不清許多的好姑娘不叫。偏要叫這兩個。這兩個都不是一時間叫得來的。要看他那邊的機會。由他那邊定期。你就不得去。年約了幾次。費了多少的力才約來。又不是淫賣婦。由你喊要就要。現在已是四點多鐘了。甚麼計也教人施展不來呢。周撰道。你且去試試看。仗緣法弄得來。也是你的造化。好多報效你幾個。實在辦不到。就祇好照顧別個了。這一年中間。你難道就沒有點新鮮門路嗎。說着。抱起婦人。不由分說。推他下樓去。叫婦人笑做一團。喊道。不要吵。我去就是。周撰也笑道。你去就饒你。回頭將成連生道。我們在這裏等。不如到外面去逛逛。吃了晚飯再來不遲。成連生道好。周撰對婦人說了。八點鐘再來。三人同下樓。婦人自收拾去拉皮條不提。周成二人出來。趕熱鬧所在遊了一會。在西洋料理店用了晚飯。不到八點鐘。復至待合室。那婦人也才回來。見二人來了。迎出來道。你們且到樓上去坐坐。我這點飯就上來。二人上樓。都將洋服的上身脫了。坐下閒談着。等那婦人上樓。不一會。婦人托了盤茶上來。望周撰笑道。你們的緣法倒好。祇是我的脚太吃了。虧周撰問怎樣了。成功麼。婦人道。說是都說了。就來。祇是要中間不變卦才好。周撰道。怎麼會變卦。婦人道。恰好兩個都住在親戚家。當面約了八點鐘來。我去的時候。不知道。以為他們都在家裏。白碰了兩個釘子。周撰忙道。既當面約了。怎的會變卦哩。婦人道。藤子的父親。認得我。見我到他家會着小間使。（大家下女。名小間使。如中國的丫環。中下人家的聰明女孩子。多養緣入大家。當小間使。見習禮節。）說了半晌的話。看他的臉色。好像有些泛疑的樣子。祇怕會打

發人叫藤子回去。周撰躊躇道：這却怎麼處？婦人道：如過了八點半鐘不來，就是叫回去了。便神仙來也沒有法設。那文子是一定來的，說忒了。下面的門響，婦人忙跑下樓去。周撰跟到樓口探望，見進來的果是芳井相好的文子。進門便問婦人：藤子來了沒有？婦人道：就會來。請上樓坐。周撰退回房，對成連生使眼色道：你的成了功。成連生點點頭，用一雙眼睛釘住樓口，並沒有聽得梯子聲響。黑影裏已上來了一個女子，接着梯子響，婦人的聲音說道：請進去呢。不見女子答應。婦人又道：不要害羞，進去進去。祇見一個淡粧十七八歲的女子，輕輕走了進來。低頭對空處行了個禮，兩頰微紅，坐在一邊，一聲不發。成連生看他實在是大家小姐的風度，走路行禮，坐着雖現嬌怯怯的，却有種說不出的自然幽雅氣象，絕不像小家子羞手羞脚的討人厭。面貌雖不算是美人，也還生得很端正。心想比蕙兒要強多了。一人正在仔細端詳，忽被周撰推了一下道：中意麼？成連生回過頭來，還沒有回答。婦人已大笑起來，笑得成連生倒覺有些不好意思。搭訕着問周撰道：你的來了嗎？周撰笑道：你這話出了軌，怎麼就成了神經病？我的來了，你難道不會看見嗎？成連生聽了，想一想也笑起來。周撰對婦人道：煩你再去看看何如？婦人道：無庸去看，再過十分鐘不來，便不能來了。說時，那文子忽起身到門外，招手叫婦人出去。不知說了些甚麼，祇聽得婦人道：不打擊，你放心，包你無事。說了，婦人進來。文子上樓去了。周撰問他說甚麼，婦人道：不相干。他說你和芳井是朋友，恐被他知道。周撰道：我不說，那得知道？婦人道：我已說了。成連生問周撰道：他於今下樓往那裏去？周撰搖頭道：不知道。成連生納悶，須臾，文子仍進房坐下。成連生望着周撰，剛要說話，祇見周撰笑對文子道：小姐祇管放心，我決不會對芳井君說。文子笑着點頭，待欲說甚麼，忽住了口。周撰道：小姐是

不是想問芳井君的消息呢。我昨日還會了他。他新聞社的事已辭了。下半年還沒有定局。文子道：好好的事辭了做甚麼。先生可知有甚麼原故。周撰道：別的原故是沒有的。不過言語上和總理有點嫌隙。爲保全自己人格起見。把事辭了。文子道：先生昨日會了他。沒說別的話麼。周撰便答道：他說過要來看小姐。祇是心裏煩得很。天氣又熱。就懶得出外。文子尙要說。成連生插口問周撰道：你還有工夫說這些沒要緊的話。差不多九點鐘了。看你怎麼處。周撰知道成連生已有醋意。便說道：我的意中人既不能來。祇得回去。文子一個人也必不肯住的。成連生慌道：你叫第二個。難道不是一樣嗎。周撰搖頭道：除却巫山不是雲。要祇圖枕席之樂。我家裏放着現成的。不是何必白花錢。成連生嘆道：你也未免太固執了。又不用你出錢。便犧牲一夜。也不值什麼。周撰道：既是這般說。要他另叫一個來也使得。說着起身招呼那婦人出來道：藤子不待說是不能來了。你揀好的去另叫個來罷。婦人問要什麼年齡。什麼身材。愛肥愛瘦。周撰道：像藤子那樣的就好。婦人應着去了。周撰回房。因恐成連生多心。不便和文子說話。默默的坐着吃煙。成連生低了會頭。忽然向周撰道：卜先。我有句逆耳之言。久想對你說。恐怕你不能聽。故遲遲至今。現因有件事觸動了我。不能不說了。周撰見成連生忽然正襟危坐的說出這話來。不知他又耍發甚麼。跌便也正色道：請說出來。甚麼話。我都洗耳恭聽。就是成連生咳了聲嗽道：我和你雖是同鄉。不是那混帳事發生。也沒有和你多談過。我近來留心看你的言談行事。都有很大的才情。看你寫給我的信。文字也大可去得。年紀又輕。精神又好。像你這樣的資質。在留學生中。也不易多得。若肯用功。甚麼偉大人物。你不能做。祇是不進個學堂。實在可惜。你這副身手。這副腦筋。我看現在中國一般聰明的少年。自謂負了點奇氣的。

都有個毛病，就是不肯就範圍讀書。這病從那裏得起來？說起來，原因雖多，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好高務遠。養成這好高務遠的性質，就吃了幾部歷史，幾部小說的虧。你看中國歷史上所說的甚麼英雄，甚麼豪傑，幾個說了他小時候如何用功，有如何的真實學問，不是說出自田間，就說是起於屠肆，用着一般無賴子，頑皮小孩子的舉動，爲他們寫色，以爲英雄，不過時，舉動顛倒，自應如是。小說上更是荒謬了，能荒唐麼？說幾句大話，能殺人放火，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便是英雄，真實學問，更不必說是一字不提的。英雄二字，被他們糟蹋盡了。讀歷史看小說的青年，以爲祇要是如此，便是英雄了。故於今，多有自鳴不事家人生產的，有說無不好酒之英雄，有說英雄無奈是多情的，還有種種說法，無非依着小說中人物的行動，愈演愈奇，莫說英雄必不如是，縱令歷史上，小說上，都是英雄，也祇算得歷史上的英雄。小說上的英雄，在二十世紀，決不能出頭露面。二十世紀的英雄，決不是無真實學問的人，憑着一張嘴，吹吹牛皮，一枝筆，胡亂塗幾句假愛國的話，可以混充的。那怕你聰明蓋世，像中國現在這樣社會，有知識的，不多幾個，又因新改國體，惟舊是去，惟新是求，含沙帶泥出來的，不少，祇要是稍聰明的人，都可鑽的鑽，扒的扒，混碗飯吃。然中國不圖自強則已，如果幾個站在重要機關的人，有二分心思，想把中國弄好，那一般國民，倖進的心思，還可由他日長一日嗎？成連生正待將好高務遠，與倖進的弊病，極力發揮一番，那不做美的婦人，已帶了個女子走上來。成連生不願住口，周撰久已不耐煩起來，祇不便直說這些朽話，還待你說我夢裏說出來，祇怕還要比你說得圓滿。見婦人帶着女子來了，便一雙眼睛注到女子身上，看那女子年齡不過十七八，鵝蛋臉兒，一雙眼睛，真是兩汪秋水，心想雖不及藤子的風韻，松子的顏色。

身材活潑。較二人有過之無不及。並無一點羞澀樣子。進房叩了個頭。卽坐下。抽出扇子。攔着。找文字說話。那婦人在門外做手勢。叫周撰出去。周撰走至門口。婦人咬着耳根道。中甚麼。周撰笑着點頭道。也就罷了。婦人道。那東西怎麼樣。明日早晨嗎。周撰道。你等等。說着進房。對成連生耳邊說道。你把錢包給我。不可使他們兩人見了。不雅。成連生點頭道。理會得。起身伸手在脫下的洋服袋內拿了出來。不提防那錢包的角掛住了袋子。口手一滑。祇聽得噹啷一聲。滿房都是銀角子。銅角子。亂滾。周撰不大好意思。埋怨成連生道。你在那裏弄這許多散錢。成連生一邊發腰拾錢。一邊答道。十塊錢的票子。你看了。我在淺草料理店換散的散錢。比票子好用些。周撰忍不住笑道。好用些。並且滾得好。看着響得好聽些。成連生也不作理會。一心一意的。一個個檢了起來。一五一十的。歸數。活畫出態。詭狀子。作者未免太刻。兩個女子都用扇子掩着口笑。周撰急得蹣跚脚道。可憐的老先生。他們已知道你有錢。不要擺了。成連生嘆了口氣。將錢並錢包。交給周撰道。算了。算了。還有五角錢。不對數。用了。不要緊。掉了。可惜。周撰也不理他。接了錢到外面。拿了二十塊錢給婦人。叫他即刻收拾床帳。轉身進來。將錢包插入方才的洋服袋內。不敢由成連生經手。怕他再掉。不知周成二人這晚如何的真個銷魂。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六章 開賭局奸謀傳弟子 遭毒打援手望同鄉

話說婦人收了周撰的二十塊錢。叫兩個女子下去。復身上樓。收拾了茶盤煙盒。從櫃中取出鋪蓋來。周成二人下樓小解上來。這房的床業已鋪好。婦人到隔壁房中收拾去了。成連生道。隔壁還有房嗎。我以爲就祇這一間呢。走過去看。是一個四疊半蓆子的房間。門口擋了扇六頁的屏風。房中並無一點陳設。婦人正在鋪被。周撰已

將洋服脫了自己開櫃拿了件寢衣。懸好帳子。喊成連生道：對不住。我先睡了。成連生笑道：我也要睡呢。婦人已將鋪理好。關了閤門。進了安置。下樓去了。成連生不見那文子上來。又不知寢衣的所在。脫了洋服。恐不雅相。一個人祇在房角上打磨。足過了二十分鐘光景。文子才進來。見成連生尙站在那角上。吃了一驚。想轉身出去。成連生一見急了。走向前拖住。小聲道：還不睡嗎？文子被拖住了。才道：你不先睡待怎麼？成連生道：沒有寢衣。文子將手一擰。走進房。打開櫃。拿了向地下一擲道：這不是。成連生連忙換了。鑽入帳內。屏聲息氣。不敢稍動。見文子關好了門。換好了衣。息了電燈。才進帳來。成連生床第之間。頗得溫存之法。也不惹文子生厭。周撰這邊是早已鴛鴦交頸了一夜。晚景不能詳寫。真是歡娛燦夜短。那一輪后羿射不落的紅日。忽已東昇。四人同時起來梳洗。周撰的那女子叫玖子。和周撰纏纏綿綿的說話。快刀也割不斷。文子祇是默坐。成連生倒十分歡喜。信得過他是名門閨秀。周撰叫婦人喊了四個人的西洋料理。大家共桌而食。周撰見成連生做出許多戀戀不捨的樣。子。文子祇是淡淡的。時似笑非笑的答一兩句白。周撰即催成連生走。成連生被催不過。沒奈何別了出來。周撰埋怨他道：你怎麼這點道理也不懂得。有一晚的工夫。儘你的興。熱何必當着那龜婆。做出那難分難捨的樣。子。使他知道你的脾氣。下次好向你敲竹槓呢。成連生不覺道：這是做得出來的嗎？這是發於至誠。所謂得乎中形乎外。周撰知道他闊歷幼稚。說不上路。忙點頭笑道：不錯。不錯。成連生道：卜先。你看那文子何如？周撰道：好。成連生道：好何待說。確是名門閨秀。我若在街上遇了他。那裏敢存心湯他一湯呢。周撰笑道：日本這樣的名門閨秀多着。比他更高的還有。祇愁你無錢。成連生聽了。拉住周撰問道：當真麼？周撰道：我向來不哄人的。成連生聽

第十六章 開賭局奸謀傳弟子 遭毒打援手望同鄉

一百十六

得。自去低頭沉思。周撰知道他時常會發歇。也不理他。同走到電車場。坐電車。各自回館。周撰到家。松子追問昨晚在那裏歇。周撰少不得用言語支吾過去。那時候正是暑假。留學生歸國的歸國。避暑的避暑去了。七月卅日。把明治皇帝又死了。熱喪中藝妓等都不敢動弦索。惟周撰、張、懷、等一艘。有日本女人。的仍是朝歡、暮樂、山中、無甲子、不覺、混、過了暑假。其時無可記之事。惟鄭紹畋的妹子。於黃文漢動身去箱根後。一個禮拜。從上海寫信來說某日坐甚麼船到橫濱。叫鄭紹畋那日去接。鄭紹畋到期接了來。送到三崎町清壽館住了。自己每日去教兩點鐘日本話。他妹子並沒有鑽得官費。鄭紹畋要他趕急學點女子手工。回去好當教習。過了兩個禮拜光景。鄭紹畋因跑多了路。受了熱。淋病便毒。發起惡來。須住院診治。便住在神田醫院。丟得他妹子一個人。孤孤寂寂的。在清壽館。幸得河南一個姓胡的與他認識了。常替他解解愁悶。祇在日本住了兩個多月。忽然家裏來信。趕他回去結婚。他就回去了。後來聽說他過門之後。六個月。生了個小國民。這是後話。一言表過不提。再說周撰混過暑假。一日早起。開門出來洗臉。見門口貼了張紙。上面寫了四句似通非通。可解不可解的話道：

女人本是兩脚狐。一入女人萬事無。可憐祖國蒼生血。供養倭姬叫不敷。

周撰一把撕了下來。又是好笑。又是好氣。也不知道是誰貼的。洗臉的時候。心中躊躇。這館子不能住了。定了主意。忙吃了早飯。來會鄭紹畋。這時鄭紹畋已退了病院。在家裏靜養。見了周撰。問怎的這般早。周撰道。我邀你同個房子。你來麼。鄭紹畋道。你那裏不好住嗎。周撰道。雖沒有甚麼不好住。到底沒有個房子的自由。我們個房子。教松子煮飯。可不請下女。比住館子便宜多着。你要肯來。三個人更便宜多了。飯菜隨我們的意。想吃甚麼。便吃

甚麼並且揀僻靜點地方。還可時常邀些人來頑頑錢。又又麻雀。說不定三個人的房錢伙食。在這裏頭可尋得許多津貼。鄭紹敏聽了高興道。我來一個。我今日便和你去找房子。周撰道。你的病全好了麼。鄭紹敏道。不要緊了。事不宜遲。我們就去罷。周撰點頭道。你的意思。以在那方面爲好。鄭紹敏道。隔神田太遠了。的不好。小石川牛込一帶最相安。周撰道。我們就先到牛込去。沒有。再去小石川。當下計議已定。二人坐電車到江戶川下車。就在鶴卷町尋着了一棟。隔壁察崗棚很遠。兩人都中意。找着房主問價。也還不貴。鄭紹敏放了定錢。約了明日即搬來。叫房主收拾房子。二人回家。各收拾行李。第二日都搬了過去。忙亂了兩日。諸事已妥。周撰將上海帶來的一副麻雀牌。拿出來抹洗。對鄭紹敏道。他們新來的牌。癩最大。祇要去邀他。沒有不來的。五塊底十塊底。不論我們總要撈幾個。這牌都有暗記。你把他認清。不知道的決看不出。倘若祇有兩個客。要我們上場時。方合得點子。說着將牌的暗記。指給鄭紹敏看了。拿了副骰子出來。往桌上丟了一下道。你沒事可練習這種手法。單雙隨意。逢單是對。逢雙是兩邊。將骰子的底面記清。算着打幾個翻身。即成甚麼模樣。練熟了。要甚麼模樣。便是甚麼模樣。說着將幾種丟法。演給鄭紹敏看了。道。還有層聚牌的手法。如我們兩人坐對。兩邊的庄時。我們揀么九都聚在下層。不是你摸了。便是我摸了。對家或自己的庄時。都聚在上面。兩邊摸的。都是下層的牌。若被人碰亂了。吃亂了。總要想法子恢復原狀。若是我們坐上下手。就不必聚手法。祇要承上接下。有照應點子。又認得牌。他們就逃不脫了。如有三個客。我們祇能一個上場。這些手法。都用不着。就有移柱換梁。金蟬脫壳。兩種手法。移柱換梁。是看定了槓子上的一張牌。正用得着。將手中用不着的牌。去換了來。這手法要輕要快。說着將牌聚好。手中拿了

一張牌道。你看這張五索。我要換槩子上的一張七索來。你留神看。可有多少破綻。說着再拿張牌往桌子中間一打。收回手。問鄭紹政道。你見我換了沒有。鄭紹政道。好像在槩子上挨了一下。周撰打開手向鄭紹政笑道。這不是張七索嗎。鄭紹政驚喜問道。這是怎麼個換法。周撰道。法子不難。祇是手指難得有分寸。食指和拇指中指拈張牌去打。那用不着的牌。就夾在無名指內。收回手的時候。颯定那想換的牌。將小指在牌檔上一抵。食指和拇指立刻將他拈起。無名指內的牌。隨着填入空處。最難的就是這無名指。他本來不及這幾個指頭活潑。然而用中指或小指夾了去換。萬換不來。這全靠一個人演習得多。金禪脫壳的手法。要重要快。是換桌上人家打了的牌。手法差不多。要換的牌夾在中指內。食指和拇指拈着要打的牌。也是先颯定了想換的牌。向那牌的前面打去。不妨打得桌子響。趁這響的時候。鬆了中指夾的牌。小指和無名指將想換的牌一夾。無名指隨着一抵。即到了掌心。但是這法。不能多用。收效也有限。說着也演給鄭紹政看了道。留學生中。這一道能有幾個高手。都是些初出茅廬的。又歡喜打。幾天幾晚不歇息是常事。等他們精神疲倦的時候。弄幾手就夠了。祇是不可一回做很了。使他們害怕。近來我已和松子商量的。教他見我們有客打牌的時候。帶幾個縹緲的女朋友來。故意使牌的。看見。倘有一個兩個看中了。這裏頭又可尋幾個津貼。弄得好的。官費不用一個。都可以生活。隨處而起來。鄭紹政歡喜道。松子前回帶到我家裏來的那大安幸子。說是要和我介紹的。那可不能又紹介給別人。我的淋病好全了。就要帶他同住。周撰道。那是自然。鄭紹政自此一心一意往神田方面。張羅客人。閒時即練習手法。這標賭之局一開。也不知拖了多少。新來的青年。下水。這且不表。再說劉越石等自犯了那場賭案。舉動都欲逆

了許多。祇是恨那廣東姓林的。就恨入骨髓。大家日夜思設法報復。及明治天皇死了。日本全國官民。不待說都要掛孝。就是中國留學生有學校的。在上課時間。也得一般的左臂上繫條黑布。不上課的無人監督。便懶得着日本人帶孝。有帶了的。便有人罵亡國奴。這也是不懂國交上禮節的原故。一日那姓林的合是難星入命。正穿着極闊的洋服。帶着黑布。在駿河臺町走來走去。其意是要惹陳女士注意。那曉得陳女士並沒有注意。倒被尋環。照隙的胡莊注了意。兩三步跑了出來。走向前。一手將孝布扯了下來。就是一掌。姓林的不提防跌了一交。正想扒起來還手。胡莊趕攆去。又踢了一腳罵道。打死你這小鬼。雞巴入出來的亡國奴。你不去癢苦枕塊。在街上擺來擺去。幹甚麼。遇見了老子。你倒了。運老子住在對面。你有本事就來。老子在家裏等你。姓林的也不答話。扒了起來。往胡莊懷裏就撞。胡莊擡手一個嘴巴。打個正着道。老子多久就要打你。這個嘴巴。打重了。打得姓林的涕淚交流。雙手捧着臉。掉轉身就跑。胡莊知道是叫警察去了。心想警察來了。難費唇舌。不如走開一步。恰好一乘電車走過。他便飛身跳上電車跑了。姓林的果然是去叫警察。及叫了來。不見了胡莊。便對警察道。他就住在對面。請你同去。拖了出來。警察點頭道。你上前去開。姓林的走到門口。氣忿忿的推門。推重了。門脫了筍。嘩噠一聲。場了下來。險些兒又遭了一下。驚得下女跑了出來。問找誰。姓林的不知道胡莊姓甚麼。被下女問住了。半晌對下女道。才進去的那個大漢。你叫他出來。警察來了。有話問他。下女見他背後真站了個警察。不知又出了甚麼亂子。忙走進去。喊劉越石張裕川二人。姜清此時不在家。劉張二人都正睡午覺。被下女叫醒。說有警察來了。張裕川一邊揉着眼。一邊走出來。一眼見了姓林的心中。不由的冒上火來。開口便罵道。你這雜種。又帶了。你乾

老子來做甚麼。老子今日睡午覺沒有打牌。不要你父子來伺候。姓林的聽了氣得望警察道：就是這東西。警察便跨進門。也不行禮。就想問張裕川。張裕川那有好氣對他。正色道：我又沒有犯法。你不由我許可。怎的敢擅進我的屋。警察知道自己疎忽了。舉手行了個禮。指着姓林的道：方才他來報告說你和他爭鬥。將他左臉打腫了。這事於法律上恐不合。張裕川看姓林的臉果然腫了。對警察道：這就奇了。我正睡午覺。下女說有警察來了。我才起來。做夢也沒有和人爭鬥。這話從那裏說起。張裕川出來的時候。警察本就留神。看了他尚在揉眼睛。並且一件寢衣。還是散披在身上。連帶子都沒有繫。不像才和人爭鬥的樣子。及聽他說話。看他的神情。也是不像。掉轉臉叫姓林的證明。姓林的到這時候。有甚麼話敢證明是張裕川打的呢。祇得道：和我打架的。又是個人。不是他。是個很高大的。穿着洋服。張裕川知道是胡莊幹的事。心中非常快暢。也不做聲。看警察怎麼說。警察道：你方才不是說了。就是他。怎麼又是個很高大的。哩。姓林的道：剛才是我看錯了。又是一個警察。摸着鬍子。冷笑道：知道。你被誰打了。人還沒有看真。怎麼就曉得人家的住所。你中國人怪事多。祇要不擾害我日本人的治安。我也沒精神多管。說完。對張裕川舉手叫了聲對不住。也不管姓林的。就走了。姓林的也待走。張裕川一把抓住道：請進來坐。有話問你。此時劉越石正躲在門後聽。到這時候。也跑出來。幫着拖姓林的。姓林的那裏敢進來呢。抵死往外扯。到底站在下面的佔便宜。張劉又都打着赤腳。手中有汗。一下滑了。姓林的用力過大。仰天一交。跌到門外。扒起來。灰也不敢拍。就跑了。二人拍手大笑。進房命下女將門整理。不一會姜清回了。張劉將事情說給他聽。大家又笑了一會。等得胡莊回家。問了打架情形。少不得又有一番議論。那姓林的受了這場羞辱。抱頭鼠竄。回

到自己房內思量邀幾個同鄉的來復仇。無奈他的親同鄉都在橫濱做生意。東京的留學生與他有往來的很少。有一兩個都是平日不大瞧得起他的。他平日也很瞧不起人。今日遭了難。沒奈何。要求人表同情。換了衣服。洗了臉。出來跑了幾家。這種事。和那些實心求學的人說。饒你磕頭下拜。痛哭流涕。莫說不能請他出來替你打抱不平。就是要求他用心聽聽。他也怕混壞了他的腦筋。對那些不讀書的說。雖都張開口願意聽笑話。然到底都祇當作笑話聽。沒有表同情說打。得可憐的話。講到求他們去復仇。一個個都縮着頭。伸着舌說。這些人兇得很。惹不得。姓林的見求人不動。祇得忍氣吞聲。仍舊住下。祇是幾日並不見陳女士上晒臺。也不見他出來走。又過了幾日。那門口貼了張有貸間的條子。姓林的忙跑去裝做看房子。到樓上見祇有一間八疊簾子的房。那裏有陳女士的影子呢。故意到晒臺上去看。祇見與隔壁家的臺台相隔。沒有一尺遠。過去過來。都十分容易。這八疊簾子房的房門。就緊靠着上晒臺的短梯子。姓林的看了一會。那失意的情形。也形容不出。房東就是個老婆子。姓林的向他問。陳女士搬到那去了。老婆子說。不知道。他沒有留番地。在這裏。姓林的一團高興。抱着絕大的希望。從橫濱搬來。至此萬事都冰消瓦解。解無名無色的花了多少錢。不算還嘔的是天下第一等氣吃的是天下第一等虧。當下聽了老婆子的話。悟到與自己無緣。跑回家收拾行李。連夜回橫濱去了。一日正是八月十五。姜清吃了早飯就出去了。劉越石因黃文漢已從箱根回來。邀了幾個同鄉。在代代木地方佃了所房子。去看他去了。張裕川也不在家。留着胡莊同下女守屋。不待說。乘着無人。有多少的做作。忽聽得門外報有郵便。下女出去檢了。胡莊接着一看。是個洋紙信套。封得很嚴密。上寫着姜清先生親啓。沒有寄信人的地名。胡莊拿在手中。一翻

一復看了幾遍。心中懷疑道。這字分門是女人的筆跡。不知裏面寫了些甚麼。又不便拆看。當着亮照了。會一字也看不見。低頭想了會。仍遞給下女道。姜先生回了你交他。若問你我。知道沒有。說不知道。就是下女答應了。胡莊料姜清上午會回。便到自己房裏裝睡。一刻工夫。聽得姜清果然回了。看了下女遞給的信道。他們都出去了嗎。下女道。胡先生在家睡了。姜清道。這信什麼時分到的。下女道。才到不久。姜清便叫道。老胡。老胡。胡莊祇作沒有聽得。姜清又問下女道。胡先生睡了很久嗎。下女道。將近一點鐘了。姜清半晌不做聲。叫下女煮飯。胡莊聽得。已猜着了幾分。故意伸懶腰。打個呵欠。叫着下女道。他們還沒有。一個人回嗎。你煮飯就是。不要等了。姜清答白道。我已回了。老張不知怎樣。老劉是不回的了。他昨日就說要到代木去。胡莊扒了起來道。他們回也好。不回也好。我肚子餓了要吃飯。他們在人家擺龍門陣。我們犯不着挨餓的等。姜清笑道。我陪你吃。沒來由發牢騷。做甚麼。胡莊也笑道。小兄弟。你不知道。今天是八月十五團圓的日子。幾個人東離西散的。也不吉利。姜清笑道。大家東離西散了你一個人還不好團圓嗎。胡莊在姜清臉上扭了一下道。一個人和誰團圓。和你團圓。姜清啞道。你要死呢。那廚房裏的。不是新從月宮裏奔下來的嫦娥。和你來團圓的嗎。你還不去請了出來。也少沾染點煙火氣。我吃了飯就出去。好等花神下來。擁護你們雲雨箇十分滿足。胡莊見姜清喜溢眉宇。笑聲微紅。說話如好女子一般。吹氣如蘭。忽然心動。要按住親嘴。姜清一掌打開。瞪了一眼。嚷道。該死的東西。時常是這般無禮。你也不去照照鏡子。胡莊道。照鏡子做甚麼。姜清忍不住笑道。你要是請吳道子來畫像。他必搖頭吐舌。說你這尊容難畫。胡莊笑道。這話怎麼講。姜清道。因為當日吳道子畫鍾馗食鬼圖。那鍾馗倒容易畫成了。祇

有那手裏的鬼。不知費了多少工夫才畫傳神呢。胡莊笑道：「你這短命鬼，我祇怕你碰唐伯虎，你若碰了他，不取了你的面圖去畫春宮，你就罵我。」姜清又啐了一口道：「我懶與你這叫化子拌嘴，還不給我，去催你那鑿下婢，快些弄飯。」今日買了些甚麼菜，天天東瓜茄子的，吃得不耐煩了。胡莊道：「怕你沒有吃得，這們熱的天氣，你當少爺坐堂使法，人家汗淋漓的辦了你吃，還說不合口。」小兄弟享早了福，怕晚來窮。」姜清笑道：「你這話真麼？」老張回了我，我就要老張辦菜，使你巴不到邊，那時節可不要怨我沒良心呢。」我都知道，你這裝甚麼假惺惺。」胡莊一邊進廚房弄菜，一邊笑道：「我不是看見小兄弟可憐，別人弄的菜不合口，真個沒討的神勞。」姜清不答話，上樓到自己房裏去了。頃刻胡莊的菜已好，姜清下樓同吃了飯，洗過臉，到胡莊桌上，拿張紙寫了「肅靜迴避」四個字，舉向胡莊道：「我出去了，你把這紙條貼在門口，包你沒人來吵。」說着，擲向胡莊懷裏，拿了草帽，穿了靴子就走。胡莊趕着說道：「早些回來，過中秋呢。」我辦了菜等你。」姜清點頭走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七章 握雨携雲都驚變卦 尋根覓蒂祇怪多情

話說劉越石等四人同住賃家，其中就祇胡莊和姜清的交情最好。這日胡莊發見了姜清的私信，想起劉越石那日回來，述鄭紹敏的話，狠疑心這信就是隔壁的女子寫的。幾日沒有見他，必是避嫌，疑搬往別處去了。心中算計着等姜清回來，須如何盤詰他，他才肯說。一時張裕川回來了，望着胡莊笑道：「我們中國的事，真有些不可思議的，敝省送了七八十名丘八先生到日本來學，普通我今日碰了一羣，一個個都是雄彪大漢，年齡至少也在三十以上，你看好笑不好笑？」胡莊道：「要你好笑，做甚麼？」一視同仁有教無類，自然是這般說法，並且小借款已

成立大借款也差不多不愁沒有錢用。張裕川嘆道：送來學別的手藝也好點，何必要學這撈什子，普通呢？這普通科學豈是容易學得出來的？不是活坑死人嗎？胡莊道：要你多這些心做甚麼？管他呢？那怕於今政府要徵集鄉下六十歲以上的農夫送到這邊來，和小姜同學美術也祇能由着政府，不能說政府是捉了黃牛當馬騎。我們祇要他不擾害我，橫豎是中華民國的錢，每月三十六塊，張也使得，李也使得，能讀書不能讀書是不成問題的。政府送人的時候原沒有存心要這些人讀書的管他呢。有信乎其言之然而中國政府之對我們且到中國料理店去買點菜來，打點酒來，好過中秋。老劉說到代代木去，想必就要回了。小姜出去的時候，我囑咐了他，叫他回來吃晚飯。張裕川道：我看小姜與隔壁家的女子，祇怕已經有了苟且，你看那日老劉回來，述那姓鄭的話，他在側邊聽了，急得一張臉通紅，我曉得他的脾氣不好，不敢和他取笑。胡莊點頭道：幸喜沒有取笑他，你若當着人笑他一句，他立刻放下臉走了，莫想他再和你說話。他這種公子脾氣，我勸過了他多少次，和他交久了，他知道了這人的性情，却不大要緊。說話時，劉越石也回了一邊脫衣就坐。一邊笑道：今天還快活，吃了隻好鷄，聽了兩個好笑話，我說給你們聽。胡莊道：既有好笑話聽，等我開個單子，叫下女到料理館去買東西，好安排過節。說時起身拿紙問買什麼好。張裕川道：隨你的意，開了就是。胡莊寫好了，拿錢叫下女去買。回身笑道：甚麼笑話？劉越石笑道：你這樣經心作意的聽，又不好。張裕川道：管他好不好，說了再評論。劉越石道：兩個都是弔膀子，出了亂子的事，一個是老胡的同鄉，兩個人回到錦輝館看活動寫真，一個姓陳，一個姓黃，姓陳的是官費，來了三四年，姓黃的自費才來不久。兩個人在錦輝館遇了個女子，兩個就搶着弔，都以爲有了些意思，那女子不待演完就

走。他們兩人以爲事情成了功。連忙跟了出來。那女子上電車也跟了上電車。後車也跟了。一選到了芝區虎之門。跟着那女子上車。走芝區公園穿過了過去。姓陳的見四面無人。趕上前問道。小姐到那裏去。那女子笑答道。家去。姓陳的見他狠有情。接着問道。你家裏我可以去麼。女子躊躇了會道。我先進去安排好了。你再進來。方好。姓陳的點頭。滿心歡喜。頃刻到了一家門首。女子停住脚。手招他們兩人道。你們站這裏等我進去。就來喊你。女子說完。推門進去了。兩人站在門外。看房子也還精緻。不像下等人家。姓陳的狠得意。以爲吊上了人家的小姐。姓黃的等了一會。不見有人出來。心裏疑惑。向姓陳的道。我看這事情危險。那女子不像是淫賣婦。恐怕出亂子。我們回去的好。姓陳的道。爲其不是淫賣婦。我們才講弔膀子。若是淫賣婦。還要弔嗎。一點兒也不危險。我聽說是這樣。弔上手的。多得狠。你要怕就先回去也好。姓黃的聽得這般說。那裏肯回去。便說道。你成了功。好歹不要丟了我。我不會講日本話。你須替我辦交涉。姓黃的正待答話。門響處。那女子出來。對他們招手。他們大着胆子進去。女子將他們帶到裏面。一間八疊蓆子的房裏。女子仍轉身出去了。二人輕手輕脚的不敢響動。忽然門開處。一個有鬚子的老頭兒。帶着兩個男子。走了進來。二人一看。魂都嚇掉了。那鬚子指着二人道。你們來這裏幹甚麼。隨用手指揮兩個男子。給我細了。扛到警察署去。兩個男子不由分辨的。一擁上前。一個收拾了一個鬚子道。今晚已遲了。明早再送去。你們二人用心守着。不許他們走了。說完去了。兩個男子坐在旁邊守着。姓黃的便埋怨姓陳的不聽自己的話。這送到警察署去。什麼臉都丟盡了。說不定還要監禁。姓陳的也非常擔憂。怕事情弄破了。掉了官費。便求兩個男子放他們出去。許送錢給兩個男子。那兩個男子搖頭道。這干係太大了。放了

你們不要緊。我們的飯碗會掉。除非有一千塊錢。我們就拚着擔這不是。不然是要送到警察署去的。由警察署再送到你們公使館。明後日全國就有好新聞看。且等我搜搜你們身上可有名片。不要弄錯了名字。可巧二人身上都帶有名片。都被沒着了。二人更加着急。姓黃的對姓陳的道。你和他們說。看少要點錢。可不可以放得。姓陳的便又對兩個男子求情。說來說去。作六百塊錢了事。當時放了姓黃的去拿錢。姓黃的有千零塊錢存在銀行裏。當晚不能去取。次日早才拿了將姓陳的贖了出來。聽說姓陳的對於這款子的分擔。還要研究。胡莊道。研究甚麼。劉越石道。姓陳的說。這錢是姓黃的特別願全名譽。願意出的。並且會勸姓黃的不要同進去。姓黃的不肯聽。不知他們爲這筆款。將來會弄出甚麼交涉來。胡莊道。還有個甚麼笑話。劉越石道。這個是湖南姓田的。也是在錦輝館吊膀子。吊了個女人約好了。回到旅館裏去歇。二人從錦輝館出來。攬手同繞着皇宮的河走。走了一會。那女子忽然對姓田的道。你在這裏等等。我到近處一個朋友家。拿點東西就來。姓田的便站在河邊上等。頃刻工夫。女子來了。二人又攬着手走。走不多遠。祇見黑影裏一個男子。劈面走了來。走到跟前。看見了女子。立住脚。叫了聲道。那去。女子登時嚇得戰兢兢的。往黑影裏躲。姓田的知道不妙。忙搶着上風。面朝河站了。祇見那男子用手往懷裏一插。對姓田的叱道。你是誰。姓田的知道他這手不是摸刀。便是摸手槍。那裏敢等他抽出手來呢。便不顧死活。連頭帶肩。撞了進去。那男子不提防。碰個正着。祇聽得撲冬一聲。想是跌下河去了。姓田的不要命的跑回家。半晌還說不出。胡莊笑道。同一個人。也有幸有不幸。到錦輝館看活動寫真的女子。沒有不可用的。你若是蠢頭蠢腦。衣服又穿得不行。他翻過臉來。便是個人。既碰了內行。才規規矩矩的。實話。你看錯

輝館每晚有多、留學生在那裏。特等頭等。都差不多坐滿了。有幾多收拾得怪模怪樣。金戒指、金錢、眼鏡、塗香、傅粉。和女子差不多的人。妖。挨着那些淫賈婦。坐一塊。動手動脚。祇要你稍稍留神。就有的。是把戲看錦輝館。也就利用這個好專做中國人的生意。他館子裏的常例。每週有一張很長的日本新舊劇片子。最後出演中國人不喜歡看日本劇。一到演日本劇的時候都跑了。他見每晚是這樣。摸到了中國人的性格。便不演日本劇了。還有層爲中國人謀便利的。監場的警察。絕不到樓上來。恐礙中國人的眼。胡莊正說着。下女買東西回了。胡莊道。已到四點多鐘。小姜想必就要回了。等我去辦好了菜。好大家吃酒。說着起身進廚房去了。菜還沒有辦好。姜清果然回來。逕上樓換了衣服。拿了洗澡器具下樓。對胡莊道。你們祇管先吃。我出了一身大汗。洗個澡。就來。胡莊笑着點頭道。你去。我們等你。姜清去了。這裏酒菜擺好。姜清已來。四個人少不得划拳猜子。大鬧中秋。逕吃到夜間八點鐘才止。各人洗臉嗽口已畢。胡莊拉姜清到僻處道。你同我散步去。我有句秘密話告訴你。姜清答應了。都穿着寢衣。拿着團扇。同走到靖國神社的公園裏面。在常設椅上坐了。姜清問有甚麼秘密話。胡莊笑道。那有甚麼秘密。哄着你頑的。姜清道。這也無味。下次你說話。我不信了。胡莊道。我是想問你句秘密話。老劉老張在跟前不好說。他們的嘴快。姜清道。問什麼。胡莊道。他搬的那地方。還好麼。姜清道。誰呢。胡莊笑道。今日寫信給你的那人。姜清起身道。你胡說。誰寫信給我。胡莊扯住說道。沒有就沒有。着急怎的。可笑。你與我交這們久。還不省得我的性格。我難道也和那種輕薄人一樣。不知輕重的。甚麼話都拿着當笑話。說你定要將我當外人。不肯對我說。有你的自由。我何能勉強。不過你認錯了。我就是。並且這事。我已明白了幾分。莫說外面已有這謠言。

就是沒有謠言。憑我的眼光，也要猜着八九。然而老張老劉背着你議論我，還極力替你辨白。即如今日這封信，要是落在老張老劉手裏，怕他不設法拆了你的看嗎？即不拆看，能不當着人打趣你並且那信面的郵花上，分明蓋的是神田郵局的印，祇要跟着你走一刻工夫，就探到了那人的住址。我因不肯作鬼鬼祟祟的舉動，故來問你那曉得你待我還是待他們一樣。姜清低頭一會道：你問了做甚麼？我不是不肯說，因說了彼此都沒有益處，覺得不說的好。你且說你是存甚麼心問我？還是祇圖聽我說了你好，開開心，還是有別的用意哩。胡莊正色道：我是拿人開心的嗎？你是給人拿着開心的嗎？這事與我毫無關係，有甚麼用意？不過見世情險惡，難保不有第二個姓林的出來，與你為難。你又文的，我和你既相好，恐你顧前不顧後，生出變故來，不能不關心。姜清道：你既這般用心，我都說給你聽，就是原來姜清與那陳女士眼角留情，已非一日。等那姓林的搬來，他們已差不多，要成功了。祇因陳女士胆小，沒有幹過這種事。每次姜清和他問話，他便胸中如小鹿兒亂撞，半日才能回答一句。那日陳女士到曬臺上，曬汗巾，發見了姓林的，對自己擠眉弄眼，他那裏肯作理會，不提防姜清走了上來。他恐姜清開口說話，被姓林的聽見，故忙低頭下樓。走到樓口才回頭望姜清，使了個眼色，隨用手往對面一指。姜清瞪了姓林的一眼，也下樓去。自此姜清恐陳女士被姓林的弔去，聽得那邊曬臺的梯子響，必帶幾分醋意，跑來監督。及至賭案發生，從警察署放回姜清，已疑到是姓林的報的警察。心想這厮既如此利害，不先下手，必被他奪去。主意拿定，即跑到曬臺上，故意咳了聲嗽。陳女士果然輕輕的上來，姜清見對面樓上沒有人，便小聲對陳女士道：我家昨夜出了亂子，你知道了麼？陳女士道：我彷彿聽得老婆子說，被警察拿了牌，你也在內嗎？

清半晌指着對面樓上道。就是那東西可惡。你今晚對窗臺上的門不要關。我到你房裏來坐坐。陳女士搖手道。這話使不得。萬一被老婆子碰了。待怎麼。姜清道。我來在十二點鐘以後。你決不可害我。說完不等陳女士回話。即催他下去。自己回身進房去了。陳女士一個人在窗臺上出了會神。回至房中。好生委決不下。坐不穩立不穩的。晚飯也懶得吃。到八點鐘的時候。老婆子上來將樓門關了。他那一寸芳心。更是怦怦的跳動。挨至九點鐘。掛起帳子。待睡。想起那樓門那裏。睡得着呢。遲到十點鐘。心中不知胡思亂想了些甚麼。忽然想到樓門關了他怎麼得來。坐了起來。待出去開門。又想到開了。讓他進來。怎麼得了。心中雖是這般想。身子不覺已到了帳子外面。開了房門。摸到窗臺門口。將門子抽了。急急回房。睡下。喘着氣。雙手捧住心窩。祇是沖沖的跳個不了。睡了一刻。又坐起來。想門門雖抽了。門還是關得很緊的。他跑了來。見是關着的。不敢推。又怕響。推輕了。不仍是和門了的一樣嗎。他怎麼得進來哩。不覺又摸了出來。將窗臺門開了。好像姜清就站在門口等似的。戰戰兢兢。不敢擡頭。走至房裏。睡下。又翻悔不該開了門。怕他進來。不得了。想起來。仍舊關了。想了幾回。實在關了半晚。關乏了。起來不得。幸喜得不見他來。料到是不來了。才朦朧的要睡。猛覺得身子已被人攔住。嚇得埋着臉。氣也不敢出。咬緊牙關。嗚聲兒。廚禱。祇此片刻工夫。便是千秋恨。事來人。不待說。便是姜清了。大凡偷情的女子。於未近男子以前。多半十分胆小。既生米煮成了熟飯。塵恥之心。就要減退許多。若再被人撞破。外面有了不可掩的風聲。便倒行逆施。不復計有廉恥了。所以一箇人千萬莫不得足家。人真婦以盜汗而遂行淫夫。豈最初所能自料者哉。所以古人立禮。男女授受不親。重的就是防微杜漸。當下陳女士與姜清定了情。在枕邊自無所不說。談到家世。陳女士也是上好人家的小姐。明治四十三年同他哥

子到日本革命的時。他哥子回國。他便沒有回家。祇在上海住了十多日。仍到日本。在御茶之水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上課。也是官費。那夜逕睡到差不多要天亮。姜清才過去。自此夜去明來。人不知鬼不覺的。同睡了幾夜。那日姜清知道胡莊打了那姓林的。怕他尋事報復。夜間卽和陳女士商議。教他搬家。陳女士也怕弄出是非來。第二日卽在錦町尋了個貨間。午後便搬了過去。姜清或是日裏。或是夜間。有機會卽去坐。對着房主人說是兄妹。房主人見二人面貌是有些相似。也不疑心。這幾日姜清有別的事沒有去。陳女士已忍耐不住。冒險寄了書信。叫姜清去。及至去了。除調情而外。又沒有別的話說。姜清回家。被胡莊識破了。賺到靖國神社披肝瀝血的盤問。姜清祇得將以上的事。傾心吐膽的說了出來。胡莊聽了。點點頭道。我又要罵你了。他既這般待你。你就該死心塌地的待他。才不枉他。因你壞了一生名節。擔了一身干係。却爲何無端的又生出野心來。姜清道。這又不是胡說嗎。你幾時見我生了甚麼野心。胡莊道。你還要瞞我。你沒有生野心。這幾日天天在外面跑。爲甚麼不到他家去。姜清紅了臉。不做聲。胡莊道。聽你平日罵日本女人不值錢。不待說。又是甚麼女留學生了。說着搖搖頭道。你是這樣不自愛。將來不出亂子。我也不肯信。姜清低頭半晌道。教我也沒法子。又都不是才認識的。胡莊吃驚道。都不是才認識的。啊呀。呀。這個都字。令人吃驚不小呢。你聽我的話。少造些孽。就是積了德。我也不願根問你那些人了。說着。攙了姜清的手。起身嘆了口氣道。都祇怪閻王不好。生了你。這副潘安帶。愧。衛玠合羞的面孔。那得無事。哈哈。姜清將手一捧道。真是乞兒嘴。說來說去。就要說出這些討厭的話來。胡莊笑道。那裏是討厭的話。都是至理名言。你曉得日本後藤新平男爵的一生事業。都是在面孔生得好成的嗎。我說給你聽。姜清

道。知道你信口編出些甚麼來。也要人家聽。胡莊道：「你才胡塗。這樣大一個人物的歷史，也可隨意編的嗎？你後藤新平十幾歲的時候幹甚麼呢？」他在福島縣縣署裏當底下人。因他生得美，被那縣知事安場保和男爵的女公子看上了。當時那女公子正是十五六歲，初解相思，然雖愛極了後藤新平，祇是地位太相懸殊，怎的敢向父母開口。一個人心中抑鬱，懨懨的成了個單思病。他一個心愛的丫鬟，知道他的心事，便向男爵夫人說了。男爵夫人對男爵說：「以為男爵必動氣，那曉得男爵久已看中了後藤新平，聽了他夫人的話，便點頭道：『這妮子眼力還不錯。』」後藤那小孩子，我也歡喜。我家橫豎是要贅婿的，既愛了他，贅進來就是。祇是我要親自問過，看可真是愛。還是一時間的感觸，這是不能由他有後悔心的。現在的人無非是一時間的感觸，絕對的無恨愛情，豈自由戀愛之說，雖言之津津，而實未嘗夢見自由戀愛之精神也。男爵真個去問那小姐，那小姐既為後藤新平成了單思病，豈有說不是真愛的。安場保和男爵問明白了，即刻和後藤新平說：「自然是立時成功。頃刻之間，後藤便做了男爵的愛婿，不到幾月，男爵即拿出錢來，送他出西洋，學了幾年醫學回來。男爵薦他當名古屋的病院院長。他一到名古屋，即馳名大噪。凡住在名古屋的，無論是夫人小姐，藝妓乃至料理店的酌婦，都如着了魔，不管自己有病無病，一個個跑到醫院裏來，爭着要院長親自診視。別的醫生看了是無效的，有時後藤新平不得問，他們情願挨着餓等。日本婦人之好色，乃至於此，其所以為黃淫國也，吾不知今之他因是面孔生得好，狠得人緣。從那時就做內務省衛生局長，做臺灣民政長，步步高升，做到遞信大臣。他一生轟轟烈烈的歷史，不是都從面孔上得來的嗎？還有一層好笑的事，他當底下人的時候，一個同事的叫阿川光祐，也因愛了他，情願每月在自己薪水水中抽出三塊錢補助他。你看面孔好的魔力，大不大。姜清道：『後藤新平有

這般美嗎。何以在報上見他的照片。那們樣不好看。胡莊道。明娟、鮮、妍、能、幾、時、那、裏、有、美、貌、的、老、頭、子。你、再、過、二、三、十、年、不、也、成、了、吳、道、子、不、能、畫、的、嗎。二、人、一、邊、走、一、邊、說。不、覺、已、到、了、家。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八章 乘人之危張全捉鼈 執迷不悟羅福抱橋

話說姜胡二人到家。已是十二點鐘。各自安歇。有話即詳。無話即畧。光陰迅速。不覺已到了中華民國雙十節的紀念。這日各學堂的中國人都不上課。神田方面各中國料理店。都忙亂異常。巡邏到午後十二點鐘才止。一點鐘的時分。神田的一個警察。在帝國教會旁邊。發見了一個醉漢。橫躺在地。一身洋服。上嘔吐得。狼藉不堪。警察將他推了幾下。見他翻了個身。口中喃喃。不知說了些甚麼。警察知道是個中國人。用靴尖在他肋下踢了幾脚。中國人不自重。自然應該推搡。醉漢痛醒了。睜開眼。看是警察。翻身扒了起來。踉踉蹌蹌的就跑。警察怕他再跌。追上去扯住問道。你住在那裏。我送你回去。那人不答話。掙開手又跑。警察覺得可怪。跟着他跑。跑到表猿樂町一個日本人家門首。拍拍敲了幾下門。警察走攏去問姓名。那人不答應。裏面有人開了門。那人鑽了進去。拍的把門關了。警察笑了一笑。自去。那人關了門。進房。將一個同住的人推醒。喘着氣道。好危險。一個警察追上门來了。同住的嚇得扒了起來。問是怎的。那人道。我在維新料理店內。同王立人李錦雞小姜幾個人吃料理。吃醉了出來。碰了個女學生。生得非常之美。李錦雞扯了我一把。叫我同去追。追了一會。李錦雞忽然不見了。祇見那女子一個人在前面走。我跑上去一把抱了。就同睡。正睡得好。警察就來了。在我腰下打了幾鐵尺。祇怕還受了傷。我也不能顧那女學生了。拚命的跑回。好像那警察也跟來了。你快起來。把那警察擋住。同住的人起初聽說有警察追來。

了。又見他身上糊得一塌糟。以為真出了甚麼事。後來見他硬着舌頭說得不倫不類。知道還醉了。沒有醒。忙起來替他開了鋪。敷衍他睡下。這兩人是誰哩。吃醉了的是雲南人姓羅名福。才得公費到日本來。不上三個月。同住的是貴州人姓張名全。來了三年。也是公費。均能唱兩句京調。張全更生得清秀。姜清原有戲癖。所以二人與他認識。那李錦雞是福建人。到日本多年。年齡廿來歲。真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間行則翩翩顧影。獨坐亦搔首弄姿。人家見他生得美。又愛好。送了他一個錦雞的綽號。他却十分得意。他本來叫甚麼鐵民。朋友見他歡喜這錦雞兩個字。於是都丟了鐵民不叫。祇叫錦雞。叫來叫去。叫開了。這李錦雞的名聲。在學界尙不見得十分出色。煙界上恐怕沒有不知道的。王立人。湖南籍。在江蘇生長。與錦雞志同道合。號稱生死之交。這日因是國慶日。與羅福等在維新吃得大醉出來。姜清王立人各自回去。羅福與錦雞同追一個女學生。羅福跑不動。跌倒了。昏迷中尙以為抱住了女學生。被警察嚇了回去。次早醒來。才清楚。大悔。喝多了幾杯。好事被李錦雞奪了。忙起來上樓。到自己房內。換了衣服。想吃了飯。去東鄉館找李錦雞。忽聽得隔壁推窗子的聲音。即起身也把窗子開了。原來隔壁住了個學裁縫的女子。也還齊整。羅福垂涎已久。羅福的房與那女子的房。祇隔一條尺來寬的弄堂。兩邊窗戶直對。羅福每聽得隔壁窗子響。他也將窗子推開。因不會說話。祇對着那女子使眼色。那女子總是似理不理的。如此已非一日。今日羅福聞聲。推開窗子。那女子見了。掩住口笑了一聲。掉轉身走了。羅福心中高興。下樓對張全說。隔壁女子對我有情。張全搖手道。你且去洗了臉。來再說。虧你糊了這一臉的東西。也過得。我看了惡心。羅福被張全提醒了。才記得昨晚嘔的東西。糊了一臉。尙未洗去。忙用水洗了。復到張全房

裏說道。隔壁的女子對我有些意思了。祇怕差不多就要到手。張全笑道。恐怕未必。我看那女子已有姘頭。羅福搖搖頭道。沒有沒有。你不要吃醋。我曉得你是想我不成功。你好去弔。張全笑道。我要弔還待今日。你用心去弔。你的就是。祇不要弄出亂子來才好。羅福也不理會。同吃了早飯。跑到東鄉館會李錦雞。他因與李錦雞往來親密。不必通報。逕走到錦雞的房門口。見下女的拖鞋脫在門外。門又關了。不敢進去。輕輕敲了一下。開門不要緊。麼就聽得下女在裏邊說了幾個啣呀。（反對不願意之意）接着小聲叫道。李先生客來了。這是這樣。羅福聽了。忍不住大笑一聲。推開門攔進去。李錦雞披地跳了起來。下面赤條條的指着羅福罵道。短命鬼。短命鬼。老子明日害了淋病。就找你。羅福看那下女伏在被上。笑得起來不得。忙躡下去。按着親嘴。伸手就去摸私處。李錦雞跑攏來。在羅福背上。就是兩拳。抱住羅福的腰。往側邊一滾。下女乘機扒起來跑了。羅福倒在席上。右手往鼻子上嗅了一嗅。搖頭道。臭臭。臭。李錦雞罵道。你這混帳東西。這早晚不去挺屍。跑來幹甚麼。羅福又着手。慢慢的扒了起來。見壁上掛了條手巾。取下來就揩。錦雞一把奪了道。醜鬼。我的洗臉手巾。把你揩這個。羅福嘻嘻笑道。不揩了。怎麼樣。你替我吮了。錦雞笑道。誰教你去摸你自己。祇了。抵得劑補藥。你瞎了眼。枕頭底下不是紙嗎。羅福用腳踢開枕頭。果有一盞水紅色飛薄極嫩的紙。羅福抽了幾張。揩了手。再嗅。覺得有些香氣。復拿了幾張紙。嗅了嗅道。好香好香。這紙做甚麼用的。怎的這們香。錦雞一邊穿衣服。一邊答道。這紙麼。用途大得很。帶在身上最好。可以辟疫。又可以防臭。你插幾張。在和服的襟口上。些微露點出來。隨到甚麼地方。不聞臭氣。我是特意買了來防臭的。不過不可拿多了。這紙很貴。羅福聽了。真個分了一半。插入懷中。錦雞走向前道。你插的不好。

是這們樣留一小半在外面香氣才得出來。羅福即將身子就攏來要錦雞替他插好了。錦雞道：我洗了臉來陪你拿了洗臉器具下去了。一個下女進來收拾鋪蓋。望了羅福，祇是笑。羅福不能用日語問他，以為方才那下女的事他知道了，好笑。見他要掃房子，便走出房外等掃好了進來。錦雞已洗了臉上來。羅福對他說了昨夜的事問他得了什麼樣的結果。錦雞道：我也是大醉不知怎的就追得不見了。混尋了一會沒有就回了。當時糊裏糊塗也不記得還有個你。羅福笑道：我以為你必是得了手。可惜小姜沒追他，要追或者比你強些。錦雞道：他不喜歡日本女人。說日本女人不值價。他怎麼肯追。說話時下女送了飯上來。羅福起身辭了出來。錦雞送到門口，囑咐道：仔細你懷中的紙不要掉了。不要落到衣裏頭去了。羅福點頭，摸了摸紙道：理會得。理會得。錦雞忍笑回房不提。羅福揣着紙得意洋洋的會了幾個同來的朋友。他們聽羅福說這紙的好處，又嗅得真是好香，每人都要分幾張。插在懷裏。羅福沒法每人分了三張，叫他們好生保存出來，不敢會朋友了。怕有人再要分。回到家裏張全一眼望見了他懷中的紙，走攏來要看。羅福忙掩住道：再分不得了。張全聞了香氣道：該死該死。你把這紙插在懷裏，在街上走不上算，還要露出大半截在外面，真是笑話。你怕誰要你的。羅福怔了一怔道：這辟疫防臭的紙，難道帶不得嗎。張全知道是有人哄他出醜，笑得打跌道：你這蠢東西怎麼得了。是誰說這紙能辟疫防臭。羅福道：老李說的呢。不是防臭的嗎。又這們香。張全笑道：也怪你不得。你到日本來還沒有嫖過。故不知道這紙的用處。你快抽出來，我說給你聽。這紙名消毒奇麗，紙純是女人用的，又叫婦人用紙。你看他好薄好嫩，色氣多嬌。美羅福才恍然大悟。哦，是了是了。老李放在枕頭底下，就是這個用意。我去的時候，他正和下女在那裏。

苟且這東西該死他哄我我還寶貝似的送了幾個回來的人怪道那掃房的下女祇是望着我笑張全道要緊是沒有什麼大要緊不過知道的見了好笑就是除開你們這些才來的大約也沒有不知道羅福道雖是這樣這紙我還是捨不得便丟了實在是查得好說完仍拿了上樓忽然心中想道這紙既是那們個用法隔壁的女子自然知道我不拿給他看使他知道我的用意不強於和他使眼色嗎一個人想着點頭道不錯想境之奇直是官場現形記中之趙不了這邊的窻頁是開着的祇那邊的關了便伸手過去一把推開拿着紙伸進去舞了幾下猛聽得大喝一聲道誰呢這般無禮羅福聽是男子的聲音嚇得魂飛天外縮手不迭忙關了窻頁蹲做一團不敢出氣聽得那邊說道就是那支那人嗎我過去找他羅福嚇得好像被貓追慌了的耗子不知往那裏鑽好在房中打了幾個磨旋聽得下面開門問話聲響一時人急計生想起櫃子裏可以躲鑽進去才關了櫃門就聽得梯子響有人開了房門道麼呀那裏去了房主人跟了上來道他吃早飯出去的還沒回來那人道回是回來了不知於今逃往那裏去了那東西十分無禮是個什麼留學生這般沒有人格他下次再敢如此非叫警察來拿他拘留幾天不可房主人問究竟是為什麼事那人道那東西屢次對那邊亂舞這還能夠不結實教訓他嗎房外國人不理他方才更不成體統了拿着一些婦人用紙伸手到那邊房裏亂舞這還能夠不結實教訓他嗎房主人道他既走了就算了罷他才來不懂日本話他是在中國這般慣了的一二敗類之足以害而辱國也如是那人氣忿忿的下樓去了房主關了房門也下樓張全在樓下聽得清清白白暗暗好笑知道羅福必是躲在櫃裏等日本人去了他便說着日本話上樓道我不信他跑得這般快非搜了出來帶到警察署去不可羅福正要

出櫃復聽得日本人的聲音上樓他又辨聲音不出嚇得蹲在櫃裏發抖張全推開門進房一手扯開櫃門羅福用雙手捧着臉屈做一團張全鼻子裏哼了一聲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往外就扯羅福忍住痛低着頭出來面無人色不敢仰視張全恐說話隔壁聽得遲拖下樓到自己房裏忍不住噓的一聲笑了羅福見是張全跳起來知道你這沒良心的不怕嚇死了我也可以鬧頑笑的嗎張全笑道我多久說頑不得你不聽定要出了亂子才知道頑不得呢羅福抖了抖身上的灰吐舌道好險來的那日本鬼你見了沒有是個甚麼樣子張全道怎麼沒有看見五十多歲比你醜多了一臉的豬腮鬍子穿的衣服和叫化子一樣眼睛祇一隻有光鼻子一個孔羅福道我不信有一個鼻孔的人你別哄我張全道哄你麼你不信咧那女子還是共着他這一個鼻孔出氣呢羅福道你胡說大約比我的面孔差些就是了我也料得他要不比我差些那女子怎麼時常會望着我笑人之無恥一至於此即其尊貌

美如蓮花亦不過博得一淫 我今日也是合當背晦碰了這鬼來了不然也好了張全點頭笑道是嗎不是這鬼來了夏下女之類一顧盼而已

你已到了手呢這日羅福上樓連咳嗽都不敢咳次日邀張全去看姜濟張全不去羅福一個人跑到駿河臺進門見王立人李錦雞和胡莊一夥人都在那裏說笑見他來了更大笑起來羅福一把扭住李錦雞道你害得我好幾乎把我的命都送了李錦雞掙脫了手問道什麼事害了你羅福道你那措嘴巴的紙怎說是辟疫的李錦雞道不是辟疫的是幹什麼的哦我知道了你是聽了那哄死人不償命的老張的話你且說他說是做什麼的羅福道他說是女人用的錦雞冷笑了一聲道怪道你罵我措嘴巴的紙順手將胡莊的櫃子打開拿了一疊出來道我時常有女人同睡不能和你辨難道他們也有女人用這紙嗎我說你瞎了眼你不信這上面有消毒的

字樣。不是辟疫，是辟你的雞巴。羅福跺脚道：我上了老張的當。老張這樣害我，我死也不依他。姜清笑問道：老張怎樣害你？羅福搖頭道：說不得，說不得。胡莊道：他不說不要緊，怕老張也會替他瞞嗎？姜清道：好笑。老羅做事也要瞞人。胡莊道：是嗎？你看曹操要多大的本領，才能叫阿瞞呢？羅福道：我不是想瞞你們，說了出來，嘔氣。胡莊道：你說我替你出氣。李錦雞等同聲都道：替你出氣。羅福真把昨日的事一五一十說了，笑得這些人在簾子上亂滾。姜清忍住笑說道：我不笑別的，我就笑他那理想實在高妙。以為將這紙舞兩下，便可打動人，說罷想起那舞紙的情形，又笑。羅福道：若老張不哄我，我怎的會作這般想？胡莊道：你想是沒有想錯。這句話證實得惡毒之至不過日本女人，個個懷中插了這辟疫的紙，若是看了，便動心。他那心就沒有定的時候了。拿張春宮去舞，或者有些效驗。羅福道：可惜日本沒有這東西買。上海遍地皆是先來的時候，帶幾套來就好了。李錦雞道：日本怎麼沒有上海的裝束？不對，買了來也不中用。你要日本的嗎？我借兩套給你。羅福道：你真有嘴。錦雞道：你不信，我就給你看着用手往洋服裏襟的口袋裏去摸。這些人都翻眼望着，不知錦雞又要用甚麼東西哄羅福。錦雞摸出一疊照片，往羅福臉上一照，道：這不是這些人爭着來看，不是春宮是甚麼？把個姜清嚇得搖頭吐舌，連喊該死。胡莊也罵錦雞無聊。錦雞道：你們既都不願看我收了罷，仍舊聚了上來，待往口袋裏插不提防，劉越石在後面一手奪了道：老李，你來搶就是一拳。這東西孝敬了我罷。李錦雞真個不敢上前去搶。羅福不依道：老李說了借給我的，你拿去做甚麼？劉越石道：老羅你不要信他，他那裏會肯借給你？你沒見他帶在身上，這是他隨身之寶。肯借把人的嗎？我搶了他的，他就沒有法子。李錦雞道：老羅他自己想要，故拿話來哄我，我要不打算借我，也不拿出來了。

我於今隨你的便。這東西我橫豎不要了。你沒有本事承受。怪我不得。羅福正待開口。劉越石道。老羅你不用着急。我分兩張給你。羅福道。兩張不夠。劉越石道。夠不夠不能管你。說時。選了兩張遞給羅福。羅福接了看道。這個不好。要隨我。選劉越石道。你知道甚麼好歹。不是我。你一張都沒有。老李方才要在袋裏插你。沒看見。哪錦雞站在旁邊看了。悶悶不樂。拿了帽子就走道。你們這強盜窩裏來不得。這些人大笑起來。王立人扯住劉越石道。你一個人獨得不行。好歹分兩張給我。劉越石搖頭道。這裏共總祇有六張。萬不能分。王立人扯住那裏。肯放硬分了。兩張才罷。姜清看了。大不暢快。獨自上樓去了。王立人羅福即辭了出來。各自歸家。單說羅福走到自己門口。見隔壁門外一乘車子。堆了許多行李。好像是搬家。羅福腦筋中忽然如受了什麼大激刺。呆呆的站在門口。望了那車上的什物。有幾件是平日從窗子裏見過的。心想他這一走。知道他走到那裏。與他還有見面的日子。嗎。心中想着。眼中幾乎要流出淚來。不一會。一個車夫走來。拖着車子就走。接着隔壁的門響。那女子收拾得齊齊整整。走了出來。見了羅福。笑着行了個禮。說聲。少陪。羅福得這機會。心中就有許多話要問。奈日本話一句也不能達意。祇得也點點頭。眼睜睜望着他去了。想起方才他笑着行禮說失陪的態度。便覺得情深似海。門口無可留連。進房即將方才的事和張全說。張全道。橫豎你不懂得日本話。莫說吊不上。便吊上了。又安得巫山。畫重譯爲你通情話呢。羅福道。我於今趕急學日本話。來得及麼。張全道。有甚麼來得及來不及。日本女人可吊的多得很。學好了。日本話總有用處。羅福道。我從此拚命學日本話。便了。學好了。你替我大家設法。張全笑着答應。羅福上樓。真個拿了本日語讀本。放開喉嚨。喊起來。張全在樓下好笑。心想這獸子想女人想瘋了。何不哄着他。頑頑。

眉頭一綳道：「有了如此這般的豈不大妙？登時依計做了次日羅福早起，郵便夫送了封信來，上面寫羅君親啓。羅福拆了，見是日本文，看不懂其中意思，來找張全看。張全還睡着沒有起來，推醒了，請他繙譯。張全接了一看，跳起來道：「恭喜你，恭喜你，你快去收拾，就是今日羅福也歡喜忙問，是甚麼這信，由那裏來的？張全道：「就是那隔壁的女人寫來的。羅福着急道：「你還不快些繙給我聽。張全道：「你聽嗎？信上說：「一向承你的情，我非常感激。因我有個哥哥同住，不便和你說話於今搬的地方也不好，請你來，你如想會我，明日午後六點鐘我要到淺草帝國館去看活動寫真，你可於六點鐘以前到那裏買入場券的所在等我。無論如何，我是要來的。我現在有許多話要說，也說不盡，明日會了面談罷。信是這們寫的，你看是喜事不是喜事？羅福道：「你沒有看錯麼？張全將信擺在羅福眼前道：「看錯了，這些漢字難道你也不認得？羅福看了漢字，依着張全說的意思，一箇字一箇字的研究起文法來，果然不錯，喜得張開口望着張全，不知要怎麼才好。張全道：「這叫你去，很有點意思。淺草的料理店牛肉館、旅館都是白日可以借房間的，見了面一定成功，你快去剃了頭，我送香水、美顏水給你收拾。羅福道：「借房子這交涉是幾句甚麼？日本話請你寫給我念熟，免得臨時不曉得說。張全道：「馱子這許多話，一時間念得熱的嗎？交涉他自然會去辦，你就會說日本話，到底是個中國人，也不犯着去說呢。羅福心中七上八下，想去剃頭，肚子又餓了，即催張全收被洗臉吃飯。吃了飯，往理髮店一邊，剃頭一邊，描想見面時的快活，頭還沒有剃完，不湊巧的天下起雨來了，幸理髮店隔家裏不遠，冒雨回來，張全真個替他收拾到午後那雨越下越大，他老早穿好了衣服，刷淨了靴子，望雨住那裏，肯住看看，已到五點鐘，加上些晚風，更大了，他恐錯過了時間，祇得冒着雨走。

站在神保町停車場等了十分鐘的電車。風大了。傘擋雨不住。一身洋服除領襟而外早噴得透濕。到帝國館時六點鐘過了。站在買入場券的地方用眼睛望着街上見往來的盡是些下等男子一個個擎着傘。擡着衣。穿着高木屐。恹恹的跑。絕無一個女子。羅福跪着一身濕透了的衣。又是十月天氣站在當風的地方。雨雖小了。這是不住的當面噴來。饒他有比火炭還熱的心也禁不得這冷風。冷風吹打。祇一陣工夫可憐他連五臟六腑都冰透了。忍死等到八點鐘。料道不能來了。仍依原路回家。實在乏了。脫衣便睡。次日和張全太息了一會。自此一心一想學日本話。再候機緣。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十九章

擲果潘安登場逞艷

驚筵焦遂使酒揮毫

話說羅福此心不死。整整的在家讀了兩個月的日本話。心堅石也穿。普通平常的話。他居然能講得來了。一日是十二月十五。同張全到姜清家裏。姜清迎着張全道。你來得正好。有事正要我來商量。張全見胡莊劉越石張裕川都圍着火爐向火。二人脫了外套。也圍坐攏來。姜清就在睡椅上斜躺著。張全問道。什麼事要我商量。姜清笑道。於今要過年了。你且猜猜我商量什麼。羅福笑道。我一猜便着。必是小姜不得過年。找老張去替他借高利貸。張全搖頭道。這題目太泛。我猜不着。是甚麼事。姜清道。我們方才在一塊兒幾個人閒談。過年了。鬧着甚麼頑頑才好。看你想得出花樣來。張全低頭沉吟了一會道。可惜謝抗白。陸扶軒。吳我尊。歐陽子倩。諸人都走了。不然演新劇就很好。我們這裏可以登場的人也不少。胡莊笑道。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我們正商議說是演戲好。羅福拍手笑道。妙透了。演戲演戲。少不得要我來幫幫場面。姜清道。那是自然。少你不得。張全道。你們方

才怎樣商議了一會。胡莊道：「我想正脚色少了。祇好演鴛鴦劍。我扮柳湘蓮。你扮尤二姐。小姜他說他不願做尤三姐。他說他要扮茶花女。我就答應扮亞猛。他又說不好。張全道：「我扮亞猛何如。姜清道：「你扮侍兒好。扮亞猛身材太小了。胡莊道：「我身材大。你怎的又說不好。姜清半胸道：「你又不能唱歌。把甚麼扮得來。胡莊笑道：「那容易。隨便哼兩句。就是誰懂得。姜清搖頭笑道：「你扮亞猛的爺。倒相稱。張全道：「扮亞猛。我想起個人來了。青年會的老李不好嗎。姜清想道：「果然好。胡莊道：「不是廣東的李默卿嗎。張全道：「是。胡莊道：「他不是個矮子嗎。姜清道：「他的歌唱得很好。他與西洋人往來得久。姿式也好。胡莊不服。自言自語說：「李默卿不相稱。姜清也不作理會。張全道：「正脚已齊。這些便很容易。祇是在甚麼地方演哩。姜清道：「教老李去借日本青年會好麼。胡莊道：「於是幾人又商議了一會。收多少錢的入場料。派某人扮某脚。當下派了羅福做揭幕掩幕的。羅福道：「這揭幕掩幕也算做戲。我不來。姜清笑道：「你說了來幫場面。這不算是幫場面嗎。你不願。就派別人。願幹的多呢。羅福連忙道：「來。祇是小姜。你也太使乖巧了。姜清道：「老張。請你到青年會和老李說。我們先要演習幾天。才得合拍。佈景的器具也都託他去辦。他必然高興的。入場券由我這裏印。胡莊望着姜清笑道：「你祇要他去說。到底是幾時唱。唱幾晚。我們自己還不知道。教老李怎麼好去借器具。好去借房子。裏姜清拍着腿笑道：「我真糊塗。你們說定幾時唱。唱幾晚好。大家共議了三十日一晚。元旦日一晚。於是張全辭了出來。去會李默卿。羅福正待歸家。走不多遠。祇見劉面來了個女子。正是兩月前爲他生出種種問題的。那人兒羅福一見。心中大喜。忙走上前行禮道：「別那女子認得是羅福也。祇得還禮。羅福道：「那晚你約我到帝國館。你怎麼不來呢。那女子摸不着頭腦道：「我何時約過。」

先生到帝國館。羅福笑道：你就忘了嗎？你寫的信，我還帶在身上，捨不得丟掉。你看說時解開外套，從裏面拿出信來，遞給那女子。那女子看了笑道：這不是我寫的。羅福詫異道：不是你寫的是誰寫的？我爲這信，還受了一晚的苦呢。那女子復將信看了一遍道：這信不像日本人寫的，恐是你的朋友故意寫了哄你的。我的名字也錯了口氣，也不對。我叫芳子。這信上寫的是，月子。羅福聽了，才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登時跌脚道：是了，是了。我同住的那姓張的，最會作弄我。可惜他於今不在家。不然就請你同去問問他，看他如何抵賴。芳子道：他在家。我於今也不能去。我就住在飯田町四丁目十二番地。大熊方內，你高興，可請過我那邊來。頑。羅福喜不自勝，忙用鉛筆記了地名。說明日午後七點鐘定來。芳子應了，在家相等。彼此別了。當日羅福歸家，夜間張全回了，少不得罵他不該欺騙自己。次日七點鐘，羅福又全身裝束，找到大熊方。會了個老婆子，問芳子在家沒有。老婆子詳了羅福一會道：請進來。我就去找他來。羅福進去，老婆引到一間六疊蓆子的房內，揀了個火鉢，放在羅福面前。老婆子去了。羅福看房裏並無陳設，一張小桌子，塞在房角上。蓆子舊到八分，祇一盞五燭光的電燈，更顯得不明亮。羅福心想：這房子不像是芳子住的。他的房必在樓上。到他房裏坐着去等不好嗎？想罷，立起身來，輕輕上樓。祇見樓上的瓦斯燈照耀得如同白日。羅福推開門看，一眼便望見壁上掛了件狐皮袍子。桌上豎了支中國水煙袋。房中陳設雖不精緻，却十分華富。羅福嚇了一跳，知道是錯了。幸得沒人在房內，忙退了出來。才到樓口，聽得外面門響，嚇得他三步作兩步的，踏得梯子一片響。梯子下完，一個雄糾糾的男子，披着貂領外套，迎面而來。望羅福操着北方口音問道：你找誰呢？羅福慌了，連忙道對不住，對不住。我找芳子。那人道什麼？芳子，他住在那裏？

羅道他說住在大熊方。那人道：「混帳！大熊方住的就是我。有什麼芳子？你上樓來。我要問你個清楚。」那人說着上樓。羅福祇得跟了上去。那人進房，外套也不及脫，開了抽屜，開了櫃子，檢查一會，回頭打量羅福幾眼，揮手道：「你去。」羅福如遇了赦，下樓回到方才的房內，坐着，心想好危險，幾乎把我當賊。此可為孟浪正想時，門響，老婆子同芳子來了。羅福站起來問芳子去那裏來。芳子笑答沒去那裏。老婆子送芳子進房，告迴避，關門去了。芳子道：「我並不住在這裏。這婆子是我的親戚。」一邊說，一邊拖羅福同伴着火鉢坐了。彼此攀談起來。羅福心迷神要，求芳子和老婆子辦交涉，借房子住。夜，那老婆子歷來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的。況一個賣弄有家私，一個果然愛你金資，怕不成就了這幽期密約。這一晚，臉兒相壓，手兒相持，顛鳳倒鸞，百事有羅福到東京。這便是破題兒第一夜。次日珍重後會才別。二十日後，陪着姜清等演習了幾天新劇。姜清借了幾套闊西洋婦人衣服，初次裝扮起來，連同演的人都看呆了。自己也對着鏡子出神，忘記了鏡子裏就是自己的影子。以為另有個這般美的女子，並且是個真的，差不多要和他吊起膀子來。及悟了是自己，又疑心自己不是個男子。一想到，了是做戲裝馬克。那霎時間，佳人薄命之感，便奔注於腦內。不啻自己就是馬克。一發一笑，一出詞，一吐氣，無一不是馬克。就是真馬克復生，見了也必疑是自己的幻影。如此，逕演到二十九日，都已圓熟。次日午後三點鐘，光景齊集，青年會束裝佈景。五點多鐘來看的人，便不少。西首一排二三十位中國女學生，一個個都是玉精神花模樣，靜悄悄眼睜睜的等馬克出場。這日黃文漢鄭紹敏周撰李錦雞都有優待券，先到了。坐在前面一排椅上。後面來的人絡繹不絕。頃刻之間，樓上樓下，擠得水洩不通。都望着臺上拍手催開幕。到六點鐘，羅福將幕

一揭樓上樓下的千百隻眼光。一齊射到馬克身上。不約而同的千百隻巴掌。拍得震天價響。有幾個忘了形的狂叫起來。倒把那些女國民嚇醒了。幸有人叱了幾聲才住。於是臺上聚精會神的演臺下失魂喪魄的看演一幕。歡呼一幕。逕到十點多鐘才罷。次日元旦夜也是如此。不過男子少了幾位。女子多了幾位。男子換了幾位。女子沒有換。黃文漢周撰鄭紹敏。這晚都沒有來。李錦雞混入女子這邊坐了。戲完。李錦雞極不得意。回到東鄉館與下女調了會情。睡了次日起借着過年。會朋友打麻雀。推牌九。吃花酒。快樂無邊。這也不祇他一人。凡在東京的留學生。到這時候。沒有不各自尋些快活的。不過薰蕕異味。雅俗殊途罷了。其間尋常嫖賭小事。難得詳寫。似水流年。新正已盡。有學校的依舊上課。無學校的照常吃飯。確語與看官們久違了的那位黃文漢。這時候已回着幾個同鄉。在代代木佃房子住了四五個月。因其中無甚大事。故沒有請他出來。這日正是二月初六日。早起即飄飄的吹下了一天大雪。吃了早飯。正在讀新聞。忽來了個四川姓伏的朋友找他。那姓伏的單名一個森字。民國成立的時候。說是在四川省立下了奇功。南北統一。他功成身退。不久即到日本來。在代代木不遠。千駄谷町地方。佃了棟威武堂皇的房子。久與黃文漢認識。見面彼此寒暄了幾句。伏森道。中山定了這個月十一日。由上海坐山城丸動身到東京來。計程十三日。可抵長崎。我當得去招待。那日去歡迎的日本人必不少。胡瑛他們都帶了繙譯。我想請你同去走遭。如有說演。請你替我繙譯。何如。黃文漢道。孫先生這回雖是以私人資格到日本來。然到底會做過中華民國的元首。凡是中國人都應得去歡迎。不過人數太多。不能盡往長崎。就在新橋罷了。那時我少不得也要去的。你既要接到長崎。我陪你去一輪。也使得。說是沒有演的。會了日本人。不過幾句應

翻話。我這說得來。隨你何時去。來邀我就是。伏焱道。山城九十三日午前抵長崎。我們於十日清早就要動身。若路上不耽擱。十四日午後。便能陪中山到新橋。二人約定了。黃文漢說。今日新聞上說。大借款二月初四日簽押的事不成功。伏焱問是日本新聞嗎。黃文漢點頭道。朝日新聞上的北京特電。伏焱道。說了甚麼原因沒有。黃文漢道。畧畧說了些是因法使康梯反對德人賴姆擔任稽查總監。說此職當以俄法人爲之。所以有這波折。並說六國銀行團有破裂之兆。伏焱聽了。沒得話說。辭了回家。初十日起早。伏焱即來邀黃文漢。黃文漢也穿了禮服。提了個手皮包。同坐電車。由新橋改乘火車往長崎發進。在神戶遇了胡瑛。帶着個繙譯。兩個日本浪人上車。伏焱接着談了幾句。胡瑛道。時間還早。明日過福島縣。我要到博多去會會山川健次郎。順便參觀他辦的工業專門學校。前日已知會了他。伏焱道。我也同去看看。胡瑛點頭。黃文漢心想山川健次郎是日本有名的人物。並且是個財產家。明日會了他說話。倒要留神。胡瑛帶的那繙譯。不知怎麼個程度。可惜此見識見識他。聽他說話的聲音。彷彿是廣東人。不言黃文漢心中暗想。且說火車次日十點鐘時候。到了福島。胡瑛伏焱等一千人下車。出了停車場。即有山川健次郎派來迎接的兩乘自動車。六人分乘了。頃刻之間。到了一個大操場。其時積雪未消。祇見滿場一片白光。有許多學生。正在雪裏奮勇習體操。駕車的把車停了。胡瑛等下車。黃文漢走最後。見前面一個六十來歲的老人。穿着一雙長筒靴。腳紮在靴筒裏。上身青先生洋服。並沒穿外套。豈有挺胸的衝着北風。站在那裏看操。見胡瑛到了。掉轉身來。接着行禮。黃文漢知道便是山川健次郎。便也隨着大衆見禮。胡瑛說了幾句客套話。並爲紹介伏焱。教繙譯說了山川健次郎便笑着請大家看看。看了一會。一陣極冷的北風吹

來吹得黃文漢幾乎發抖。看胡瑛穿的是皮外套，尚不見十分綸綽。看那山川健次郎，仍是神色自若的站着，並沒有移步。胡瑛的繙譯伏察及兩個日本人都凍得臉上沒有了血色。幾乎癱了。黃文漢素來要強，恐怕露出醜態，忙鼓起精神，足足看了點多鐘。山川健次郎才請他們進屋。這些人真是如得了恩詔，進屋重新見禮。一個個手足都麻木不仁了。都暗恨老頭兒不近人情。正是試中國人的體格，試驗中國人的忍耐力呢。黃文漢看那房子還是新的，完全西洋式，十分壯麗。陳設亦狠大方。聽得山川健次郎說道：「我做成這房子，還沒有來過客。今日初次得各位駕臨，真是蓬華生光輝了。」胡瑛道：「鄙人晉謁，適逢大廈落成之候，得共瞻仰，才真是幸事。」黃文漢留神看那繙譯一副臉，如潑了血一般。說話聲音打顫，發語也全不大方。心中好笑。他方才凍得一點血色也沒有，不到十分鐘便紅到這樣。難道這房裏還冷嗎？怎的說話會打顫。如此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也敢和人當繙譯。不是怪事。繙譯說完了話，山川健次郎即起身請他們到食堂大餐。山川兩個兒子都有三十多歲，出來給大家見禮。一同入座。席中山川的大兒子和胡瑛談了些中國鑛山開鑛的事。那繙譯竭蹶應酬，也沒有談中肯要，便罷了。大家寂靜無聲的。大餐已畢，仍回到客廳。用過煙茶。山川便邀同去看他辦的學校。於是大家出來，仍坐上自動車，從操坪抹屋角過去。便是學校。黃文漢同着下車，看那學校的規模，也就比東京的高等工業差不多。山川引着講堂試驗室標本室儀器室，足足穿了一點鐘才看完。復回到客廳內，伏察起身告辭。黃文漢說了幾句道擾的話，山川送了出來。用自動車送到停車場。胡瑛這晚在山川家住一夜。次日午後才到長崎。此是後話。一言表過不提。伏察黃文漢由福島停車場坐火車。當晚十二點鐘光景，到了長崎。在長崎有名的福島旅館住了。日本的宮崎宣藏等一班浪人及新

聞記者、湖南劉天猛等一班暴徒及留學生代表都因歡迎孫先生住在這館子裏。十二日吃過早飯黃文漢無事在街上閒逛。無意中遇了他兩年前一個相好的淫賣婦名靜子。即問黃文漢幾時來長崎的。住在甚麼地方。黃文漢說了。彼此在街上不便多說話。分了手。黃文漢逛了一會。回館吃了午飯。那靜子在家裏收拾得花枝招展。坐了乘東洋車。逕到福島館來訪黃文漢。在門房裏問黃先生在家沒有。那曉得中國的姓。用日本話發音。相同的就是這黃字的音最多。如姓高的。姓顯的。姓古的。姓孔的。姓幸的。姓胡的。姓龔的。姓向的。姓虞的。還有許多。一時間也數不盡。雖其中長短音稍有分別。然卒然聽去。時常會聽錯。這兩日福島館中國人住得最多。與黃文漢同姓的固有同音不同字的也就狠不少。門房裏的下女祇聽得是問黃先生。問靜子又不知道名字。下女祇得接着客單上同音的去報。報了幾處。這些人聽得是女人來找。都狠詫異。也有平日不慚不尬的人。恐怕遇了冤家。即一口回絕說不是會我的。也有明知不是會自己。故意下來看看人物。的下女報了六七個。才報到黃文漢房裏。黃文漢聽了。絕不躊躇道。是會我的。快請進來。下女出來。帶靜子進房。那幾個看的才如鳥獸散。各自回房去議論去了。黃文漢見靜子穿得狠闊綽。舉止也有些大家風度。不僅與兩年前不同。就是方才在街上見了。也沒有這般模樣。問起來。由原來他自去年正月。嫁了個廣東商人做姨太太。那商人狠看得他重。一個月給他三十塊錢的零用。另外佃了所房子給他住了。商人每晚來歇。怕他做事吃苦。請個下女伏侍他。日裏到外面閒走。商人並不禁止。知福島館是個大旅館。恐怕勞蕩了。黃文漢所以穿得這們整齊。態度更裝得大方。黃文漢聽了原故。嘆道。你這真是好際遇。將來生了個兒子。你的位置更穩了。以後還是不要在外面多跑的好。靜子

正待回答。伏姦開了門進來。輕輕對黃文漢說道。這女子是甚麼人。黃文漢道。你這般認真問了做甚麼。伏姦道。方才宮崎對我說。住在二十番房裏的那位中國人。像是你帶來的繙譯。怎的有淫賣婦來找他。你去說說。教他趕急將那淫賣婦送出去。免得外面人說起不好聽。所以我來問問你。我看還是叫他出去的好。黃文漢聽了。勃然大怒道。狗屁甚麼混帳東西。敢這樣的干涉我。淫賣婦便怎麼。淫賣婦不是人嗎。宮崎賣那東西。盜名欺世。其卑賤無恥。比得上我嫖的淫賣婦嗎。伏姦連忙掩住黃文漢的口道。是我的不是。我述語述錯了。請你不要鬧。你這般聰明的人。難道不知道他是一片至誠來歡迎中山。爲這些小事和他吵一場。顯見得我們無禮。你不聽他的。他就沒趣了。黃文漢才不作聲。靜子很是伶俐。見了二人說話的情形。猜着了八九分。爲他自己。便告辭起身。黃文漢留他不住。直送到門外。還寫了東京自住的地址。給他。叫他時常通信。望着他上了車才轉身回房。問伏姦現在宮崎在那裏。伏姦道。他現在同着很多的人。在他房裏吃酒。黃文漢道。你帶我去坐坐。伏姦笑道。去打熱鬧。便得。祇是我要和你定個條約。我知道你的脾氣。你決不可打趣宮崎。使他過意不去。爲這些事。傷感情。實在不犯着黃文漢道。那自然。我從來不給人下不去的。伏姦笑道。祇怕未必我知道。你慣會給人下不去。平日我也不管。今日無論如何。你要看我的面子。黃文漢道。你這樣怕就不去也罷了。正說着。下女進來說。宮崎先生請兩位先生過去。伏姦拖了黃文漢就走。黃文漢祇得同到宮崎房裏。一看是一間十二疊蓆子的房。兩邊吃酒的中國人日本人共坐了十多個。宮崎裝模作樣的坐在上面。見二人進來。略點點頭。用手往對面一指。說了聲請坐。二人坐了。吃了幾杯酒。黃文漢見各人都亂嘈嘈的說話。沒有秩序。便起身到宮崎身邊坐了。抽出張名

片遞到宮崎面前道。我就叫這個冒昧識荆。即明盛饌。慚愧得很。宮崎收了名片。點頭識了幾句。對黃文漢舉杯。並向大眾敬酒。黃文漢舉着杯子。便向大眾笑道。今日賢豪長者。畢集一堂。真是難得。鄙人因伏君得與諸公接近。私心尤為欣幸。祇是盛會不常。盛筵難再。甚希望在座諸公盡歡。不拘形迹。留些精采。為後日紀念。這些人聽了。都同聲道好。黃文漢對面坐的一個日本人。有四十多歲。聽黃文漢說完。笑着隔座遞了個酒杯過來。黃文漢知道日本飲酒禮數。遞杯子叫做飲込。便是較飲。有不醉無休之意。即舉杯問他貴姓。那人道。菊池。宮崎忙介紹道。他是菊池法學士。黃文漢祇作沒聽見。望着菊池說道。這杯子太小。順手取了個醬碗蓋道。用這個好麼。菊池笑道。好極了。黃文漢道。且等我滿座各敬三杯。再來敬足下。說着。擎着碗蓋。就從菊池敬起。挨次敬了下去。其中雖有不吃酒的。這時候也祇得拚命喝三碗蓋。一口氣敬了一十八個人。輪到宮崎。黃文漢停了杯子。望着他說道。我兩三年前。在東京聽了雲右衛門。（唱浪花節第一名。手宮崎寅藏之師也。）的浪花節。至今心焉嚮往。久知道。足下也是浪花節名手。難得有今日這般高興。想拜聽一曲。這些人見黃文漢當着衆人要宮崎唱曲子。心中都十分納罕。不敢作聲。宮崎不悅道。吃多了酒。嗓子壞了。唱不得。黃文漢仰天大笑道。可惜可惜。改日再領教罷。舉起杯子向菊池道。我們戰爭開始罷。菊池雖也舉杯同飲。因怕黃文漢醉得很了。鬧事。故意遲緩着。引黃文漢說話。忽聽得外面鈴子響。喊賣號外。即有人叫下女賣了一張許多人爭着看。一個先看了歸座道。就是山本入閣沒有別的事。黃文漢道。哦。山本哪。接着便高談闊論。大罵日本的內閣。及內務大臣。在座的都是國民黨。無論有理無理。祇要是幫着罵他黨的人。便沒有不快暢的。就是宮崎見了黃文漢這般豪氣。也暗自吃驚。當下又喝

了一陣酒。有一個日本人捧出一卷紙。及筆硯。請在座的人揮毫。作紀念。座中有八九個中國人。禮應請先寫。黃文漢見已有個三十多歲的中國人。坐在那裏正心誠意的寫。即起身走攏去看。寫的是吳梅村的圓圓曲。並沒有對着書本。字和朝考卷子一般大。一般工整。寫了好半晌。才寫完。翻復又看了幾遍。無一字錯落。才起身。黃文漢瞋目望了他一眼。哦了一聲。日本人即請他寫。他便不客氣。也不坐。提起筆。醉眼模糊的抹了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八個大字。下寫癸丑二月十三日。宮崎君招飲。既醉。出紙索書。作此八字界之。爲他日相見之息。攬云爾。寫完。落了款。擲筆大笑。觀者都大笑。其時劉天猛在旁。拉了黃文漢到側邊。握手道。我不會說日本話。請你替我對宮崎翻幾句話。可使得麼。黃文漢道。甚麼話。劉天猛道。請你說。我是中國社會黨的首領。想聯絡他。將來多少得點幫助。黃文漢掉轉身。也不答話。鼻子裏哼了一聲。走到外面。見隔壁一間房裏。幾個少年。下女聚做一團。唱。唱。私語。黃文漢走了進去。笑道。你們聚做一團。議論那個。一個伶俐的下女。接口笑道。我們在這裏。羨慕今日來的。那女客容貌好。黃文漢道。不要胡說。我吃醉了。酒想跳舞。你們那個來和我跳。幾個下女聽了。都掩面吃吃的笑。不做聲。黃文漢一把拖了那答話的下女。便跳起來。那幾個想跑。黃文漢脚一伸。攔住了門。都走不出去。逼着下女同亂跳了一會。門口圍了許多人。拍手大笑的看黃文漢的酒。一陣陣湧上來。自覺支持不住。一手將那下女拖至懷裏。身子便伏在他肩上。叫他背着。同房下女壓得連喊。嗚。嗚。嗚。一個日本人走近前。伸手來扶黃文漢。一聲叱退。叫幾個下女都來幫着攙。於是扶的扶。推的推。到了自己房內。一個下女先放手。鋪了床。安置黃文漢睡下。伏鏡來看。已是鼾聲震地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章 新橋彈秘書官破膽 神田火羅馱子穿衣

話說黃文漢吃得大醉。睡到半晚兩點多鐘才醒來。喝了幾口冷茶。仍舊睡下。天一明。伏焱即進房推黃文漢道。中山的船。七八點鐘的時分便要泊岸。我們須早點去等。黃文漢道。我祇在火車站等着便了。你上船去。宮崎他們必是要上船的人太多。我跟着擠無味。伏焱想了想。不錯。便不多說。自去料理。黃文漢也起來洗臉。下女兒了他。便笑嘻嘻的跑。黃文漢也自覺得昨晚的事好笑。吃了飯。這些人都紛紛往碼頭上去。伏焱招呼了黃文漢一聲。也去了。熱哄哄的一個旅館。登時鴉雀無聲。黃文漢慢條斯理的穿好了衣。出來。幾個下女都趕來送。黃文漢笑着說了幾句騷擾的話。舉手爲別。跳上一乘車。叫拉到火車站。就坐在車站裏等。等得火車到。恰好一大羣人擁着孫先生來了。日本政府早預備了特別車。這些人即擁孫先生上去。黃文漢見劉天猛並未穿禮服。也鑽進了特別車去。不覺好笑。自己便跳上一等車坐了。即刻開車。午後換船過了門司海峽。在門司的中國商人都排班在碼頭上歡迎。日本人男女老少來歡迎的。真是人山人海。孫先生上岸。舉着帽子。對大衆答了禮。跨上自動車。到長崎歡迎的中日人士。或坐馬車。或坐自動車。或坐東洋車。都跟着孫先生的自動車往車站發進。黃文漢也坐了乘東洋車。在上面左顧右盼。見兩邊粉白黛綠的夫人小姐藝妓下女。充街塞巷。有兩個藝妓在那裏指手畫腳的說笑。恰好黃文漢的車子挨身走過。聽得說道。前面坐自動車的。便是孫逸仙好體面人物。黃文漢暗恨車夫跑得太快。沒聽得下面還說了些甚麼。轉瞬到了車站。已有火車在站上等着。中日貴紳大賈在那裏候着的。也不知有多少。齊擁着孫先生上了特別車。黃文漢就在相連的一乘一等車上坐了。看那些

來看孫先生的，還是絡繹不絕。竟到開車。擠得車站滿滿的。每人用手舉着一頂帽子。那手便不得下去。萬歲之聲。震山動岳。車子走了多遠。不看見人影。方不聽得聲響。車行到五點鐘的時分。黃文漢有些倦意。正待打盹。忽見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穿着禮服。黑瘦臉兒。幾根疎疎的鬚鬚。分着八字。手中拿一本袖珍日記。一張白紙。寫着幾個寸楷字。從特別車裏走到一等車來。肩膊撐了兩盤。望着黃文漢對面坐的一人。點了點頭。坐攏去。口中說道。討厭討厭。我忙極了的人。定要派我來歡迎什麼孫逸仙。戴天仇那該打的東西可惡。做出那種驕傲樣子。孫逸仙也不像個人物。袁世凱到底好些。黃文漢在旁邊聽得清清楚楚。真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方才的磕睡。不知拋往那兒去了。披地立起身來。指着那人說道。你才說甚麼。我雖是中國人。你的話。我却全然懂得。孫先生到日本來。並沒有要求你來歡迎。既不願意何必來戴天仇對你。有什麼失禮。何不當面責問。要出來對着大眾誹謗。就是誹謗人。也須有個分際。何得說出那種醜話來。你且說你來歡迎。是團體資格。是個人資格。那人見黃文漢起身指實自己說話。知道自己失了檢點。嚇得翻着雙眼。望了黃文漢。聽黃文漢說完了。忙抽了張名片出來。起身遞與黃文漢。用中國話說道。先生請坐。先生誤會了我的話。我是大阪每日通信社的記者。叫中川和一。戴天仇因與我往日有隙。黃文漢不接名片。止住道。你用日本話說。我懂。那人仍用中國話說道。先生請坐。等我慢慢說。我到過貴國多年。黃文漢始終用日本話道。誰問你的歷史。戴天仇與你往日有嫌隙。你是個男子。當日不能報復。背後誹謗人。算什麼東西。我且不問你。戴天仇本也不算甚麼人物。但是同孫先生來。你也應得表相當的敬意。你知道孫先生是中華民國甚麼人。可能由你任意誹謗。你是個新聞記者。怎麼有這種不

懂禮節的行爲。那人還是用中國話說道：先生請坐。不要動氣。有話好說。同車坐了許多日本紳士。都望着他。二人不好攔來勸解。一個車掌走攔來勸黃文漢。黃文漢叱了聲道：你無勸解的資格。站開些。轉身逼近那日本人道：你有甚麼理由可辨。就說沒有理由。就當着大衆陪禮。不肯陪禮。就同到孫先生那裏去說明。我和你決鬥。就是怎麼樣。那人聽得要決鬥。登時變了臉色。忙用中國話說道：我陪禮就是。求先生恕我說話魯莽。黃文漢冷笑了。一聲道：你既知道陪禮。求我恕你魯莽。就饒了你罷。回頭指着自己的手皮包對車掌道：替我送到二等車去。這種卑劣東西。誰屑與他同坐。說完取了帽子。同車掌忿忿的走到二等車坐了。次日午後九點多鐘。安抵新橋驛站。黃文漢從窗眼裏往車站上一望。嚇了一跳。車站上的人。那裏像是來歡迎的呢。竟是有意來湊熱鬧罷了。就是天上有數十條瀑布傾了下來。有這些身子擋住。大約也沒有一點落在地下。孫先生一出火車門。犬養毅。柴口侯爵等一班貴紳。就圍裏攔來。站得遠的人都爭先恐後。孫先生用手舉着帽子。被人浪幾推幾擁。轉瞬即捲入旋渦之中。那裏還能自主。戴天仇馬君武等五個隨員。都被沖散。黃文漢下車。同捲了出來。隔着孫先生不遠。才出車站門。祇見劉天猛同一個穿軍服佩刀的中國軍人。強捉着孫先生的手臂。從衆人中奮勇沖出。擁上。了一乘馬車。那時來歡迎的幾千留日男女學生商人。及日本人來歡迎的。來湊熱鬧的。從車站門口排起十多層。逕接到電車路上。中間分出一條路。馬車即從路上跑去了。那曉得那馬車並不是接孫先生的。接孫先生的。是一乘自動車。上面插了五色旗子。歡迎的人都注定了。那乘車一個個要等那乘車子過。才行禮。叫萬歲。馬車過去。故都沒有留意。及馬君武和戴天仇擠出來。孫先生早已不知去向。料得是先走了。便跨上那插旗的自

動車。那車烏烏的叫了兩聲，開起便走。幸喜夜間看不真面目，歡迎的認作是千真萬確的孫先生。都行禮，霹靂的叫萬歲。戴馬二人他居之不疑，便偷受了這般隆禮。黃文漢在背後看得清楚，心中暗恨劉天猛與那穿軍服的，不是人歡迎的人。見自動車已去遠，才一隊隊的走散。黃文漢不見伏姦出來，便站在僻靜處，見許多的貴紳，鬚發潮溼的出來。馬車自動車，東洋車，嘈嘈雜雜紛紛擾擾，鬧個不清。知道伏姦必在內，同去見孫先生。用不着自己，便不去找他。望着大家走了八成，正待要走，忽見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國人，穿着先生衣服，又胖又矮，滿頭油汗，慌手慌腳，口中操着英語上跑到下，下跑到上的，找人問話，恰好一個西洋人走來，那人如獲至寶，談了幾句，西洋人找着聲長，用日語說：這人是孫先生的秘書官。初次到日本，擠失了伴，不知路，因在美國多年，本國的普通話也說得不好，所以用英語問路。聲長聽了，忙着人叫馬車，送到日比谷帝國旅館，去會孫先生。黃文漢聽得笑了一聲，離了車站，回家已是十二點鐘，安歇無話。次日午後，伏姦來道謝。黃文漢問：昨晚何以劉天猛同那軍人，挾着孫先生先走？秘書官何以那般慌手慌腳？伏姦道：中山原不認識劉天猛，那軍官也不認得是誰，因被人擠得立腳不住，回頭看，隨員不見一個，心中便有些不自在。劉天猛和那軍人知道日本小鬼素來無禮，那年俄國皇太子（即現在的俄皇）來日本，無緣無故的中了一手槍，李鴻章在馬關定條約也冤枉受了兩槍，恐怕中山這回來，又有意外，故緊貼住中山左右，見中山回顧了兩次，一時神經過敏，便一邊一個挾着中山，跳上馬車，便跑。那秘書官却是好笑，我也沒有問他姓甚，麼。我正道到帝國旅館不久，見他坐馬車來，一見了中山，開口便道：好危險，好危險，我以為你們中了炸彈，中山忙問：你這是什麼話？他指手舞腳的，道那

停車場上白光一閃轟的一聲炸彈響。你們沒有聽得嗎？中山笑道：你該死在美州。這們多年連夜間攝影用鏡。你都不曉得嗎？他才明白了黃文漢聽了大笑起來說道：中華民國地大物博就有這種怪人物。今日報上五個隨員都有名字。我記得是戴天仇、馬君武、袁華選、何天炯、宋耀如、五個戴馬二人我親眼見他坐自動車跑了。這三個我不認識。矮胖子必是三人之一。伏狄笑道：管他是那個。知道這笑話便罷了。這種無名之英雄就調查出來。也不過如此。黃文漢點頭道是。伏狄道：明日午後一時留學生在日本青年會開歡迎會。你去麼？黃文漢道：去聽聽也使得。伏狄道：早點兒去才好。不然恐怕沒有坐位。黃文漢應了。伏狄別了回去。第二日黃文漢吃了早飯便到神田來。計算着到劉越石家吃午飯。他與清姜、胡莊、張裕川都認識。見了面也是無所不談。不過少共嫖賭罷了。這日四人都在家。黃文漢會着笑談了幾點鐘。往長崎歡迎孫先生的事。吃了午飯都回到美土代町青年會。就是姜清演劇的所在。那會場樓上樓下也是一般的擠得沒有多少空隙。有些想出風頭的人見孫先生未到。講臺空着。便借着這機會上場去演說。鬮人叫好。於是你說一篇。我爭一篇。他駁一篇。都好像有莫大的政見。祇怕孫先生一來說不出口。非趁這時機發表不可似的。如此犬吠驢鳴的鬧了兩點多鐘。此等演說場所當然是大吹驢鳴。孫先生一到才鴉雀無聲。主席的致了歡迎詞。孫先生上臺。那滿場的掌聲也就不亞於去年除夕。不過少幾個發狂叫好的罷了。孫先生的演說詞。上海報紙有登得詳悉的。難得細寫。胡莊聽到（中華民國正在建設時代。處處須人。諸君在這邊。無論學甚麼。將來回國都有用處。決不要愁沒有好位置。）的話已不高興。心想我們開歡迎會歡迎你。倒惹起你來教訓人。你知道我們都是將茶回去爭位置的。嘴未免太看輕了人家的人格。更聽得掌

聲大作。那裏還坐得住。賭氣走了出來。暗罵這些無人格。無腦筋。無常識。無耳朵的東西。祇曉得拍手。便是歡迎。一個人歸到家中。悶悶不樂。下女近前調笑。也不答。白祇叫熱酒來。靠着火爐。自斟自飲。深悔不會喊姜清同出來。不一刻。姜清回了。說被掌聲掩住。並沒有聽得孫先生幾句話。胡莊道。散會沒有他們怎的不回。姜清道。孫先生已下臺。恐是去了。跳上了幾個不知姓名的人。在那裏演說。我懶得聽。就回了。老劉說同黃文漢到代木去。老張不知擠到甚麼地方去了。大約就會回的你。怎麼跑回來就吃酒。胡莊道。我聽了不高興。天氣又冷。不如回來吃酒的快活。你也來吃一杯。姜清搖頭道。不吃。胡莊道。我問你。昨日下午。同你在神樂坂走的是那個。姜清吃驚道。沒有。我不曉得。胡莊道。不是你。就是我看錯了。那個女子。我彷彿前晚在新橋歡迎孫先生的時候。見他隔你不遠站着。時時拿眼睛瞟着。你。姜清道。我不會見。胡莊道。可惜。你那晚沒和我同回。我在電車上遇了個極美的女子。你見了。必然歡喜。姜清道。誰教。你走那們快。瞥眼就不見你了。胡莊道。你這就冤枉死人。我們讓女學生先走了。才走。那時候。那裏有你的影子呢。你不用瞞我。你的舉動。我盡知道。姜清低頭不做聲。胡莊拉了他的手。溫存說道。你告訴我。是誰。我決不妨害你。姜清忽地改變了。朱顏。捧手道。你不要把朋友當娼品。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說是不說的。胡莊忙作揖陪笑。道。你就是這種公子脾氣。不得了。動不動就惱人。我方才又沒有說錯話。你不歡喜聽。我不說了。就是動氣。怎的。姜清道。你分明把我當小孩子。你既說盡知道。何必再問。爽快直直的問也罷了。偏要繞着道兒。盤賊似的。誰做事負了。要告訴人的責任。胡莊笑道。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要依你的見解說去。我一片好心。都成了壞心了。我平日對別人。尚不如此。我是因他人在你跟前說話。每每惹你動氣。

做過於留神。我何嘗不知道，爽直的問好，祇是問唐突了。你又怎麼肯說。正說着，張裕川回了。胡莊忙換了幾句別的話，接續說下去。張裕川進房坐了。大家烤火，說老劉散了會同黃文漢去了。今晚不得回。胡莊起身到廚房，看下女弄飯。這時候的下女，與劉越石、張裕川都脫離了關係。一心一意的巴結胡莊，差不多明目張膽同睡。劉張雖有醋心，奈不是胡莊的對手。更兼下女偏向胡莊，祇得忍氣丟手。當晚吃了飯，三人閒談了一會。安歇。次日李錦雞來邀打牌。姜清不去。胡莊與張裕川三人同到東鄉館，加入一個錦雞的同鄉趙名庵。四人打了一天的麻雀。收場時約了次日邀劉越石再來。第二日真個又打了一天。至午後十一點鐘才散。胡劉張到家，已是十二點鐘。外面北風異常緊急，都各自睡了。胡莊擁着下女，正在不亦樂乎的時候，猛聽得警鐘鏗鏘，敲了四下。知道是本區有了火警，忙披衣起來，接連又聽得四處警鐘亂響。一個更夫敲着警鑼，抹門口跑了過去。下女嚇得慌了，拉了胡莊，叫怎麼得了。胡莊道：不要緊，你快檢東西，我到晒臺上去看看。遠近即跑到隔壁房，將劉越石推醒，說隔壁發了火，快起來。劉越石從夢中驚覺，聽得隔壁發了火，即扒起來，一手拖了件皮袍子，一手換了個枕頭，要跑。胡莊攔住道：亂跑不得。同我到晒臺上去看看。祇要人醒了，是沒有危險的。劉越石才放了枕頭，穿了皮袍，同上樓。姜清已被驚醒，喊起了張裕川。四人同上晒臺。那北風吹得連氣都不能吐，祇見紅光滿天，出火，燄的所在正在三崎町。胡莊道：不相干，無論如何，燒不到這裏來。小姜，你看那幾十條白光在那裏，一上一下的，是甚麼。劉越石、張裕川都聚攏來看。姜清道：是消防隊的噴水。胡莊道：啊呀，火燒過了街。老羅、老張，那裏祇怕難保。等我快去替他搬行李。你們不要慌。西北風這裏是不要緊的，說罷匆匆下樓。祇見下女打開櫃子，七手八脚的在

那裏檢行李。鋪蓋都細好了。胡莊忙止住道：「不要檢了。隔的很遠。你上晒臺去看。我要去招扶個朋友。說着。披了件雨衣。開門到外面。叫下女將門關好。急急走到神保町。那火光就在面前。沿街的鋪戶。都搬出了家什。街上的男女老幼。提的提。擔的擔。挾的挾。一個個兩手不空。來來往往的。混撞。那北風。一陣緊似一陣。吹得那烈焰。騰空。祇聽得劈劈拍拍。一片聲響。任你有多少消防隊。噴水管。就如噴的是石油一般。那裏能殺他千萬分之一的威勢呢。胡莊見三騎町猿樂町兩邊分着燒。那敢怠慢。三步兩步竄到表猿樂町。張全門首。見已圍着幾個中國人。每人背着一件行李。祇叫快些出來。即聽得樓上羅福的聲音喊道：「我這口箱子太重了。搬不動呢。胡莊分開人。鑽進去。道：「馱子。我來替你搬。張全挾了個很大的包袱。迎面走出來。幾乎被胡莊撞倒。忙退一步道：「老胡嗎。來得好。我還有東西。請替我接了這包袱。我再進去搬。羅福又在樓上叫道：「老胡。老胡。你快來。幫我。胡莊連靴子。跳了進去。幾步竄上樓。祇見羅福一身腫腫不堪。提脚都提不動似的。站在那裏。望着口皮箱。胡莊一手提着。放在肩上。問道：「還有甚麼沒有。快走。隔壁家已着了火。羅福道：「你先走。這掛衣的釘子。我搖去。胡莊聽了。也不做聲。面就是一個巴掌。道：「還不給我快滾下去。羅福才一步一步的扭下樓。胡莊跳到外面。一看。張全他們都跑了。隔壁的屋角上。已烘烘的燃了起來。照耀得四處通紅。只見羅福出來。胡莊着急翻身進屋。祇見他還坐在那裏。穿靴子。左穿穿不進去。右穿也穿不進去。拿着雙靴子。正在那兒出神呢。胡莊氣急了。劈手奪了靴子。往外面一丟。拖了他的手。就跑才出巷口。回頭看那房子。已燃了。胡莊道：「快跑。對面的火又要燒來了。暫且回到我家裏去。說完。脫着箱子。先走。叫羅福快跟來。羅福答應得。胡莊跑了幾丈。遠。回頭看羅福又退了。後。胡莊罵道：「你怎的

空手也跑不動呢。羅福忙跑了幾步，道：「來了，來了，胡莊見他跑得十分吃力，身上又這般臃腫，疑心他這幾日病了，便用左手掖住他的右手，拖着跑，緊得一身大汗，到了家，放了箱子，進房脫衣，用手巾抹汗，坐着喘氣。羅福才慢慢的走進房來，胡莊見他並沒有病容，正要問樓梯響，劉越石張裕川走下來道：「好好看看，羅福掉轉身道：「燒嗎？」劉越石走近前，打量羅福道：「你身子怎的這們大哩？」羅福道：「多穿了幾件衣，待我脫了，說着解開腰帶，脫了外面的棉和服，三人看他裏面穿的是一身冬洋服，脫了，又現出身秋洋服來，脫了，還是很大，接連脫了三身衛生衣，才是裏衣褲，三人都納罕，問他：「怎麼穿這多？」他說：「箱子裏放不下，穿在身上，免得跑落。」胡莊氣得笑道：「這種人真蠢得不可救藥，便朝他脚上一看，道：「你沒有穿靴子，怎的襪子還乾淨？」羅福道：「已脫了，雙丟在門口。」這裏還有幾雙說着，坐在席上一雙一雙的脫了下來，足足的十隻，胡莊笑了一聲，懶得理他。一個人上樓到晒臺上，見下女呆呆的站着看火，遠近的屋頂上都站滿了人，消防隊用噴水管，祇在近火的人家屋上亂噴，那火越延越遠，滿天都是火星飛舞，大火星落到一處，即見一處黑煙一冒，隨着噴出火，火又捲出許多火星來，在半空中打幾個盤旋，疾如飛，隼撲到別家，別家又是一樣的先冒煙，後噴火，最壞事的就是神保町幾十家書舖，那着火的書被風捲了出來，才是利害，飛到幾百步遠，還能引火。一家書舖着火，半空中即多千百個火星沖上撲下，時而一個大火星沖上來，風一吹，散做幾千百個，時而幾千百個小火星待撲下去，風一卷，又聚做一團。平時東京發火，有幾區的消防隊，湊來都是立時撲滅，這回東京所有的消防隊到齊了，這處燃了，那處有些當風的地方的消防夫，不是跑得快，連自己性命都不能救，莫說救人家的房屋，警察也嚇慌了，還講什麼。

秩序昏了頭。跟着避火的人亂跑。起初那些近火之家。一個個望消防隊努力救熄。愁眉苦臉的搬東西。後來見消防隊都幾乎燒死了。倒索性快活起來。都忘了形不記得搬東西。祇張開口望着火。笑燒近身。又走退幾步。那一處火。大便那一處笑的人多。確有此情形胡莊忽想起怎麼不見了姜清。即問下女姜先生到那去了。下女道。你出去不久。他就出去了。說有個朋友胡莊。料道是幫陳女士去了。便留心看錦町。南神保町一帶的火。正在烘烘烈烈。心中也有些替陳女士着急。祇恨自己不知他的番地。不能幫姜清去救。心想我何不到那一帶去看看。若碰見了。豈不可以替小姜分點勞嗎。於是復下樓。見三人都不在房裏。羅福的衣丟了一地。詫異道。羅馱子沒有靴子。怎樣出去得呢。走到門口一看。自己的靴子不見了。即叫下女下來。另拿雙靴子穿了。也不披外套。走至外面。見火勢絲毫未息。由東明館（勸業場）穿出錦町。看那火如滾了油。正在得勢的時候。頃刻之間。錦町三丁目一帶。已是寸草不留。幸風勢稍息。沒有吹過第二條街。胡莊在未着火的地方穿了一會。因往來的人太多。找不着姜清。祇得仍回家。見羅福三人已回了。即問他們去那裏來。羅福跳起來道。我一個被包燒了。胡莊道。燒了。就燒了。要甚麼緊。你們方才想去搶嗎。劉越石道。方才你到晒臺上去了。我和老張正笑他穿衣他忽然跳起來。說還有個被包放在櫃裏。沒有拿。定要我們大家去搶。我們還沒走到神保町。看那一塊的房子都已燒塌了。祇得回來。胡莊笑道。事也太奇怪了。一點鐘的時候。起火。你的被包還在櫃裏。難道你夜間查得不睡嗎。羅福道。不是沒有睡。聽說發了火。才起來。細好的。細好了。因放在房中。碍手碍脚。將櫃裏的箱子拖出來。被包就擱在櫃裏。才打開箱子。穿衣。穿好了。把桌上的書籍。抽屜裏的零碎東西。檢到箱裏鎖了。老張的朋友不肯上來。恰好你來。

了。提了箱子。就催我走。故忘記了被包。胡莊笑道。虧你。虧你。還可惜了個好掛衣釘子。不是我說句沒良心的話。連你這種蠢東西。燒死了更好。說話時。天已要亮了。四人又到晒臺上去看。火勢已息了一半。消防隊這時候都奮勇救火了。那一線一線的白光在空中如瀉瀑。布簾是好看。火無風便失了勢。那裏是水的對手。可憐他。沒有抵抗的能力。消防隊打破脚老虎似的。怎肯放鬆一步呢。不到兩個鐘頭。眼見得死灰無復燃之望。四人下樓洗臉。姜清已回。劉越石問他那裏來。姜清說替朋友搬行李。胡莊知道。便不問是役也。日本總損失上二千萬。中國總損失近二十萬。湖南省斷送了一個求學青年。不肯生寫到這裏。筆也禿了。眼也花了。暫借此作個天然的結束。息息片時。再寫下去。



松笠譯

勃雷克探案之一

定價二角

是書為英國巨室約翰立後故事情節非常詭奇筆法亦極突兀經松笠君研心譯述用筆如斬釘截鐵不以描摹見長佐以箸超君之眉批令讀者便於了解誠偵探小說中之善本也

蕭齋說集

定價三角

年來出版小說風尚所趨泰半靡靡亡國之音蕭齋先生憂人心之墮落爰出其所著小說四種曰(夢遊桃花源記)曰(石室仙人記)曰(小廊半日記)曰(一夜之地獄)彙為一集其理想之超軼才氣之瑰宏文如天馬行空為小說界之藥石為學界作文之模範至其事跡之幽秘尤令閱者忘倦

春雨梨花館叢刊

二集 每集二角

(劇本)汪笑儂之玉門關冥飛塵因合編之黛玉葬花真本歐陽予倩之黛玉葬花改本冥飛之秦廷比予倩之饅頭庵塵因之藕官化紙紅粉狼新拾黃金(劇評)叫天南來十日記聆音察理細入毫芒(劇話)豁公神瑛墨虹塵因諸君作以金聲玉振之文進戲劇於文學美術之地位誠劇界之明星梨園之導師洵海內嗜音律者家絃戶誦之書

秋心葡萄劫

上卷五角 下卷六角

是書為泰西名人宏著經海門陸秋心先生逐譯中敘希臘志士不堪土耳其之橫暴擄竿革命光復故土事纏以兒女之情愛情節離奇可歌可泣英雄兒女鐵馬金戈直使讀者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樂誠近今小說界獨一無二之善本焉譯筆之典雅暢達士林早有定評諒服膺先

(特價對折)

民權出版部發行

民權素

每集五角

(特價六折)

本書深受社會歡迎現已出至十七集內容都為十類各種文字咸極有趣味務令閱者不厭千百回讀編次之精校讎之細逐集求精約其優點綜以四語詞章則嚴於選擇記事則力汰陳腐小說具警世苦心講文亦解頤妙品無體不備文字純正閱之可以增智慧供消遣每集都十四萬言印刷精良五集以前書存無多欲購請速

珠樹重行錄

定價五角

年來小說風行而又以言情為一時趨尚言情乃所以動人心之美感啓世界之文明然能收絕大之功即能造無上之孽少有不慎流毒靡窮海漚有鑒於此故著是書為世之言情者立標準庶幾一般青年

知情自有真不至誤用以致辱名喪身萬劫不復見習見仁善讀者當可於是書為情天孽海中尋星極寬磁針也

奇情小說 雨濯蓮花

定價五角

一小說家苦於小說材料之枯窘不惜降志辱身備於一守財虜虜涎余秧者流之多金迫其艷女為餌女勿善所為乃挾小說家管遁經無數之波折卒成仇儂事實之複雜情節之離奇可謂得未曾有尤奇者其佈局則山重水複其造意則柳暗花明其行文則縵幽涉險撼山倒海令讀者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結構至此歎觀止矣民權素中曾窺一斑茲以讀者多數要求全豹故重違其請發行世

民權出版部發行

十五度中秋

定價五角

書爲冥飛先生經意著述書中敘男女二人以未婚夫婦之愛情男爲女義女爲男貞身冒百險瀕死者屢經十五年之久始得結褵賡偕老焉情感之深恩義之篤讀之使人增伉儷之重至描寫瑣屑微渺處無不設身處地達以深入顯出之筆至詞華之麗則文筆之爽朗是又以騷選之腴運以歐蘇之氣者

何海鳴先生著

琴媽小傳

定價二角

何海鳴先生最近之著作先生以斥弛之才抱憤時嫉俗之觀念文筆最爲犀利無前年來摧剛爲柔輒用喁喁兒女語以自韜晦今所作琴媽小傳寫紅顏薄命抑鬱無告之苦亦所以寫美人遲暮淪落天涯之感也是爲先生生平第一次所作之小說抑卽小說界中第一等文字也

錦囊

定價五角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每况愈下問有率爾從事者類皆侈褻譁之詞不足爲風騷之繼枕亞雙熱兩君有見於此因而有錦囊之輯灑去珊瑚之網搜來金玉之音信衆美之畢收讀百回而不厭雖範圍較狹無非芳草美人而花樣從新當得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

雙熱蘭娘哀史

定價一角

雙熱蘭娘哀史
傑作
歡迎雙熱君之文字者大約十可居其九然多知爲滑稽妙手而不知雙熱君之言情尤哀艷動人也是書爲雙熱君最初著作以入情入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看似尋常實在奇特成如容易却費艱辛且裝訂精小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一册誠酒後茶餘車中艙裏之無上消閒品也

民權出版部發行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七月再版
中華民國六年十一月三版



著者 不肖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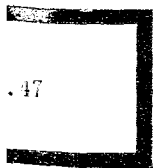
評校者 張冥飛

發行者 上海麥家圈
民權出版部
秀里內第一號

代印者 上海四馬路東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印刷所

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坊

留東外史初集
定價大洋五角



.47